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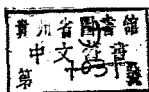
圖冷火著



死亡擁抱的

萬光書局發行

J
10315
17



三之叢文光萬

抱擁的亡死

著 火 冷

行印局書光萬

目次

一、會話頂（一個苗匪逃丁的故事）.....	一
二、話題.....	二五
三、死亡的擁抱.....	三九
四、一個孩子和一块石板.....	四八
五、居處.....	六一
六、一個不再哭泣的女人.....	七二
七、石像.....	一一
八、小小作家.....	五六
後記.....	一七六

會結頂

秋風想吹盡了萬淨山上落葉虧木的樹葉，密裁着的松柏便特別高欣地聳起了膀子，打着哈哈似的仰觀着蔚藍色的天，一陣山風如莽漢那樣奔過來，山林便發出瑟瑟落落的落葉聲，和松柏不由自主的竄笑，「嘻嘻！嘻嘻！」……在平日，說這樣的景色，會在頑健如牛面配着一付聰明面貌的會結頂心理起着任何反應，那是等於說一個殺人千萬的魔王會爲了踏死了一隻螞蟥那樣不高欣，同樣的不可信，然而，今天呢！嘿，假使窮而被窮屯溝的任何一個人看見了，那便將傳爲笑談了：「會結頂竟在哭哩！」

他是呆地倚在一棵楓樹上，兩隻眼睛裏含着亮晶晶的一包液質，頭偏向右肩，手裏玩弄着的一根枯枝條被他拗作二段了，脚尖貼在一塊山石上，頗似用着些力，好像沒有了這塊石頭，他這個的身軀便會完全滑倒下來似的，在他肩頭，還有幾片紅色的楓葉，被風吹得一搖一擺的在和地上的黃草點頭，山腳濕濕地仍在奔騰着，可是水小了，便消

失了那種雄偉奔放的氣概，只像乾瘦的老太婆在淌着眼淚。

貼在骨結頂上的是藍色的天，在身後聳立着的是一大塊山岩，週際有很多的樹，這裏離入山來的那條小徑已有好幾丈距離了。靜靜地，除了幾聲碎碎的羊叫，更沒有一些其他的聲息，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到這裏的，可是，太陽已被他後面的山岩遮住了半個面孔了。現在，小徑上，已有呼喚着羊羣的人聲，尖銳地刺破了空氣直鑽進他的耳朵，他元的一怔，倚在樹上的身軀失了平衡，險些向後栽去，趕忙把二隻并踩着山石的腳急速地分開，才站住了。而又一聲呼喚羊羣的聲音，又傳進了他的耳朵，於是，他不自主的向着右斜邊的小徑上望一眼，嘴裏低低地咕嚕着：

【Noon Yuol (鵝姐兒)！】

鵝姐是誰呢！

鵝姐是他的戀人，統轄着新屯溝一萬多亩人的骨寨主的女兒，他和鵝姐的交情已有四年多了。他記得，第一次和她相識的地方，便在這裏，那一天，他握着土槍，射中了一隻兔子，兔子負傷奔逃，他撒着腿追趕着，翻過山頭，却意外地聽到了悠揚的歌聲，他呆了一呆，離他三四丈遠的兔子不見了。於是，他索性順着歌聲走來，漸近，漸近，立停在那塊壁立着的山岩上，聽着美妙的歌聲，注視着那背立着歌唱的女郎。

像是一根銀絲，輕輕地在他的心上挪移着，歌喉響處，又像是一個皮做的鄉頭，篤篤地把他的心板敲個不住。他看着她手裏執着的一根柳條，一起一落的在空中揮着，他的心，便也一起一落的隨着柳條擺舞，他想看一下她到底是誰，怎麼個樣子的女郎，可是，要打斷了她的歌音，又不願意，自己接着唱呢，倒反而給她回過頭來先看見了。他想了一想，從石壁上跨下幾步，伏在窪處，撫摸着土槍，響亮的接了上去：

「我提槍趕兔，兔不見，

那知曉妹在這裏揚歌喉，

妹便如林中的兔兒我敢捉，

只恐你怕羞也向草叢鑽。」

接着是格格的一陣笑聲，岩石下面揮袖地唱着：

「兔是兔，人是人，

何處郎君說話不分明，

頭上青天來作證，

伏在石後的才是兔兒精。」

這一來，曾結頂欣賞地猜想到對方是怎樣聰明的一個女郎了。沉着地把右手拉着

頭髮，左手捧着自己的左頰，一句一句的對接唱下去，鵝姐和着，直到傍晚的時候，他們才各自回去。

第二天，他們便在這裏正式認識了，而且情愛日增，要不是曾寨主爲了抗戰爆發，忙着抽丁、分修食鹽之類公事，鵝姐早做了曾結頂的嬌妻了。現在呢，曾結頂只有更深的迷戀着鵝姐，更深的痛苦着，不止一次了。他喃喃地咀咒着：「抗戰！抗戰！漢人的事，干我們屁——」

曾結頂這樣，鵝姐却不同意的，她是曾寨主的女兒，而曾寨主，才了不起呢！他是最賢明而識事理的苗人領袖，苗人稱他做寨主，而事實上是銅仁縣的一個聯保主任，他執行着政府發下來叫他辦的一切公事，不撈錢不招人，公正地，不苟且地處理着一切，鵝姐耳聽目見，便也變得開明而能幹，她認識了只有去和漢人一同打敗日本鬼子後，苗人才更能不被人輕視的真理。因此，她經常地和苗婦講着從他父親那裏聽來的一些抗戰消息，鼓勵着她們把她們的丈夫，兒子，貢獻給國家去當兵。她見到了曾結頂，老勸他去當兵。可是，曾結頂反說她是別有所歡，才忍心叫他去上前線，鵝姐起初憤怒地和他辯着，辯着。最後，她便惱怒地宣告和他絕交，一個人溜到山林深處去悄悄地哭！

真是不幸的，誰知道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日戰爭，竟在他倆之間劃上了一條鴻溝！曾

結頂和鵝姐各自把自己埋葬在精神痛苦的墳墓裏，都消滅了！

人在苦痛裏掙扎，很容易回想起往日的甜蜜，曾結頂便常常到這個有紀念意義的地方來，孤獨地斜倚在這棵楓樹上，冥想著過去的一切。

不知有多少次了呵！他和鵝姐肩膊挨着肩膊的坐着，有時唱着山歌，有時談論着寒裏的一切，而且還計劃着他們的將來，多養幾隻豬呢，還是多買幾隻羊來養，鵝姐是歡喜羊的，而曾結頂却覺得養羊的利息不及豬來得大，二個人爭論着，到後來，曾結頂總是退讓了的，於是，又在另一個話題上各自發揮着自己的意見，到太陽下山時，他幫着鵝姐把羊羣趕回去。

在他的記憶裏，似乎這一小塊地方，從未有過秋冬，同樣的秋候，樹葉從梢頂上揭下來，他會搶着上去捉！

「Noan Yuol 我捉着了蝴蝶子了呢！」

「瞎說！」

「不信！送給你！」

把一蓬落葉插向鵝姐的厚厚的潤黑的頭髮裏，不等鵝姐自己把頭上的葉片抓下來，他又搶着上去抓走了，嘴裏說着：

「嗨！早飛走了呢！」

鵝姐賭氣地向他一瞪眼，繼而嬉媚地一笑，會結頂便乘勢撲着她的頭，在她多肉的滑鳳的雙頰上亂吻着。

然而，現在，他知道秋天悲愁的滋味了，他特別想念着那第一次鵝姐手中的那條柳條，嬌娜地柔順地像永不會折斷的樣子，可是當他發現現在自己手中的那根柳條時，他的眼淚禁不住直滴下來了！唉！那柳條子怎麼的脆弱呀！斷了！

嗚呼！嗚呼！長綠的松柏，都不斷的在對他作嘲笑，他含着滿腔的憤怒仰空一瞥，他本想拋幾顆石子上去，繫幾枝小極枝下來，出出氣，却又被山坡小徑上清鈴的喚羊聲驚住了。他痛苦地把眼睛轉向橫着小徑的那個方向，嘴裏再次喃喃着：

「Noou Yuoi！」

一隻別扭的小羊跑到了他這邊來，他拋出一塊石子向牠打去，鵝姐却正在這個時候向這邊找來了。兩個人的視線接觸時，都有說不出的滋味在心頭作祟，他只覺得她臉上浮起一層紅色，而當他自己低下去的頭再次恢復平視時，人消失了。

他覺得自己應該追上去和她談談，打起一個長嘯向林外奔出去，在路上，他看見了鵝姐的背影時却又驀地停住了腳步。他捏起拳頭在自己的頭上痛擊一拳：「噯！不要臉

，再去和離談。甘心受她奚落！」握緊的拳頭放鬆開來，扯落了包頭布，猛扯着自己一把頭髮。

鵝姐的影子是夠人迷戀的，緊緊的黑布衫纏住了她的上身，下面的百摺裙擺擺着，肥肥的臀部顯得特別利害，小腹像二根圓柱那樣向前移動着，他緊緊地又向前跨了一陣又慢下來。

爲了鵝姐，會結頂犧牲什麼都可以，不過，說是白白地去爲漢人打仗而死可不願意。「會老頭子醉昏了頭，才這樣的亂提！我是明明白白的，漢人才是我們的仇敵呢。清朝一代，殺了我們多少苗人啊！要打，便去打漢人。嘿，幫漢人去打日本，我才沒有這末傻呢！」他索性停步不走了。

可不知怎樣的，接着又緊緊地奔了上去，而再一個接着，還是緩慢地似乎漫不經心的走着。

他終於走完了這段從萬壽山跑回新屯溝的路，眼望着鵝姐已跨進了會寨主的大門了。他才折回來向自己家裏走去！

有一隻鵝鴨，也正朝着他家裏的那個方向飛去！叫着：

「拐！拐！拐！」

新屯溝苗寨裏的鑼聲已響過第二次了，曾結頂才從自己的床上爬下來，跨出門，在濃霧裏緩慢地向關家廟走去。

初冬的早晨有襲人的寒冷，曾結頂不由自主的抖了一番，走了一些路後，才覺溫暖些，遠遠，簇擁着一大堆人的灰色影子，他雖也是向那堆人影走去。可是心裏總不大願意，「呸！要是抽中，怎麼辦呢！」他倒噓一口氣，嘴裏噴出的白氣，旋被濃霧所吞沒了。他很想從他口中吐的白氣能夠較久一些的存在，然而竟是那樣的不稱心意啊！他皺皺眉，很不舒服的以爲這便是不祥的兆頭，恰在這時，有一隻黃瘦的狗橫臥在路邊的一堆玉蜀黍莖上，於是，他捲起一條腿，用力踢着，狗被驚得叫起來，惡狠狠地向他咬着，他更憤怒了，撲向前把拳頭直栽在狗頭上，眼看着那條不知趣的狗逃遠了，才又向那堆灰色的人影子走去。

關家廟的建築僅是一間樓房，除了樓下沒有養着牲口這一點表示和苗民的居宅有些特殊外，其他的完全一色一樣，樓上，在泥塑的關神前供奉着一籃活網了的生豬，二枝

顆心燈紅燭抖動着火簇，裏邊香煙迷繞着神座的周圍，蒙着神座有一張方桌，據案而坐的便是會業主曾三武，他方方的古銅色的面貌上，點綴着二根似在向後腦壳飛去的淡眉，一個硃沙色的紅鼻頭下，掖着兩撇黑鬚，穿着一件厚厚的土青布棉袍，他的嘴巴不時的在張嘴着，洪亮的聲音撞擊着樓上那些苗人的心靈。他講得特別興奮時，臉上的肌肉便微微地抖動，坐在他對面的是舉行抽丁這一保的保長，還有許多應召而來的各戶戶長，他們都默默恭敬地靜聽着，臉上的灰暗，一陸爲會業主的響亮的愉快的語聲推替了，連另一時又積聚起來，說明了他們的心事重重。

蕭娘和他的弟弟半兒像金童玉女一般的站立在會業主的二邊，蕭娘今天穿上了她精心刺出的繡花衣，青色底子上面綴滿了密密叢叢的各色各樣的花，臉龐顯得慘白，可以有一層光亮亮的油，她不時地向着曾結頂的父親望過去，一個值得興奮的念頭在她心中翻滾着。

「要是抽中了才好呢！」

外面的鑼聲響了過來，敲鑼的壯丁停止在樓下面一大堆人羣裏，樓上的會業主條地從坐椅上站了起來，恭敬地跑向關神前抱着拳頭，作揖下去，跪着地，隨三個響頭，立起來，又是一個抱拳作揖，仍歸他的原坐，接着，保長和那些人一一拜過，都走來，圍

住了會業主的桌子。

曾三武在坐案下拿出了一隻藤條編成了的有蓋的圓形盒子，一手按在那盒子的蓋上，朗朗地做了一個簡短而有力的演說，他說明了苗漢原是一家人，不能互相敵視的理由，他曉諭着政府的命令應該樂意服從，他指出那些逃避兵役的人是有意抹煞着祖宗的光輝，所以，他堅決地宣佈他的命令，假使抽到了逃避的，捉着便殺，最後，他指着他左邊立着的羊兒說：

「就是他，明年是合格了，我不等抽籤便要送他去！」

衆人的目光驚奇地射到羊兒的身上來。而羊兒，却在這時，有意的挺直了腰幹，臉上泛現着一個勇敢的笑！

曾三武喜悅地把自己粗紫的手摸着他兒子的頭頂，樓上便爆起了一個很大的聲音：

「Yun La!」(好男兒！)

抽籤便在這樣熱鬧而興奮的宏圖中開始舉行了，各自伸手爭握着藤盒中的圖子，鵝姐跑向曾結頂父親那裏，當那老人展開了那個紙圖時，鵝姐便尖聲叫了起來：

「M, the first! M, the first!」(你的兒子！中着了！)

那老年人笑了笑，感激似的對鵝姐一眼，把圖子交還曾業主，急不及待的向樓下跑

去，鵝姐跟在他後面。

樓下的一大堆人多半是來抽籤肚丁的家屬，有的便是肚丁本人，現在，他們不再像數分鐘前那樣靜穆了，吵着，喊着，鬧做一團，帶着虛聲的便鳴鳴地吹了起來，圍成了一個大圓形，拍手唱着，跳着。

曾結頂幽幽地走近這裏，蹣跚着站住了，他淒迷地向這激動着的狂歡的人羣檢視着，「禿」的一聲，吐了口唾沫。

曾結頂的父親硬被樓下的人羣拖住了，也蹣跚跌坐在這人羣的大圓形裏面，鵝姐很快，透過五六丈遠的霧層裏發現了曾結頂，她忘了已有半年多沒有和曾結頂講過一句話的這回事了，飛快地一直向曾結頂奔去，「是鵝姐啊！」曾結頂的心像浸在一瓶醋酸裏那樣難過，他似乎知道自己已遭遇着怎樣的一個命運了，對於給他這樣的一個命運的女天使，將採取怎樣的態度呢，罵她，爲了她過去的對他無數次的德惠，現在是可以認爲給她咒詛成了而罵她的，打她，那是太過分了些，給她個不理，好像又不大好，他呆呆的板着脸立在那裏！

鵝姐像一陣風似的捲到了他面前，滿臉的笑，嵌在右頰上一個酒渦深深地還在那裏向肉裏沉着，一隻手搭上曾結頂的肩膊，

「頂哥，你撞中了呢！你現在還敢說不去嗎？」

曾結頂茫然無措的沒有回答，「要來的事終究來了！」他覺得周身一陣冷，用一隻腳踐踢着鋪在路上的一些落葉。

鵝姐嘻嘻的笑着，拖着曾結頂走了幾步，隨後，她發現曾結頂的臉上沒有一絲絲笑容，自己的笑聲便顯得有些落漠，按在曾結頂肩頭的一隻手便抽了回來，用着兩顆漆黑的大眼睛，像探海燈那樣照射在曾結頂的臉上，尋覓着隱在曾結頂的心底裏的一些什麼。

保持了一個數分鐘之久的默然，雞屠逐漸變得稀明了，曾結頂看見了剛才向他咬著的那隻狗還是橫臥在原地，想躍上去再打牠幾拳，而那隻狗，看見他來，却知趣的躲起來搖搖尾巴走了，於是鵝姐笑了一下，而鵝姐嫵媚地也跟着笑了。

「頂哥，日本鬼子就像那條狗，見到你便食透的！」

「這一陣，曾結頂的心裏似乎溫暖了些，他自誇地回憶着他在這新屯溝苗寨裏的威風，「哼！誰不知道我曾結頂呢，打死過三條狼，打鎗的眼力不吹牛可以說是第一，膽力氣，新屯溝裏那林最重的石拒，便只有我一個人舉得起來！」武士的英雄氣概刺那間透上了他的眉梢，不由自主的搔了一下袖管，誇耀地把手臂蕩向鵝姐的面前，可是當鵝姐

滑膩的二隻手捉住了他的臂膊時，他紅着臉，却又灑脫了。

鵝姐思索着，曾結頂是不會不去打鬼子的了，他不高興，總是留戀着一些什麼啊！
她怪不好意思地臉上泛起了紅潮，低聲地：

「頂哥，我們上萬淨山去，好嗎？」

曾結頂懷慈地對鵝姐看了一眼，微微頷着。

在岔口上，忽地，曾結頂又反悔起來了，他斬釘截鐵地向着鵝姐說：

「哥，（哦！）我不去！」

說完，一擺手，只管向他自己家去的路上快步奔去，鵝姐給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眩迷，在稍一清醒後，負氣地直追上去，攆着曾結頂的衣袖，氣急得要哭泣的樣子。

「頂哥！你不和我好了嗎？」

「不！明天！明天！」曾結頂揮開了鵝姐的手，如飛一般的跑去了。

鵝姐被釘在那裏，兩隻手撒開着，兩隻眼睛裏滾着快要跌落下來的淚珠，冷風戲謔地從她的大袖管裏直向她溫暖的身軀中鑽，在她前面，被曾結頂踐踏着的落葉，發出了被踐踏的瑟瑟聲。

那一夜，曾結頂大半夜沒有睡着覺，對於眼前這件大事，他躊躇又躊躇地委決不下來，去吧！去替漢人去打仗，老大個不顧，抗命吧！要殺！白白地死得也不顧！而且說爲了逃避而被捉住給砍頭，這對於自己的剛強的英雄氣太說不過去，沒有一個大會議會結頂偏是不顧替漢人去打仗才逃的吧！新屯溝的人，誰都會竊竊地議論着的，「小舅子！怕死的小舅子！」於是，他唉的一聲長嘆，在床上又側過身去！他就這樣的想着，想着，腦子似乎已經不是腦子而是許多絞雜在一起的亂髮，抽不出一個頭來，始終沒有一個結論。

天快亮的時候，他做成了半個結論，「找鵝姐去！和鵝姐商量去，這小妮子，看她倒底這末說！」他朦朧地睡去，等他醒過來的時候，鵝姐却已站在他的床邊了，他疑心是夢，怔怔地望着她，鵝姐羞得得的回過頭去，他就一忽落從床上爬起來，在飯鍋上抓起幾個糝把，邊啃着邊向門外走去。

鵝姐和他并肩走着，初冬的太陽張着笑臉歡迎着他倆，喜鵲子在蒿幹子禿頂的胡桃

樹上叫過不休，黃淨山如帶笑的巨人站立在他們的前面。

熱心的苗人，用欣羨的眼光盯在他們二個身上，葛姐愉快地和黨人打着招呼，得意的神色，表現着她獲得了這樣的一個勇士的情人應有的驕傲，出塞門不遠，喉頭微微地一動，唱着：

一倆人情意最難收，

好似長江水悠悠。

長江水流流得盡，

男女情長不斷流。

會結頂剛好吃了一圓糍粑，他偏著頭想起了什麼似的仰望着黨人，一字一字地咀嚼着歌中的深意，咽下了唾液想接唱，却一時想不起什麼，唱不出來。

葛姐一步一步地向前挪移着，圓潤的歌音便一字一字地連續着從她舌頭上滾出來：

一江水流，

流入大洋海中心，

有人撐舟海上浮，

郎是水來妾是舟。

「多麼迷人的歌啊！曾結頂的心搖搖不定了，他向鵝姐一瞥，鵝姐便輕以一個動人的微笑。」鵝姐想，「住了鵝姐親熱一番，硬是忍住了。」

鵝姐看見曾結頂已吃完了一個糞把，把肘子向他一觸，嬌嗔地：

「結頂哪！」

曾結頂把頭搖搖，把一個糞把遞向嘴裏代替了回答，在他黧黑的臉色上找不出發自內心的笑，而由於嘴巴嚼着食物，原是狹長的面貌便變得格外長些。

他倆就在他們第一次熟識的那地方坐下了，曾結頂仍舊斜倚在那棵楓樹上，鵝姐坐在石塊上，捉弄着地上的大螞蟥。

落葉積成一層，流着的溪澗仍在潺潺鳴叫，陽光溫暖地裹住了萬淨山，一切都似乎重活過來了似的，陷在快樂的錦綉裏。

曾結頂用兩手枕住後腦壳笑着說：

「鵝姐，有了太陽，就像春天了！」

鵝姐把嘴一撇，射過二條眼光來，微微地笑：

「只有你，才像一世沒有蝴蝶子飛着的春天呢！這幾個月來，我那一天看到你笑過

啊！」

「妳呢？」

鵝姐給他問住了，站了起來，立在會結頂的正對面。

「你——才不問了，可，我要問你，你還敢硬賴着不去打日本鬼子嗎？你說！你說！」

發一問，又掀起了會結頂的愁潮了。叫他怎麼說呢，他忽地改正了自己譏笑的態度，正經地問：

「鵝姐，我真不明白，我們告人和美人司天不司地，為什麼要幫他們去打仗？唉，你父親……」

鵝姐把右手的食指送向嘴裏，一眼不眨地盯住會結頂，她奇怪看到了今天，他還會發這樣的問題，隔一回，才說：

「你這個魔鬼！敢是莫一大王撒藥麻住了你的心！打日本，我們苗寨裏自然也應該有份的呀！否則，苗人將更被漢人瞧不起，再說，日本鬼子的飛機在前天不是在狗兒廟開槍打死了多少人嗎？你分着苗漢，日本鬼子才不分呢！」

會結頂聽了似的打一個哈欠，走幾步，在地上撿起塊石子來驚驚地敲着樹幹，嘴裏咕嚕着：

「苗饒不分，清朝漢人怎麼樣殺我們苗人的！」

鵝姐聽得清清楚楚的，會結頂給鵝哥什麼？於是她就把她所知道的，詳盡地，系統地講述一遍，面孔漲得血紅，她希望會結頂聽了她的話能夠對漢人的壞印象改過來，說到末了，她便問會結頂：「你現在甘心和我人一起去打仗了嗎？」可是，鵝姐自傲的會結頂仍舊給了她一個否定的回答，她有些惱怒了，提高着嗓子：

「你不願意，看你敢逃是不去！」

會結頂冷冷地笑笑，校一下嘴唇，保持威嚴。

鵝姐後悔了，她知道，像會結頂這樣的男人是不怕什麼暴力和權勢的，當一個人感到渺然而奔上懸崖準備向深谷跳躍時，你不能够短說什麼敢跳和不敢跳的話，最好的辦法是冷靜地裝做十分旁觀的樣子慢慢地和他勸說，才有挽回的希望，於是，她立刻滿臉堆着笑容，一手倚上了會結頂的肩膀，溫和地：

「頂哥，你難道真的這樣固執着嗎？」

會結頂又是冷冷一笑，他今天和鵝姐談心，在先，本有三分意思想重新考慮着他的成見的，可是，經鵝姐這末的向他一逼一哄，他強烈地起了反感，不特更深一層的固執着，而且竟變為鵝姐的那種前倨後恭的樣子太虛偽，「哼！這樣的女子！」他對鵝姐的

深情減了一半，預備跨開脚步走了，同時，有一個惡劣的念頭乘機閃上了他的腦腕，
「逃——一定逃——」

鵝姐只看出了曾結頂的不快活，自己便裝做特別歡喜的樣子，夾七夾八地和他絮絮談着，曾結頂隨便回着，松松噹噹呼呼地便在他們頭上竊竊訕笑着。

「愛情哪！」曾結頂無聲地感嘆着，心裏像有什麼東西要吐出來似的不痛快，嘴巴咯開了：

「萬淨山，堆着天，

天高雲低鷹兒飛，

鷹兒呀！你穿過雲來接不着天，

恨聲嘆氣只在山頭打盤旋，

眼見年年花開花又落。

千朵，萬朵，却沒有一朵說我不是在發瘋顛。」

他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喉嚨，含着幽怨的眼光如鷹兒那樣在鵝姐的臉前一掠，憂憂鬱鬱地又接了下去：

「沒有愛我的花兒我不惱，

沒有伴我，算我不錯。」

就是離開了青天我也不管，

只恨那鐵索鏈條鎖住了腳跟縛住了翼，

拋離了萬壽山，新屯溝，闖進了籠子給人養着玩。」

已發洩了一些內在的苦痛了，他暫時頓住在這裏，還想唱下去，鵲姐可忍不住了，她從來沒有聽見過任何一個男人會唱過這樣搖惑着人心弦的調子，嗚咽地只唱了一句：

「不是開花是落花，」嗚咽地伏在曾結頂身上哭了。

曾結頂的頭降下來，像往日那樣的亂吻着鵲姐的臉頰，後來，索性把自己的頭部靠在她的臉上了，自己的兩滴大眼珠，跌落在鵲姐的眼角邊，立刻溶合在一起，沿着她的顴頰流走了。

等他們醒過來的時候，已是吃下午飯的時間了，鵲姐從曾結頂的懷抱裏站起來，還低低地央求着。

「頂哥！你願意了吧！」

曾結頂的頭動一動，在鵲姐看來，是答允的表記，而在曾結頂自己呢，似乎是否定了的！就這樣他們各自回去了！

事隔五天後，意外地，曾結頂被斬了，頭顱懸掛在新屯溝苗寨的寨門口，還是生前那副勇猛神俊的臉色，只有微微倒掛着的二條眉毛，告訴了人們在臨死的那刹那他有些疲倦。

曾結頂後曾寨主正法的那回事是這樣的：

在他和鵝姐談了以後，他便決定着自己要走的路了，他拒絕着和任何一個熟人談話，在家裏，他默默無聲，他養着大半的隙間掘着獵槍上山去打獵，歸來，手裏總是壓着些野禽和走獸，丟在鍋灶邊，天剛黑，他便鑽向床上。

他計劃着逃到黃泥洞去，黃泥洞在這一個苗區裏的苗民是沒有一個不曉得的，那地方，是世外桃源，位落在離新屯溝八十多里的一個極高的山頂上，名義上雖也仍是屬於新屯溝苗寨主轄轄，可是，因為山路的特別崎嶇險峻，所以儼然是另一個世界，和新屯溝不通往來已有約摸百年之久了。起初，在新屯溝犯了罪的人，常常逃往那裏，不過，據說爬山獸死在溝壑裏的很多，給山裏的虎狼咬死的也有，而更難的，黃泥洞的苗民排

外的風俗特別強，到了黃泥洞的人見着會長後，就被派定和那區域裏的武士比武，輸了總是殺，贏了，才獲得入居的權利。曾結頂是自負的，更是自信的，他想在這一大多苗人的區域裏還得雄，那小地方有什麼武藝的好手，人家不敢去，我怕怎的！給漢人去打仗我是死也不願的，走！走！走！他頑固地一意孤行着，不再有絲絲疑慮了。

然而，曾結頂畢竟還有些留戀的感覺，對於活了二十一年的故鄉，對於和他相好了四年的鵝姐，無論如何，心上總有些兒擺脫不開啊！這幾天，他便常常從曾寨主的門前走過，裝着不在意的樣子向鵝姐望一眼，有時給鵝姐看到了，叫着：

「今天又去打槍了嗎？」

他笑笑，隨即快步走開了，心底便如注滿了鉛似的那樣重甸甸，又像被誰吸去了骨髓那樣的感到空虛。

明天是集合送縣受訓糧驗的時日了，當晚他咬一咬牙，提着槍背上掛口銳利的刀，一聲不響地走了。

去黃泥洞的路是險峻的，而且只有翻過萬淨山向東展延着的那一條，曾寨主恐怕有人要逃，他便預先派了七八個苗丁，在那裏晝夜守候着，關於這，曾結頂是不知道的，而且也沒有一個人認為有把這事告訴那樣勇武著名的曾結頂的必要，然而，現在才糟了

，曾結頂在當夜十二點鐘被捆了回來，簇擁着解到了會黨主的家裏，會黨主只把眉頭皺了皺，方臉上的肌肉瑟瑟地抖動了一回，便吩咐推出殺了！

曾結頂是頑強的，至死他也不肯承認自己逃避的行為不對，可是他很有些遺憾，第一，早知道這樣，自殺了才好呢！「怕死的小鼠子！」這惡毒的名詞會加上了他頭上的，他的英名被污了！次之，當鵝姐在睡夢裏驚醒了看他被綁着站立在會黨主面前時，她立刻昏厥過去了，他慚愧地掛倒了頭，兩隻眼睛裏迸出了眼淚。

曾結頂被殺後，新屯溝這一區域裏再沒有被殺的第二個了！肚子抽搐的情形，比任何地方都進行得順利些，自然會黨主是歡喜的，可是當他一看到橫在他門前的那付最重的石担時，方臉上的眉毛總會皺了起來，面頰上肌肉微微地抖動着。

鵝姐呢！他病了一場，病後變得很憂鬱，她是惟一知道曾結頂不是怕死的小鼠子的人，她恨自己沒有能力把苗漢應該相聚如兄弟的理由和他講得更清楚，她也怨着沒有一個懂事的人到這裏來代她並這項任務，每天，每天，她悼念着他的戀人，常常幽幽地獨自走到他們第一次熟識的那地方，默着：

「天呀天！

過了一天又一天，

(24)

松花江裏會重開，

燕子去了會再來，

我那郎君呀！你……」

歌者被悲哀窒住，她索性荷荷地號哭去了！

「九四」·「一一」·「三」·在蓬萊島

話題

「阿陸！起來！起來！」

「……」

「阿陸！睡死啦！起來！」小陳剛從床上爬起，拖著木屐跑到陸志明的床邊，兩隻手把他一頓亂揉。

「丟那媽！老子……」阿陸學著廣東調罵人。

「你罵誰！聽！我叫錯你不成？」

「你秀秀上的播音機大聲響着……」

「防空情報！敵機一架，到達八步！防空情報……」

陸志明一骨落從床上直坐起來，睡眼矍矍地望著小陳，聽清楚那聲音後，又橫下去

了。

小陳可憐啦！好容易把他揉醒，再讓他睡一個舒服不成。

「阿陸！你充什麼大膽，哼！」然後面跟那機頭一架，你再睡一個死！」

小陳和阿陸是一對好朋友，同學十年了，現在又巧在同一個機關裏辦事，因為宿舍太擠，合租兩房子住着，歡喜吵吵鬧鬧地，才不嫌寂寞。阿陸身材高，力氣大，所以小陳總是懼怕三分，不敢當真和阿陸來一下子「挨」，今天他心裏怨，可也只敢嘴裏噙噤而已。

阿陸，任他吵，頭向被單裏一鑽，不理。

「噲噲噲……」外面警報機正長嘶着。

小陳盥洗的時候，嘴裏囁嚅着，還在埋怨阿陸。

整理床鋪後，他呆坐在桌上，對根洋火抽一枝烟，想一個如何才能把阿陸叫醒的法子。時常，他憤把桌上的小鬧鐘撥快半小時左右，作為阿陸應該起床的唯一理由，然而，今天，警報幫了阿陸的忙。他恨恨地想把茶杯裏的水潑向阿陸身上，只要手脚做得快，這，可以推說屋漏。可是，今天，天下雨便不會有這樣的警報。一倒罷！今天的警報就足了漆牆棧的阿陸。他肚裏給怨氣充滿了。

「防空情報，第二批敵機七架，到達南寧，本市市民，快快疏散！防空情報，第二批……」

小陳拍一下桌子，茶杯抖着，紙張搖動，想飛，給杯裏跳出的水澆溼着，壓下去了。

「要得！阿陸！」

阿陸像先前那樣，坐起來，聽一遍，又一遍，自信聽準了是「七」字後，才趕緊穿衣着襪，忙着早事。

小陳把二個人必要帶走的東西收拾清楚後，勝利地瞇着眼睛看阿陸盥洗。嘴裏，聾着口哨，逗罵人：

「噓噓噓！阿陸兒哪！註定你要中航空頭獎啦……」

「提你媽個蛋！」

「好！揍！」小陳看準阿陸的頭埋在面盆裏，奔過去，用力一按，讓阿陸的頭浸入水裏，面盆裏的水溢出來，濺湿了阿陸的鞋襪。

不等阿陸發性，小陳跑到院子裏去了，阿陸追出門，鄰家的小女孩子睜圓了眼睛，小手拍了起來：

「唔！陸先生，像落水鬼哪！」

阿陸一遲疑，頭髮上的水掛下來，無可奈何地轉回身去。

小陳快樂得什麼似的，走過去，摸一下孩子的嫩臉，放下了皮包，把她抱起來。

「珠玲，跟我們一起玩耍報好不！」

「嫌不許！」

「玲玲！要走啦！」隨著聲音，隔壁門口出現了一個少婦——玲玲的媽，她手裏提著大包袱。

玲玲像被抓住的小魚似的在小陳手中急向下溜，小陳彎下身來和玲玲親一下嘴，玲玲把小手摸一下小陳的下頰。

「陳先生，嘴上有毛！」

少婦笑了起來，小陳便趁此機會向玲玲的媽進言，獲得了帶著玲玲一起逃警報的允許。

阿陸掛上了鎖，笑咪咪的從小陳手裏把玲玲奪過來，抱著她，到街上，才放下來撿了她緩緩地走。

各色樣的逃警報者，擠着，像一條多足的蜈蚣，向野外游去。

在山下，小陳、阿陸、玲玲相倚坐着，玲玲手裏握着芝麻糖，白色的芝麻粒黏在她橡皮頭似的紅的小嘴唇上。

阿陸從衣袋裏掏出一張隔夜的大公晚報，皺着眉，看了幾個大標題，擡起來，手捧住了自己的臉頰。小陳知道這是阿陸最近才有的精神病象，同情，可歎哀頑皮地調侃着：

「怎麼啦！又想起了你的×××（讀如差）？哭呀！乾脆些！」

阿陸不作理會，浙東戰事的緊張確乎痛苦了他，最慘的是，那和他感情極濃的未婚的妻子不知怎樣了，三個星期來，他沒有收到她片紙隻字呢！雖然他沒有上過前線，也沒有在淪陷區過一個時期；可是在報章上所表現的和友人談話的，敵人兇猛的故事，已足夠寒了他的心。他想着：「這，怎麼辦呢？冒險回一次家吧！還是……。」

「阿陸，算了吧！何必呢？科長的女公子近來不是對你特別好着嗎？」

「去！」阿陸豎起眉毛，揮出一隻手臂想去揉小陳的頭，小陳閃避很快，玲玲手裏的糖却被帶落到地上了。

「陸先生，賠我的糖！」玲玲伸出兩隻小手掌。

「對呀！玲玲，叫他賠！」小陳怕阿陸再來那末一手，已立了起來。

阿陸對小陳白着眼，默然不響，小玲玲覺察到阿陸的臉上沒有一絲笑，知趣地望向小陳，又望望阿陸，阿陸奇怪着孩子怎樣不響了，看到了那圓潤的黑而亮的二顆眼珠，正像探照燈似的射在自己臉上時，便把她一把拖過來讓玲玲摸摸臉在自己的膝上。他，在玲玲的膝上摸摸他那也有這末一對大眼珠的未婚妻，而玲玲的聰明活潑又怎末的恰和他離家時最小的一孿妹相像，苦念，死甯住他的心。當玲玲舉起小手，在他面頰上

搬攙時，一滴眼淚便險地不知羞恥地掛了下來。

小陳捧一堆「馬地」(荸薺)來，換了個調子：

「阿陸，理智些，家裏的人總有辦法的！說不定，她到桂林來，我可以提早吃喜酒呢！來，削馬地！」

阿陸僅把一隻手搖搖，小陳獨自削白了送給玲玲吃。

往常，逃警報的時候，他們兩個總是有說有笑地隨着家裏情形的，那未來狂歡的希望，搬盡了舊日苦味的憶念，互相調侃着×××，敘說着在家時父慈母愛等等，算是一個解除寧漠最好的話題。可是今天，不，這一二個星期來，阿陸常是意興蕭索的了，小陳便也陪他苦悶。

玲玲不懂得什麼，她和阿陸小陳是玩得一樣好的，並沒有偏愛。可是，她聰明，這時，似乎深知阿陸的悲愁似的，把小身體阿陸擠得緊緊，全倚在他的懷裏，還把削白的荸薺送向阿陸的嘴裏。

小陳想借此說笑幾句，緊急警報吼了起來，阿陸抱負玲玲，小陳拿了皮包，緩步踏上山去。

到洞口，嫌裏頭暗，陰濕，就站住在洞口，玲玲的烏眼珠望向天，她在細心聽。

被阿陸牽在一條溝口的，兩個工人模樣的人在裏面，一個說，在衝動自己如何時，過險，早上，七點鐘響報，沒有熟，十八架，炸了，差一些兒，沒死！又一次，在長沙……

小陸最喜歡聽這個，因為他自身便有一段類此的窮人生活經驗，看見阿陸並不像剛才那樣的憂鬱了，使覺得……

「阿陸，我說人總有些兒命，像我囉，前年，跟王主任到貴陽去辦公！二月二十一日！」

阿陸低頭，個個模樣，嘴一拔，揚着五個手指頭。

「不對，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是廿二下」看到了阿陸把手在一反一范地搖，裏面高才，「不，不，十五架！那天，也是十八架！」

阿陸不耐煩了：

「笨傢伙，我說，你至少講過五遍，十遍，十五遍了！起，有什麼希奇，人遇難不死，難道就稱得上光榮？什麼命不命！」

小陸給拍白得臉上一陣紅，很畏縮：

「好，就不講！」停一停，不甘心似的報復一句：「我看你那位×××，就沒有我這

個命！」

「陸先生，飛機響啦！」玲玲的兩顆小烏眼珠儘朝向天空裏轉。

阿陸又抱起了玲玲，向洞裏鑽；小陳跟在後面，那三個工人模樣的人跟在小陳後面，現在，正輪着另一個工人在講他的遭遇了：

「噯！我才險哪！民國廿七年，抗戰剛抗滿一年，在寧波，浙江省寧波，承做包工，築路，飛機來了，才趕緊躲，哼！鬼子兇！一陣機關槍便送了三四十條命，炸彈攪下來，飛起來的泥土幾乎把我活葬了，等朋友把我救出來，便只差了口氣，噯，那天！一頭搖着，想不完的那次險。

小陳心裏厭得很，任怕又往下說，回轉身，帶怒地：

「飛機就在頭上，還講什麼的！」

兩個工人模樣的人睜起一對眼睛朝他看看，默認着錯，不敢和小陳對嘴。

阿陸不禁笑了起來，但，一想到自己的家，未婚妻的家，眉毛又蹙聚了。

洞內靜靜的，聽，一架偵察機去了，七架轟炸機跟了來，有相當久的時光，沒有人開口，就是玲玲，也很乖，只吃着荸薺，沒聲響。

遠遠的炸彈聲轟轟着，像明知沒觸頭屋在人家的肉上，心裏總免不了寒顫顫。

造餐報的時候談以前怎樣險地被炸，這原是合適不過的事，小陳和阿陸，往日，也是談的。而今天阿陸搗了小陳的興，他便恨得可以。

掛了球，小陳，阿陸，玲玲沒馬上打家轉，坐在山坡上，玲玲喂餵，小陳叫三碗米粉。阿陸沒有吃，小陳吃了個飽。

「喂！多少錢一碗？」

「一元！是大碗的！」

「喂！這幾條米麵子比得上蛋條了！」

「先生！生活高囉！現在的時候，雞說！就拿小地方桂林來說，民國二十六年米賣元錢百斤，豬肉六毛，牛肉四毛，嘿！這個米粉攤啊！不分大小碗，就只要半毫子一碗！粉條子，說老實話，這好多幾根！」賣米粉的伸手接了錢，半張黃板牙笑說着。

阿陸昂着頭在想些什麼，沒有回答，小陳却想說一些什麼，可是，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苦，咬住了他的舌頭，只把眉毛皺了二皺。

在離開米粉攤的時候，玲玲指着一個糖担說：

「『一年一食，糖子糖是一角三粒的，現在，陸先生，只有一小粒了罷！』」

「玲玲，你要吃糖子糖？」

「不！不要！」玲玲乖巧地跑到陸志明的旁邊。

小陳却以為玲玲害羞，真的買了一元錢粽子糖來，硬塞向玲玲的手裏。

玲玲把小身體扭着，挨不過小陳的好意，終於被小陳塞進了她的半張的小拳頭裏。巡警報歸法的人，組成長行列，而龜慢地像蚯蚓在蠕動，他們三個，落在蚯蚓的尾部。

小陳原是滿有野心的，現在也懷棄着臉，玲玲沒有乾糖，只傍着他們三個走，陸志明的憂鬱，似乎像惡性的傳染病，把小陳的樂天，玲玲的活潑暫時吞噬了！他們走得慢，和長列的蚯蚓般了節，如追雞在蚯蚓尾後的三顆小螞蟥，拘拘家的路上移動着。

他們不講話，不是沒有話題，是沒有適當的可以引起興趣的話題來談論，爲了這，小陳一味的懷喪，覺得今天的巡警報太乏味，要是每次都這樣，那還了得，他偷偷地把眼角斜向阿陸，阿陸滿臉烏雲似的氣色，却使他同情地輕輕嘆口氣！

到家了，玲玲的媽笑着迎接他們，玲玲撲過去抱住媽的大腿，阿陸和小陳向玲玲的媽打過招呼後，跑到自己的房間前，開了鎖，橫倒在床上。

「唉！」

「唉！」

輕微的嗷嗷聲響在這二個年青人的室裏，因為窗子沒有打開，房裏更顯得陰黯。

玲玲手裏捏着一封信似的紙袋跳了進來，另一隻手裏是張當天的日報，捏動着。

阿陸像老虎翻身似的從床上飛跳下來，從玲玲手裏搶過電報，拆開，在抽屜內找出

電碼簿，急遽地翻着。

「媽說，我們回來走得慢，電報局送電報的人來了，是媽媽把陸先生留下來的圖章

代收的。」玲玲「像煞有介事」一本正經地和陸志明講着，阿陸沒有理會，小陳笑着，

把玲玲抱坐在自己膝上，讀報。

阿陸笑咪咪的走到小陳面前，把電報紙在小陳眼前擺動着，一回兒，又把玲玲抱了

過來，舉得高高的，凝視着玲玲的烏黑大眼睛。

小陳從地上拾起電報響亮地讀着。

「桂林福隆街××號陸志明，進入政訓隊工作，兩家均安好，現避居和合鄉。」隨

即尖聲叫了起來；「阿陸，請客！請客！」

阿陸把快樂的笑聲和不住的點頭作了回答。

玲玲也笑着，學着小陳料，

「陸先生請客，請客！」

阿陸還是點着頭，笑着。

小陳把日報捧到阿陸眼前，希笑着罵地：

「賊種，由你開心啦！告訴你，我也高興哩！玲玲也高興哩！開會處務發行了，只要推行得好，將來的米粉，粽子糖，可能再不會像以前那樣一日追一日的漲了！就是大英，老刀，我們窮小子便也有咬一二根在嘴裏的福氣了。」

「那好啊！我也開心啦！幕末祇是你和玲玲二個人的高興啊！」

小陳被阿陸釘得沒有話說，抱玲玲來幫忙。

「玲玲，你說，是我們高興呢？」

「對！是我們！陸先生有……格格格……」

小孩子的笑聲，打動了阿陸的心，喜滋滋的又把玲玲拖過來，貼在身邊。親熱萬分地；

「玲玲，你歡喜吃什麼糖呀，香蕉的，還是檸檬的？吃什麼菜呀，上美麗川菜館還是西園去？你要皮球玩嗎？我等會兒就買給你。」

「阿陸，就是下江菜好！」小陳記起有三個月，至少三個月沒有上一次園地的飯館了，難得今天可以殺一兩阿陸的竹槓，機會豈肯錯過。

阿陸却對也白一白眼，隨即把話題岔開了：

「小陳，我看你今天這警報也沒精打彩的，以後，我允許你，」把二隻手一翻一翕地做着樣子。

「怎樣！」

「講你那做個炸不死的命呀！五遍拾遍一千遍我聽！好不好？」

小陳差些把地下頭來不作聲，玲玲也拖不平似的從阿陸身邊掙出來，跑向小陳，小陳用手指點點玲玲玲玲坡邊看的頭髮。

「好！小陳：咱就請客！」看小陳沒有喜色，掉轉話頭：「小陳，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美國空軍志願隊，就是那個威名鼎鼎的飛虎隊快要到這裏了，昨晚在馬路上，我就碰到一位舊同學，他是空軍機械士，先來到這裏的！」

「又是騙人！」

「誰騙過你？騙你不得；而且準今天請客，但，申明，不是專請你，是請我的那位舊同學，還有小玲玲！」

27

「好！我就打發作陪是啦！」小陳喜孜孜的應承着，心裏想着：「他媽的老子，誰真歡喜誰什麼炸不炸，物價高不高，家裏怎樣那樣，物價平了，前方穩住了，就是再苦

些，我也願意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多出些力呀！」

阿陸看透了小陳的心事似的，想用適當的話來把小陳證實幾句。看到玲玲拾起了電報，卻伸手從玲玲手裏搶過來，讀着：

「獲入政訓隊工作……」

小陳和玲玲看着阿陸那樣子，笑着，笑着……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在桂林救國會寫畢。

死亡的擁抱

獻給國康夫人忌憐

是七個年頭以前的事。

那時我住在上海法租界一條馬路右側的一條小弄裏。說是相當僻靜的陋巷，倒底是在十里洋場的上海，所以仍是一色的洋房。不過，每座洋房都是有些年紀的了，那斑駁脫色的水泥牆壁，沿牆根堆積着的泥色以及修得不整齊的磚路，都可以說明住在這些房子裏的主人有些什麼身分。我，以一個中學生的資格和兩個同學合租了一間前樓。後房是一對中年的白俄夫婦，男的高高身軀，嘴裏不斷的喜歡嘯些歌曲，吃得潑而大醉回來，不是像發了瘋似的大哭大笑，便拉扯着什麼事情把他的駝子老婆又罵又打。而那駝背的婦人呢，還是巖巖咕咕地鬧一陣，接着是嚶嚶的啜泣。這樣，由於丈夫的欺凌，和常常貧窮到無處可想而忍受下來的飢餓，那像一件舊衣服上褶痕似為皺紋便爬滿在她臉上，蒼老得不像是那白俄丈夫的配偶，會被認作是他的後母，至少，很像他的長姊。可是也很有一些時候，我們聽得隔房裏爆發着一陣格格格的笑聲。有一次，我們之類

「第一位捉狹心腸的同學獲得了隱瞞，報告我們說他們是在擁抱，有無窮樂趣似的像一對年青的愛人。這，我們自然不會絲毫嫉妒的，反之，却覺得天經地義的應該投以勸笑。於是，另有位同學就替這樣的舉動，取名叫作「死亡的擁抱」。「死亡的擁抱」，那好名稱，我一輩子不會忘掉。然而，諸君諒，在我的腦脈止，雖然至今仍留有那一對白俄夫婦的影子，耳朵裏彷彿響着一陣格格格的笑聲，我倒並不是爲了我對那二位心靈的同學的擁抱，感到特別有趣。不是，不是，我所不忘的是：由於二樓亭子間裏那四十五歲年紀的印度人尼德爾牽強的上海話講給我聽的那個故事。

在這座房子裏我住的時間不到一年。可是，只經過三個多月，我和我的隣居們都已擁有了些淡水交情。印度人，上海的住民是睡不進眠的，有一個渾名叫做「紅頭阿三」或者單叫做「阿三」也能代表了。而他，尼德爾，單身漢，據他自己說是在一連華麗的建築，叫做什麼公司的前門當守衛。連夜班，回來得才遲些，否則，總是在下午三點半以後到了家，寂寞地躺在牀上，抽抽香烟。有時，我從嵌在房門上的一小塊玻璃裏望見他在翻滾着報紙，橫寫的洋文，大多是大陸報。爲了太孤獨，所以，他也歡迎我們去和他搭揀天。而這一箇便在報紙上拉扯着些什麼。談起日本，他恨得牙痒痒地罵着「赤老！小來相的小赤老！」論中國的前途，他會把大拇指伸伸表示了不起，有時，甚至怕着我的

肩頭表示親熱，蒼紫色的臉皮上舒展着那些真誠的味味的笑紋。

對着春的事物，我有一種強烈的驚歎，看到了的，想摸摸了的，想聽聽了，而那些異方外域的掌故呢，我喜歡聽人說講，搬到這座房子裏，我高興了，三個異國人，兩個不同國度的人民，我便很想知道俄國的人民過怎樣的生活。印度的老百姓是每天怎樣把日子打發的。天上誰知道，那慣打老婆的白俄連他的名字都像不願告訴我的不喜歡探問天，乘他高興的當兒，問起俄國的一些事情便會隱隱若隱隱住我，不聲不響了。自然，以一個中學生所有的知識，十七歲的年齡，也能體會一些人家的悲喜了，所以，我只好自嘆一口氣，放棄了從他那裏聽一些俄國風俗人情的企圖。至於那個印度人，要比那個白俄好一些。第一，他懂得講上海話，再之，他還歡喜讀着報紙，可是，當我問起他印度的天氣是那麽熱，最年老的樹木有多少高，多少粗，象，怎樣被獵人們誘捉，蟒蛇倒底能不能吞吃人和野獸等等最簡單的問題時，他的蒼紫色的臉皮便會一下子變得緊緊的。就是連他似有過大歡喜時，也多報我以一個令人寒心的苦笑。沒有祖國的人民是怎樣地可悲！殖民地上的奴隸們會過着些什麼好日子？算了，算了，從此，就連想問一下俄羅斯冬天怎樣下雪，印度冬天的河港會不會結冰那種幼稚可笑的事情的打算也涼失了。

一天，那真算得上是我住在上海這一座蟹腳洋房裏最快樂的一天，想不明白，那四十五歲年紀的印度人竟會斷斷續續地用上海話告訴我一個印度的民間故事，而且那故事的意味，又竟是這樣的可以令人玩味。

讓我想一想。

時間是盛夏，夜半了，和我同住的兩位早已呼呼地沉入夢鄉。我剛看完了茅盾的「春蠶」，不錯，是茅盾的春蠶。翻身倒在床上，扭黑了電燈，臭蟲一個個爬了出來，咬一口，翻一個身，從外床翻到內床，再從內床翻到外床，糟，臉孔上火辣辣地熱了起來，失眠，又是落毛病，沒有把過多的臭蟲一個個捉的勇氣，索性爬了起來，被窗外美麗的明月所吸引，披一件襯衣，跨下樓去，就在大門口，摸一張凳子搖搖手裏的蒲扇，幽幽閒閒地獨自坐着，腦子裏想不起什麼，空落落的，什麼思潮也湧不上來。

月夜移過街來，抬頭就可以看見她那婷婷的情影，蒼白的豐滿的肌膚，我點點頭表示似曾相識，如像在某地見過的。哦！是在去年夏天，我搭火車回到自己的故鄉，在車站上，爲着必須照顧自己的行李而落在一羣旅客的後面，而迎面，急急地奔來趕火車的，就是那樣一個年輕的女郎，略圓而潔白的面龐，白洋布的旗袍，由於那兩隻大而漆黑的眼睛，竟把我吸引得回頭顧到她勻整苗條的後影，記起了那兩隻有磁力的眼睛，我於焉

再凝一下神，對掛在天空裏的大月亮怔怔地望著。

「格札札，札札，喝喝喝喝……」

「咄！半夜裏鬧什麼鬼！」討厭那一對白俄夫婦，恨極了，從凳子上站起來，向街口走去。

高大的身軀，抖抖擻擻地正從街口向我走來，我意識到是他，是我的隣居，那印度人尼德，大概是剛下班才回來。

尼德走近我時，招呼我一聲，明亮的月光射到他臉上，他的臉色便似上了二層油的陶器那樣發著光，這上面我還找到一些喜悅，尼德這傢伙，有什麼事情使得他樂了呢？我想。

「尼拉（我）剛下班，僕（你）爲啥勿睡？」

「臭蟲咬，睡不著呵！」

他靠近我，推著我的背，我，跟他回向自己的住房走，看見一隻凳子放在門口，他就知道我曾坐在這裏乘涼，好嗎，他打趣地問我爲什麼要好好坐著，是不是有心上事想起了漂亮的女人。我微側臉，搖搖頭，只指著三樓：

「阿拉倒都！那俄國……，半夜三更的格札札的響，在，在……死亡的擁抱！」

他比我高，我不好意思說那一對白俄在幹什麼，聲音低了些，他的頭就擱在我的頭上，還是聽不清楚。不，根本是聽不懂，問我兩遍，他們到底在做什麼，我沒有法子，只好把「死亡的擁抱」這五個字的意思講給他聽。

他坐在我搬來的那張凳上，靜靜地在想什麼。

「格札，格札……」

又一陣笑聲傳來，那笑聲決不是人類歡樂的聲音，聲音裏充滿恐怖，夾雜着絕望。既是靜夜的聲響，因此，格外嘹亮，我的心弦被震得落着落着，有如一根虛弱的游絲將被震斷，「啊！」我發出低聲的嘆嘆，而印度人尼德也就在這時，把頭連連搖動，靜了約莫一刻鐘光景，突然，尼德要我再搬張凳子坐到他的身旁。我照樣做了，因為我覺得坐在他的身旁，會減少心的寒顫，那幾乎可說是幸福。

他問我看了一眼，我也瞧着他，我看到他的是每一個印度人都有的正直鼻樑，黑而深的眼睛，我說：

「尼德，你剛下班，有什麼事使你高興着呀！」

他慈愛地笑笑，摸摸我的頭髮，我的頭髮是多而亂的，他把那幾十根倒掛在右眼角上的頭髮爲我掠起來，然後，慢斯條理的說：

「王，你聽我講個好來些的故事，要不要？」
 「好！好！你講！」我歡喜地盯著他的嘴巴，我有些像一個小孩子盯著慈母乳頭那樣的食料。

「我的家鄉，印度，沿馬利坡河一帶，傳說着這樣的一個故事，那是在很古很古的時候，雅的克山裏有數不盡的也無人能數清楚的毒蛇和猛獸。毒蛇中有最魁梧的身材，最大的力氣的是蟒蛇，牠有幾十丈長，足足一尺粗，尾巴掛在樹上，小的樹身便要壓斷，大樹呢，牠只要搖動下，樹的半截便會像座小山似的坍倒下來，伏在高草裏，很像條橫倒在地上的樹幹。不要說潛伏在山林裏的小動物都懼怕牠，就是兇惡的豺狼虎豹也不敢輕易近牠的身。可是，深山裏的猛獸也是厲害的，那時候，有一隻勇猛的獅子，已完全把一切的獸類征服了，牠看到蟒蛇在牠的領域裏昂首遊行，心裏便覺得異常地不舒服。尤其是有一次，當牠奮力追趕着一匹奔得飛快的山羊快近河邊時，蟒蛇稍微動一下尾巴就把那匹山羊攔了去，牠睜裂着兩隻似銅鈴一樣大的眼睛，怒火伸起來，想和蟒蛇拚一個你死我活，可是，牠想了想，猶的克山裏的野獸很多，何必爲了一匹山羊去和這樣一個可怕的怪物拚命呢？想着時，倒退着尾巴，嘆口氣就走了。過了幾年，山裏的動物都懼怕着獅子和蟒蛇，都遠走或極端小心地躲起來了。於是，那獅子恨着蛇，蛇也很

着獅子。它爲了一隻小野兔，這兩個傢伙幾乎拚了起來。最後一次，正在獅子餓極了的時候，在山坳裏發現了一隻小花鹿。牠便舞着利爪想撲上去。小花鹿機警，四隻蹄子像陣風似的飛奔着，獅子，發狠窮追，一個山嶺又加一個山嶺，總共有五個山嶺的岩石上都印着牠們的八個足印，末了，小花鹿又轉過一座林子，奔向河邊，而就在河邊牠失蹤了，獅子氣急敗壞地奔過來，看到了那情景痛心極了，牠找到口時那份糧食，已快被吞入蟒蛇的口中了。這一遭，牠再不計較到自己僅生命有任何危險，一下子撲過去，疾快地把大蟒蛇咬了幾口，銳利的腳爪擁抱着蛇身不肯放，而那條蛇呢，只抖一個個小使把獅子壓了起來。兩個死拚着，凹凸不平的高草岸被牠們夷變成了一平地。結果呢，獅子死在蛇的腳下，而蛇也因被獅子咬傷了要害而死亡了。

尼德的故事講到這裏停止了，他差不多是用一口氣講完了的。因爲他不能揮霍利的手澤，有些地方，我是聽不太懂的，譬如他說那匹小花鹿，這個鹿字，便使我呆了一下，問了二遍，他立起來指着窗櫺上的綠漆時才使我意會過來。

現在，要接着說尼德講完故事後的情況。在我看來，他有些愉快，他還孤著地說明這是一種寓言，警戒着那些世界上的兒童冒險者的。不過，當他說着下面的幾句話時，情威却又呈現得很高漲，他說：只有讓兇暴和陰謀在世界絕跡，那些真正酷愛和平的

動物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才能相互無爭地飽食安居。至於這樣的一個故事的命名，應該就叫做「死亡的擁抱」，那是最逼真不過的。

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見，我們還講了些中印兩大民族應該聯合奮鬥求生的話，天快亮了，我們才各自回房。

從此以後，我特別敬愛尼德，我幾乎當他是我的父兄那樣看待他。談起住在我後的那一對白俄夫婦，他表示了十二分輕蔑和憎恨的心理，這，我也同意，我知道良善的尼德爲什麼恨他們的道理。說得明白些，那二個是近於有家不肯歸，無人性的逆房子而像尼德，才值得使我們可憐可敬和給予同情和幫助的。

神聖的抗戰烽煙剛冒起來，我就想到了和我告別快滿三年的友人尼德。而當我讀着最近的報紙時，我更加佩服的承認着他，時常的思索着他告訴我的那個故事。

尼德啊，真正的死亡的擁抱幾時來呢？和平的生命幾時才有平安的山林和曠野？你也在想着嗎？

一個孩子和一塊石板

教室裏，靜。

謝老師費了好大力氣，把三十多個二年級的小孩子封住了口，都睜着一對對黑而亮的眼睛盯着她張翕着的嘴巴。她，看到孩子們都在靜心聽講了，於是，清亮的語音成串吐出來，告訴孩子們三位數的減法應該怎麼算，說了一遍，自己便先在黑板上演算給他們看：

「小朋友，懂了嗎？」

「懂了！」

「懂了！」

「謝老師，我會！」

「謝老師，我來算！」

孩子們笑瞇瞇地抬着回答，有一二個舉起手來不安穩地搖擺着他們的課桌子，只要謝老師的手向某一指，他便會跳呀跳的跑向黑板。

「好！好！小朋友不要吵！讓我將不大聰明的黑板來算！」她的眼光溜向坐在前排最角的一個學生身上：「李志民，你上來！」

孩子們嫉妒的眼光像無數枝箭射在李志民的身上，他慢慢地從自己的坐椅上站起來，自己的身體恍似頂着一個腦袋似的謹慎地走向黑板，從謝老師手裏接過粉筆，就在黑板上寫起阿拉伯字來。

謝老師慈祥地警向那孩子，好一回，才回過頭來和孩子們說：

「拿出石板石筆來，把今天的習題算在石板上！」

教室裏這時劈拍地熱鬧起來了，孩子們開闔着石板，有的立刻開始演算，有的在向人家借石筆，有的却乘機頑皮地玩起來，她便地下講檯，在各排課桌子中間轉着，無聞的聲音才又靜下來。

李志民伸着汚黑的手，用眼睛看定了黑板上的數字，有時，放下粉筆，點數一下自己的指頭，然後，再寫上正確的答案，他比全班的學生都快，算好了，再對個一遍，才慢慢地走向自己的桌子，那些嫉妒的孩子，乘謝老師聽不到自己的時候，便偷偷抄着黑板上正確答案。

謝月華跑向李志民的桌子，溫和地問：

「舉世莫不，石板賣了沒有？」

他沒有回答，眼光落在自己的講義上。

書桌上放著一本破舊的算術書。對月華順手翻找那本書。她記得她給李志民從舊書舖裏買來時，還是半新的。書頁上却沾著伴讀名字。現在書上竟寫滿了阿蓋伯的名字。而且，酒醉和泥腿從旁攔她，對於孩子不懂得愛惜書本的事顯得很不高興。沉着臉

「李忠民，你的命不值錢這樣揮霍！」

李雲民的眼珠跳了跳，微開的嘴巴捋了捋，想回答老師，但，在三秒鐘後，他的頭更低了一些。

那請月琴從他平板的面孔上找行了某種奇異之處，她，想問一下究竟，旁的孩子却在這時叫起來了。

「謝老師，我做好了！」

「謝老師，我也做好了！」

謝且華只得仿照到嘴邊去，搖一搖手，如燕子們說：「休想呀！」子華也坐落椅，他隨散就跪右邊第一排起，一個個看他們答覆的正誤，在他們右板上用粉筆打着分數，最後，

她跑到李志民面前，一皺眉，把眼光落在黑板上，用手一指：

「我們看李志民做的，對不對？」

「對！」

孩子們全都噤了起來，聲浪很高，謝月華歡喜地笑了笑，而李志民的頭，像河邊的一棵小草，將被那一陣擁來的波浪快壓倒了似的，護自己的臉，幾乎要貼緊着書本了。下課鈴響了，謝月華下了那一堂課，回到自己的寢室裏，她剛洗好手，回過頭來，却發現李志民恭敬地立在門口，她喚他進來，把房門關上：

「李志民，你有什麼事？」

李志民呆愣了，他老師一回後才用低落的聲音說：

「謝老師，我不算有板了，書，我還你！」

謝月華心裏氣着：「誰要你還我書！」她狠狠地盯她一眼，但，當她看到頂在他整個身軀上的腦袋又要掛落下去時，她痛苦地把李志民拉到身邊來：

「李志民，沒有錢，石板就不買也好，書，你還是拿去，以後，不要亂寫，弄得髒的！」

「不！謝老師，書一定要還你！書上的字是我寫的，因為我沒有白紙，沒有石板！

油漬，泥痕，都是給我弟弟弄上去的，這本書，不還給老師，要給弟弟捧壞的！」

孩子才十一歲，講得沉着有條理，謝月華笑着，好像有一隻刺蝟在她心上爬着，她睜着眼睛痛苦地摸着孩子的頭，半響沒有話說，最後，她說出了就是撕破，燒掉也不會再向他家回來的話，李志民才感激地深深一鞠躬後跑出了她房間。

李志民回到教室，用一張舊報紙包好了它僅有的一本算術書和本國語書，跟着同學排隊回家吃飯，同級的一個比他小一歲的學生指着他背下的那個紙包和人說：

「你倒猜，這裏是什麼？」

「嘿！鬥你的鬼！他的兩本活寶貝似的書啊！」

「恐怕人嫌了他，鬼，小氣！小氣鬼！」另一個接着說。

李志民獲得分頭，便把書換得更堅些，的確，他是怕真有人偷了他的；另一個理由是：他下午六點上學校，書必須帶回。

他跑回家，老祖母正坐在門檻上縫衣服，一條線用完了，要換一條線，叫他：

「阿鈴，米替我上個引線路！」

他執意離母而去，把一包書放在祖母的縫衣箱後就爲她引上了線，聽不見弟弟的哭聲，就暫時和祖母並排坐着。

了。太陽光射得他有些熱，他脫下青布破棉大衣，用手摸着自已瘦瘦的肋胸疼痛：

「老祖母仍在無窮地想。」

前幾母親——林素——床裏翻衣服回來時，她已三十多歲，黃瘦臉皮，穿着黝文綠的舊袍，

出去，她母親近來就穿蘇蘇的向蘇志民的老母親說：

「我這回今天好運氣，那本舊袍上，那件蘇的門，給到了一張——拾圓的紅票，你這上，

她把開張手給我的那張中獎銀行的鈔票，送到老祖母的前面。」

了。老祖母看到了一眼花綠鈔票，笑着，嘴已癢得更深。

在蘇志民的頭側了一個，眼光，較那張花綠的紙勝着。他伸手從母親手裏接過鈔票，

低低地喘喘着說：

「媽，我要！」

「媽，！啊，這！」母親的小打趣。

老祖母也癡癡地跟着她。

「媽，說要買石板，做算術用的！」

聽到了兒子的要求，蘇志民想一口拒絕了的，但，聽說是算術用的，便考慮了一

下：

「阿寶，石板可以記賬嗎？」

「可以的。」

李大狼笑起來了，她把羅蜜的衣服全拿出來攤在地上，要試試兒子的記法。

「阿寶，你來數一下看，小件多少？大件多少？」

李志民用心地數着，數過一遍後，老祖母也數一遍，沒有錯！於是老祖母也同意着，連十塊錢給他買石板了，他快樂地立起來，去抱弟弟，貪心不足地想：「要是媽多拾到幾塊錢多好呢，明天，學校裏全殺到野外去玩，我至少也可以買兩塊大餅和一袋油條了。」

那晚既然答允了他去買石板，他便把錢交回給母親。那夜裏，他做着夢，夢見級任謝老師在上算術課，不再時他上黑板演算了，就是那個慣會挪揄他的外東西被叫上了黑板，他一個題目都沒有做出來，同學們笑他。謝老師罵他，李志民看到他那怪不好意思的樣兒，樂得在夢裏笑出聲來。老祖母罵他白天太貪玩，狠狠地在他大腿上擰了一下，他委屈地想聲辯，可是爲了答謝老祖母也默允他買石板的好意，便儘讓老祖母罵，不同嘴了。

明天，李志民仍舊穿上那件舊布棉大衣上學校，六點半鐘，謝月華就領着他們三十

「好！老爺，快些，快些說。」

六條天真無邪的眼光都射向趙臉上。

李雲根的頭垂低下去

坐著黃曉雲這兒，她找到了李志良，眉頭不禁深皺了起來，她的心，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地有些微痛。於是她隨便說了幾個數目，玩了三次後就另換了節目，由孩子

「那！那！那！大家覺得還滿好吃的！」洋蔥的頭更低垂著，他呆呆呆地仍在想：「放假就是該放鬆一下，誰該認真工作呢？」

坐在李媽其旁邊的孩子不禁奇怪地指着他說：

這好千咳！怎麼，你沒有的呢？

母親漸漸喜笑，你是不是那味呀！太餅！我們可以顧一些啊！——乾這話的鼓子，把手裏的麻肉麵包衝進一湯。

期月葉地丁遇茶心一個孩子，咬著半個雞蛋綠含糊地和她說：

「這陣小媳婦的臉蛋裏沒有錢的呢！他的爸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媽媽說是抽去當兵的，他媽是洗衣服的，他祖母是縫紉婆！」

謝月華聽到這麼說，痛苦卻使李志民却陡然立起來了，他擦了一下淚，低低地和她說：

「老師！我先回去了，我要回去吃飯！」

謝月華一把抱住了他，感動地把自己帶來的麵包分給他兩個，李志民抬起那掛有晶瑩淚珠的臉，伸出一隻小手接了過來，塞向自己青布破棉大衣袋裏！

孩子們竊竊笑着，謝月華也驚奇地看着他，李志民，揮起袖管揩一下額角上的汗，順便向下一擦，抹了眼淚，毫不羞怯地看定了謝月華：

「老師，我要留給弟弟吃！」

孩子們羞愧地不作聲了，謝月華的眼淚也流了出來，她把自己沒有吃的兩個麵包放進他手裏，看他咬著後才回到自己原先的坐處。

他們回到離城差不遠的地方，天，下了雨，躲過了雨，謝月華看見李志民赤足走在最前面，她趕上去：

「喂！李志民，你……。」

「謝老師！天下雨，地濕啦！鞋浸濕了怎麼辦呢？」十一歲的李志民昂起了一張茫然無措的臉。

「……哦！不整夜是不好的，好孩子，你只把鞋子穿起來吧！」

聽這麼說，孩子彎下身去，套上了他的鞋子。

到學校，散了隊，李志民急着往外跑，不到一丈遠，却折回來了，對謝月華笑嘻嘻的說：

「謝老師，我明天可以不上黑板做了，我也有石板！」

謝月華從來沒有看過這樣一個孤獨成性的孩子快樂地笑過，她撫摸着他的頭，用另一隻手拉着他手說：

「你還買給你的？」

李志民用力掙脫了跑開去，手，捧住藏有兩個麵包的舊布棉大衣袋，朗朗地回答：

「是媽拾到了錢，給我買的！」

李志民這樣回答了謝老師，他的孩子的心靈，只知道把這件事告訴給歡喜他的謝老師，一定會使謝老師高興，爲了要立刻看到母親給他買回來的石板，他飛快地趕回家。

他把手裏兩個麵包從舊布棉大衣袋裏掏出來，已經得扁了，捏捏圓，用切菜刀分做四份，他解着母親回來分。

母親回來了，籠裏的衣服沒有昨天那末多，這，使他不大高興，母親卻慢慢地走著，腳步，他疑心若母親有了病，他迎奔上去呆望着母親，果真，母親看到了他，就拉起青布衣角來揩自己的眼淚。

李大娘坐在屋子裏，老祖母顛簸地也跑了過來，李志民扶着四歲的弟弟，倚在一張三條腳靠牆放着的桌子邊，沉默了好一回，李大娘才從青布衣袋裏掏一塊硯台大的三角形的石板送給兒子，泣着說：

「阿寶，你總不是個讀書的命哪！我爲你買了石板，走過中北路，一輛小汽車飛一樣的撞過來，我身傍的黃包車急着想它，便把我撞開了，石板，碎成七八片，我陳了一塊大一些的帶回來」

李志民這時候低頭凝視着那塊三角形的硯台大的石板，他沉默着不作聲，李大娘把四歲的兒子抱養，老祖母爲了調和一下久積不散的悲涼氣氛，她把李志民帶回來的，兩個切成四片的麵包拿了出來，李大娘一眼看到麵包，吃驚地正想問，四歲的孩子却正頭伸出污黑的小手指來抓了。

「是阿寶帶回來的，他先生送給他的」，老祖母指着李志民說。

李大娘聽見李校裏老師送麵包給她兒子，眯眯笑起來了，朝着她兒子：

「阿寶，是嗎？姓什麼的好心腸的老師送你的？」

「姚……姚……」

李志民捧着手裏的那塊三角形的硯台大的石板，大聲哭起來了。

那夜，十一歲的孩子李志民沒有睡着覺。

明天，李志民不肯再進學校，從此，他失了學，謝月華老師叫同學來問他，他找出了那本破舊的算術書和那塊三角形的石板請同學送給謝老師。

謝月華看到了書和石板，她嘆口氣，眼淚流在臉上，呆了好一回。

一九四三，六，五，夜二時半於穿山

居處

嘆着，嘆着，嘆聲似一把刀子似的日常括着我生命的布疋，臉頰逐漸消瘦了，工作總覺得過度的疲倦，友人們勸告必須靜養的箴言老是針刺着我的耳膜，到臺後，狠心，我就丟掉了那個使我致病的工作，向荷日的環境唱出離歌，決定另覓居處。

先和一個城居而近郊有「行營」的朋友商量。請他讓出一個地方給我暫住些日子。他用深潭的眼光向我打量着，似乎一定要看透我是不是馬上有辦法找到事，這「暫時」兩字是否屬實後才可回答的樣子，我性急了：

「怎麼樣？不可以！」

「有甚麼不可以的，搬來就是。」

「那算說定了，阿曾！」

「笑話！我們的友誼……」他說着，陰沉沉一笑，我打了個寒噤。

想不到這樣熟悉的朋友居然也大不樂意幫一下忙，難怪有人感嘆着說友情就是相互利用的代名詞了，我微微搖着頭。

既然擺脫了工作決心靜養一月，那末居處的比較舒適在我是一個條件，這位姓曾的「行營」是他公餘憩息的地方，搭有現成的床鋪，桌椅用品，都具備着，在近郊，進城接洽事情還方面，所以不管他願意與否，我想叫自己做一次冒失鬼，搬去了再說。

隔兩天，爲了另一件事我進了城，在路上，料不到這位曾兄笑嘻嘻的迎面走來，一把拖住了我說：

「周，對不起，實在對不起，我的一個遠房姪子來了，來考學校的，他就住在我那裏，所以，你最好……」

「好！自然由我另想辦法，總不好意思白勝於青（親），把你令姪趕走囉！」我不等他說完，就表示了我的允諾，不願再見他那種陰沉沉裏含有一斗得意的笑的面容，我揚揚手即刻和他告別了。

我趕到了北門以外的一個友人家，友人的母親和姊姊弟弟都赤忱歡迎我的到來，我喝着茶，抽着煙，隨便揀着天，我僅僅說出要搬進城來住的意思，他們就熱烈地希望我就住在他們那裏，而事實，竟不容許我考慮，馬上感謝地回却了，因為屋子的主人是在歡迎我，而那一小間，現在已經裝進五個人的床，四週灰黑牆壁，在向我泛着白銀，暗淡陰濕的空氣又在搖着手啊！我沒有理由硬要自己在這裏佔一席之地！

我從友人家出來，想起了學校都放假了，教室空着，是不是可以通過朋友的關係，暫在教室裏住上幾天，再另想辦法呢，當我把這個意思向友人宣佈時，可是意外地卻又得到不表十分歡迎的肯定，我體度着他們的意思，似乎；住上幾天倒可以的，盥洗臉水就要運過校方的麻煩了，還有，你的工作問題怎樣解決呢，是不是就要靠在我的身上，一旦工作成問題，向我借錢就難了……這樣，我緊扣着自己抑鬱的心，極力保持着沉默的憤怒而告辭回來，路上，我儘自想着，世界似乎兀動了一下子，藉朋友的友誼，現在也似乎已是一隻三腳的凳子了！

計算一下袋裏七月份的薪金，化一百到二百內數目借租一間房子倒還可以，於是，我托朋友想辦法找房子，並且宣告我的條件，第一要光線好，次之，希望安靜一些，而最重要的是必須借到一架床和一張桌子一條凳子，關於錢方面，我補充說明不得超過二百，朋友看我實在沒有辦法，一面諷刺我的條件太苛，一面便盡力找，三天後，回應來了，有的說××路××里有一間洋式的土房，收米不收租，每月四十五斤白米，有的說，××路有一幢房子，要全租，不肯分租，假使你有錢，租下來後做二房東，穩可賺一批，還有一個說，××路×號有一間房子和你的條件可以打六折全合，但租金一定要三百元，還有的「是……」我聽了感謝他們的好意，一一報以苦澀的笑，最後，有一個朋

友介紹給我，只要二百五十元就可住一月的一間，我歡天喜地奔到那裏去看，房子是磚造的，可以的，然而，錢，再不肯少一文，家具也沒有，說乾了喉嚨，房東只允借一張小桌子，眼睛盯在磚牆上，有一條蚯蚓正在翻身，沒法就地鋪下床，只仍作罷論。

我想七月底無論如何應該遷出宿舍，只剩二天的時間去解決這住的問題了，怎辦呢？

巧了！我佩服不知那位天才發明了「天無絕人之路」這句好話頭，有一位久別的「官」而又「商」的朋友在一個偶巧的茶會裏碰到了我，知道我要找房子，就慷慨地邀我到他的親戚家裏暫住幾天，當他說出那條幽美清靜早已令我神往的馬路名字時，我委實衷心感激又感激。

二天後，我搬到了漂亮的新居，寬大的一間，住八個人還足夠容納的現在只住着四個人，紅漆的辦公桌子恰有四張，我可以舒舒服服坐在那裏讀和寫，書架上堆着一套選全集，還有許多名著和文藝史，我想，假使沒有什麼問題來苦惱我呢，這倒是一個理想的居處。

晚上把鋪蓋打開來，零亂污舊的衣服和掩不住乾黃棉花的棉絮，使我十分難堪，爲了想造飾一種心靈上的羞澀，我偷眼瞧一下同居的朋友，那就是我那位邀我來住的朋友，他的眼光正躲掉了一本魯迅的吶喊而斜投了過來，我的臉立刻感到一陣火辣。恍惚

被誰打了一拳似的，鼻得又癢又熱，趕忙鋪好床，推說疲倦，捲起一條毯子，滿頭滿腦的向身上一蓋。

那天，爬起来首先要盥洗，自然，我得自己去打水，可是，我那位朋友卻趕緊跑過來接了臉盆，滿面笑容地代我去打水，我固執地不許，他喃喃地說：

「不好！不好！我去，這不是我家，是親戚，你，太客氣的，不大！好！」

我知道他話的意思：「像你這樣穿着破襖衣的人去打水，會丟失了我臉上的光的呵！」或者，更狠辣些：「你總不好意思天天要我親自為你打水吧！你每天不洗臉，這裏總住不上三天！」我猜度着，大概沒有錯，因為我發現和他隨便捋天時，他那愛理不理的神情是很明顯的了。

人活着，臉厚一些是必要的，我一清早爬起，趕到附近的一個朋友那邊洗臉漱口，跑閱書報，訪友人，找工作，上飯館，傍晚在灑江裏洗一個澡，再獨自往馬路上騎一會，不到九點鐘就藉着自己疲倦的身體到我的臨時寓所，任蚊蟲咬，儘量自己背上的汗流以至滑膩了脖子，我一切不管，我算幸福的得到睡眠了。

這樣的生活繼續了足足十天，那位朋友已經下了二次逐客令，記得很清楚，一次是推說他與戚家有客人來住，另一次說他即要離桂，我接到的是他留在我就近的餚子，

我都厚著臉，硬是厚下臉皮忍了，忍了。

當然，從搬進城來第二天起，我並沒有放棄租房子的要求，而且找得更急了，可是結果呢，還是一個用墨寫在我腦子裏的大「不」。

我又碰了無數次壁，至今回憶起來好似紙着一片片的黃蓮，只其中一次是使我難堪的，那是我的一位好友給我介紹認識的那位先生給我的友誼。是在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到××拍賣行去拜訪他，他握着我手愉快地說：

「周先生，你還在那學校裏教書嗎？」

「不在了，我辭職搬進了城！」

「噢！到底你們當教員的比我們舒服得多了，有暑假放。整整一個月可拿乾薪！」他顯然沒有聽得我剛才簡短的回答。

我重複著：

「大道理，請注意呀！我辭職了，而且也不再當教員了！」

「那另有高就了羅，在什麼機關，祕書還是科長？」他瞪着眼看我，慚愧得很，我是失業了，可是我不敢在這位先生前說真話，我扯謊：

「想進資源委員會的一個機關，在進行中。」

「那很好！」

他招待我到他的經理室。倒茶說烟，對我這位在他心目中可能是科長或者秘書的人，物仍是保持着一種敬意，我有些好笑起來，我想今天利用他這種心理，至少，弄一個居處住上幾天是沒問題了，於是我說出了來意。

果真，他十分表示歡迎，他說他一個人住一間房子正嫌寂寞，搬來錢錢是最好沒有的了，於是，我就約定了明晚準搬去。

這裏，必須責怪我自己爲什麼又去圖書館，而在去圖書館的城門上竟又碰到了這位經理，他一見我，不像那位姓曾的朋友那樣興高采烈而只冷冷的一笑，他接着就簡短地告訴我今天早上遇見了我居處的那位朋友，（萬想不到他們也是舊交呵！）他說店裏新請了副經理，要和他一起住，昨天的約定只好作罷，說完就道聲對不起挾着公事皮包靴塞托地去了，我呆呆地怔了好一回，掏出一塊錢購一枝紙烟，抽得太急了些，一連串的咳，吐出一口頂渴的痰！

回來，在枕畔發現了主人第三次的逐客條子，主人正在認認真真地閱讀魯迅全集，我不能再忍耐了，走過去：

「索司脫龍，對不起得很，叨擾你好幾天，明天我準可搬了！」

他微笑了，帶着懷疑：

「是住在××拍賣行王經理那邊去嗎？」

「不！」我厭惡地咽着喉嚨又吐出來。

「……假使一時還找不到地方的話，這裏，再住二天是可以的，我大後天去衛陽！」他的話裏夾雜着虛偽和嘲笑。

「不！謝謝！」我認回來橫臥在自己的床上，堅決地回答。

明天，我考慮着在一些窮朋友中倒底誰比較熱忱可愛些，我早就收拾了行李，搬到他那邊去。

於是，感謝天，一切順利，我在這個窮朋友服務的教室裏，一連任上六天。

第七天的白天，我得悉了我這位朋友和校方的事務主任吵了架，我的心便一直擔憂着，恐怕我的居處又發生什麼問題，當夜，我正做夢方酣，那位事務主任來查夜了，走進教室，大電筒直向我射來，我被電光瞞了眼，坐起來一看來者是誰後就帶笑地說：

「我是唐老師的朋友，暫住在這裏的！」

他氣呼呼的奔過來，後面還跟着一個校工，完全是一個軍官對於游蕩兵那樣的命令：「我不管唐老師沙老師，你下來！」

我運命從桌子上爬下來。

「穿好衣服！」

我運命迅速地披上襯衣，套上長褲，披上鞋子。

「你的身分證呢？」他的眼睛閃閃有光地注視着我。

幸好，這東西我是隨身帶的，我從褲袋裏掏出來，恭而敬之，送到他面前。

他仔細地看了又看，交還我，呼喝着：

「出去，隨便住在學校裏，不當你賊辦，算是便宜你，立刻出去！」

「好！我就走！這東西！」我指着一條簾子一個枕頭和一條薄棉被。

他搖搖頭，想了一想：

「放在這裏好了，老朱（校工的名字）你明天交還席老師！」

我於是對他嚴肅地看了一眼，跟在老朱的後面，疾快地走向大門，在門口，我叮囑老朱，請他不必把這件事告訴我的朋友，只說昨夜有一個人來找我，因為事急，半夜就走了，隔一、二天會來看他的，老朱完全答允了。

穿過狹街，是大馬路，我向北一直走着，到車站，冷清清地沒有一個人。我回頭來向南走，到南站，我癱倒在三等候車室的坐椅上，腦子，似乎被一團破棉花塞住，

想不起什麼，記不起什麼的呆着。

天亮了，我想離開這個地方，不！我想逃避這個都市給我的酷刑呵！摸一摸袋子，七月份的薪金總餘五十六元四毛了，不夠到柳州的車票錢，我狠心買包煙，抽着抽着，我徘徊在車站附近，無可奈何而又不願丟開了這生之門限似的死戀着。

車，一列客車到了，我縮縮在路旁，一隻粗紅的手却向我揚起來，一個高大個子的人跑到我面前，笑着說：

「阿周，你在這裏候車；我去年就知道你在這裏，我寫了一封平信一封快信給你，你爲什麼不接？」

我知道了是誰，一連串歡喜擦過我的心，一道陽光拜訪了我的心，我緊握着他的手，說不出話來。

他重問我是不是候車，我搖搖頭，他一把拖了我往車站外走，跳上公共汽車，買到了最熱鬧的地方——大十字的票，下來在一家茶食店裏坐定後就和我絮絮談起來。

我告訴他居處或問題，他說他因爲知道了我在這裏，所以才到這裏來工作，能夠住在一起是最理想的了，他請我代替他去取行李，自己先到機關報到，行李就直車到他廠落的機關裏，他在門房裏等着我。

那晚上，於是，得到了一個最好最舒服的睡眠。隔一天，我自己的行李也搬了來，他問我爲什麼失了業，這使我才想起自己原爲靜美而辭了職的，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他這二十來天的遭遇，他聽了哈哈大笑道：

「阿周，你還是個小孩子，什麼都相信人家，不成的哪！不成的哪！社會上的朋友，說十分，真能幫你一分的已是好的了，你病，我也看出來了，可是全不做事情是難維持的，我們窮人，活該！先找個輕鬆清閒的事情差差如何？在我不到事情之前，就住在這裏，吃在這裏，你相信我，不會把你趕走的，不過，怠慢些倒是有！」

「老顧，雖然你也懂得客氣了！那裏學來的？」

他的臉一紅，囁嚅道：

「那裏學來的，是你的那位姓會的姓顧的姓什麼的大經理以及姓他姨的事務主任教的哪。哈哈……」他又迸發了天真純樸的笑聲。

我也跟着笑起來，以後，和他同室居住的一些日子裏，我好象忘了病，沒有嘆半聲嘆。

我相信真的友誼和笑聲對於病是一種良好的藥。

一個不再哭泣的女人

十一月，梧桐是迫近赤條條的時候了，那僅存的幾十片葉子，就像是一個弱乎佐子身上碎爛了的破衣服，在冷風裏飄，經不起一陣更兇的打拍，葉子會片片地落下來。吳月珍從樹下經過，一片枯黃的桐葉就落在她的頭上，她兀的呆了一呆，但，沒有使她引起什麼思索，腳步仍向前跨着，踏住了另一片葉子，便發出瑟喇喇滾裂的音響。當她穿過這庭園，通過廳屋，再走完一條小的甬道，便停住在自己的房門前，在房門前，她頓了一頓，走路時老是俯着地的目光，現在提神看着門上，在那上面有沒有人留下什麼紙條，隨後一伸手，就推開了房門，舊坐在一張半新的沙發椅上。

這間屋子是她最熟悉的屋子，有足足一整年的甜蜜生活曾在這裏度過，椅子，紅木的小圓桌，寬闊的床，洗臉架，佈置在房壁上的每一幅字畫，甚至桌子上的一個茶杯，都對她有最親暱的意義，不到了這些東西，她禁不住微微嘆一口氣，把自己的頭低下來。

，還在自己的兩隻手心裏，還在往日綺麗的夢裏。

要說吳月珍這樣的女人有一個綺麗的夢是多麼的一件大事，那麼，依照神話的說法，除非造物主不創造男人和女人，或者創造了不給他們以綠綠的少年期和愛。她，當年，像一隻紅熟的蘋果，掛在太陽光下只感到溫暖，稍懂得一些人事的時候，是她邊的一棵綠草，在微風裏飄着覺得自己可以令人欣羨而歡喜，而當她初嘗着愛的滋味時呵，她已是一朵快樂的薔薇，可惜，不幸的是，薔薇、青草、蘋果的甜心的夢，一共加起來也不長，只短短的二十一年，如今，她正被池邊的一隻孤棲的白鵝所象徵，純潔的心靈，雪白的羽毛，高傲的長頸，有修道女的命運。

想不到前年夏天在一個朋友家裏所認識的那個人，竟會和她同居了一年二個月之久，更想不到在她認為極端可靠的那個人，竟會在他倆的孩子夭亡後三個月就向她提出離婚，把她遺棄。

她動也不動地呆坐着，經過半個小時後，什麼都想起來了，又什麼都忘了，但是，只幾句話牢嵌在她心上，就同火漆鑲在白磁碗上的那樣，紅得新鮮而奪目。那幾句話正是在她固執着要和她的那個人結婚的前晚上，花白鬍子的老父親作最後一次勸告時說的：「月珍，你不管這末的心急呀！在這世界上，我經歷的事比你多得多了。譬如，有一

些人，答允你這般那般，起初，是十分的把握，以後呢，見一次面便短去了一分，結果怎樣是不消說的了。這好像魚握在手裏，會慢慢從你手裏滑掉一樣！」現在話被證實了，他所答允的婚後的幸福，這不是等於一條滑手的鯢魚！

她驚戰，抽搐着，眼淚濕了她的手。

一個碩長的人影在她眼前一閃，沒有任何特徵的臉上沒有任何的表情，她呆愣了他一回，陡地立起來，撲向他身上去。「咚，」人閃過了她溫情的那一撲，額角在地板上清脆的響着，她抱住了那個人的腳，哭着，哀哀地哭着。「志真，不希望你給我任何幸福，就只要不給我痛苦呵！『喂！志真，就給我痛苦吧！但，但，……你……你……你總不能抹良心的把我虐待呵！』」你竟說出那樣的話，離婚。不看孩子的面上，小孩子的屍身還未冷透呢！呵！志真，志真……」被叫做志真的那個青年把她的手拉開，把地板踏得聲聲一片響，走出房門時，只對她投來輕侮厭惡的一瞥。

這是十三天以前她想極力挽回自己的不幸而曾最後一次哭求的一幕。想不明白，男人的心竟是這末硬！當她在地板上昏睡了一些時候而開始覺醒的時候，潛入她腦海裏的第一念，便是自己以後的生活。那是不得不如此想着的了，人，在一個時期內可能沒有精神的生命，但，肉體的物质生活是沒有辦法把牠丟在考慮以外的。

由於朋友的鼓勵和安慰，由於對她丈夫的極端的恨，她就決定了依照她丈夫的意見，離婚。今天，她約定了她丈夫在這裏相見，在離婚單據上蓋上一個印章，爲了不再示弱起見，她會立誓要掃除自己那一串一串珍珠似的眼淚，但，一想起舊日的夢，她終於又哭了。

再隔半個鐘頭後，馮志真洋洋得意地跨進房來，看到她正在哭泣，他皺皺眉，暫時坐在床沿上，從西裝褲袋裏掏出一包紙煙來，抽一枝，噴着煙悶悶地玩。

她看到他，慢慢地從沙發上立起來，幽幽地跨步到他面前，然後，像劈雷似的呼喝着：

「快些——字據拿出來，蓋印！」

他望了望她，笑一笑，從另一隻西裝褲袋裏掏出一張紙頭，送到她面前，恐怕她會抓去撕了似的，又不放心地縮回來，靠近小圓桌，攤平在圓桌上，叫她做了一個請的姿勢。

她在離婚單據上蓋了印，環顧了一轉空落落的房間，當她開始跨出腳步時，馮志真的手却伸了過來：

「月珍，對不起你了，實在，這是沒辦法的事，爲了我們兩個以後的幸福！」

她不睬他，萬志異却提高了喉嚨：

「月珍，現在我們是朋友了，我有一句話，」嘻皮笑臉的向她看一眼，然後再說：「希望你，希望你，以後的日子裏不要再哭泣！不要再掉一滴眼淚！」

好利害的一根刺啊！吳月珍憤恨地也回他一眼，疾快的奔出去，走過庭園，又一片被冷風吹下的落葉，打在她頭上，她對那梧桐看了看，就只管拔步走了。

三

吳月珍不想回娘家，雖然家裏沒有一個人會看不起她，可是當她想到曾經對她作數次忠告的父親時，她又想立刻趕回家，抱住了父親乾瘦的腿，痛快地哭泣一場。不過，哭泣呀！最懼怯無用的就莫過於她！願意自己給那個人勸笑嗎？不！不！這次，她對自己設了一個最嚴厲的誓，這一生裏不准再有眼淚掛在自己的臉頰上。

然而，她免不了憂鬱，就只初中畢業的程度，找一個事，多難呀，何況，縱使能夠全忘了那個沒良心的人，對於自己出世三個月而死的孩子，却仍免不了懷念，清晨，她把兩隻手捧住了自己的臉頰，會怔怔的想半日：「孩子的臉很像自己，一對眼睛尤其像，真聰明，才半個月，已經會笑了，笑時，小嘴一撇，白嫩的臉皮有些抖動，小眼睛眨

或更小的一對，像條絲，左顫，還有一個小滑動着，太起來，不知要怎樣的逗人喜愛呢！料不到這！只發了二天癩，整整哭了一夜，她就離開了我，把對拋棄着獨個兒到另一世界去了！嘿，沒良心的，他竟會藉此和我提出離婚，說什麼和不懷愛護孩子的女人結婚是一種痛苦，永不會得到人生的幸福。唉！』想到這裏時，她不再往下想了，因為，再想一些什麼，她知道自己又要哭泣。

朋友的家自然比不上自己的家，但，她的好友李國芬對她確實是好的，李在銀行裏當抄寫，每月的收入，一個人用不了，便分一些錢給她另用，對她的職業問題，也正在盡力設法，回家後，她們兩個兒一起談些書，唱唱歌，驅走寂寞，一天，當李剛從銀行下班回來，看見了吳月珍又伏在桌子上想什麼，於是輕手輕腳地把一張小藤椅端着，跑到月珍的後面向她頭上一放，她知道又是她朋友的惡作劇。索性伏在桌上不動，李却不耐煩了，自動把小藤椅放下，把自己回頭面向她：

『月珍，你又在想什麼，過去的事，算了呵！』

『我沒有什麼！』

『一定的，你又想起了那些事，你太壞了，慢東西，逗他！』用一隻手指向她額角上一戳：『做一個人，只讓自己立得定腳跟就行呵！』

李國芬說她在想他，她爭辯：「不，不，我想，我想我的……」在一個未婚的女
人前不好意思說，楞了一下，然後才低低的慢慢地說：「我想那孩子！」

「格格格……」孩子，小吳，我看你也頂多是一個孩子！年輕輕的，不為人！算了，算了，吃西瓜子！」李國芬在衣袋裏掏出了一包水抄玫瑰。

吳月珍伸手拈了一顆，送向嘴裏，拈的一聲，瓜子殼迸開了，可是她沒有吃瓜子的
仁，隨便亂嚼着。

「噢！不聽話，我看你真的頂多是一個孩子！」李的眼珠子，嬌嗔地向她轉着。
吳月珍難拂友人的情意，認真的吃了幾顆瓜子，問她：

「小李，你說我頂多是一個孩子，那末，頂少呢？」

「哈哈，頂少嗎，那便像你想着的那個短命的孩子，一命嗚呼，見閻王！」

姬楊的語音和天真坦白的笑臉使吳月珍吃了一驚，她望望那比她大一歲而體質遠懸
矮都沒有談過一遭的朋友，她感到羞慚而把頭低下了，可是，隨即把頭抬起來，眼睛裏
射出二條堅毅的目光，用半年來從未有過的高亢的聲音說：

「國芬！你真好，我必須好好地活，什麼都不想了！」

「那才對哩！」

一隻花貓忽地從窗棧上跳進來，豎起耳朵直向床牌邊竄過去，李國芬和吳月珍的視線注視着那隻貓，把她們的談話暫時打斷了，一分鐘後，聽見吱吱的老鼠叫聲，李國芬彎下腰，向床底下張望，陡地，厭倦地叫了起來：

「好！小花貓！小花貓抓到了一隻小耗子，月珍，你看！那隻小花貓好神氣，耗子還銜在牠嘴裏呢！」

吳月珍的思想原是撥得遠的，這一下，被一隻小花貓打斷了，心裏有一些兒討厭，看見李國芬的高興，自己便只隨着笑了笑，接着却說：

「國芬，你說我怎樣地去活呢？怎樣地去活才算活得好呢？」

「要你做一只貓，鑽向黑暗裏去，把活動在黑暗裏的鼠子吃盡了就算好！」稍停觀察一下吳月珍的臉色，重實地說：「自然，一隻貓是吃不盡那些老鼠的，可是，能夠吃掉一隻就好，問題，就在你能做一隻貓！」

「一隻貓！」吳月珍自己對自己咕嚕了這一句，隨後她就想着，貓，善良而又兇橫的動物，受人家優養，可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就自己覓食，生活在人的身邊，很多的時間可以躺在太陽光下靜靜地睡一下，但，無論在白天或黑夜，牠必須鑽向黑暗的地方去捕捉老鼠，辛苦裏有快樂和幸福！難道自己的生命必須是隻貓，不，不！她不由自主地搖

擡著頭。然而，她所愛憐的友人却僅要求她是這個，她解不得李國芬的意思，呆怔怔地想着。

小花貓呼的一聲從床底下鑽了出來，通過李國芬的袴下脚旁，李國芬伸手去捉，拉住了小花貓的一條尾巴，貓掙扎得痛了，嗚嗚地叫了起來，銜在口裏的老鼠便落在地板上，李國芬拾着去拾老鼠，提起一條尾巴來笑嘻嘻地揚在吳月珍的前面，吳月珍伸手用力打她的手，老鼠便仰地一聲落在地板上。

吳月珍看看那隻老鼠，混身在瑟瑟地抖，被貓咬傷了地方是項頸，血流了出來，浸濕了一小塊皮毛，四隻纖小的脚在一伸一曲地動着，長長的幾根鼠鬚顯得在弱而看來好像是多餘的贅物，她不自禁的用自己的手捧住了自己的眼睛，低低地發出一聲啜啜。

「哈！哭啦！豆腐心腸！」李國芬把她的手扳了下來，打趣地說着。

「國芬！你看，它多可憐相！」

「是的！可憐相！但，你須知道，這是在它快要死的時候才這樣！貓，不會原諒一個應該得到死的譴責的動物的，而你，月珍呀，我就說定你沒有資格做一隻貓！」

吳月珍的臉龐感到一陣熱，她毫不豫疑地伸二個指頭把老鼠從地板上拾起來，丟向站在門口貪錢地望着耗子的小花貓，可是，當她看見那隻小花貓歡喜地張開大口仍把老

裏衝起來，而老鼠發出最後的一次生命的慘叫時，她的心也就像被花箭的銳利的牙齒咬著那種發痛，淚水在眼眶裏注著，險些兒掉了下來。

看到吳月珍那種情成的抖動的李國芬，又歡喜又擔憂著什麼似的點了一下頭，再搖一搖頭，落坐在床沿上，在枕頭下抽出幾封信來，嚴肅地送到吳月珍的前面，說：

「月珍，希望你讀一讀這些或者對你有用的信！」

吳月珍伸手接了過來，沒有話說，爲了逃避心頭的那些壓抑，她急急地打開了，用心地讀着。

李國芬在床沿上坐了一回，看完另外好幾封信後，抬起眼睛來望一望她的朋友，跑過去，靠在吳月珍的背上說：

「懂嗎！」

「不大懂！不過，這信裏所討論的什麼人生問題哪，戀愛問題哪，倒正是我所想著的，可惜我以前想得不透切！」

「格格格，月珍，你，你又是什麼戀愛觀，好啦！我們以後多討論一些就得啊！格格，月珍，我曉得的，你又想着什麼了，是不是！」

「呸！他媽的！」吳月珍羞澀地漲紅了臉，不文雅地罵了李國芬一句，但，隨後竟

察自己出言的粗魯，臉孔漲得更紅了，頭低了下去。

「格格格……」

李國芬，沒有再打趣她，回答她的是這一陣朗爽的笑聲。

三

二個月後，是吳月珍被她的好友李國芬介紹到她在服務的銀行去充當練習生，當李高興地把這個事情告訴她時，她有些兒惶惑，練習生，年齡輕輕的人才當的，而自己，是有過丈夫有過孩子的人出去做練習生，不大好意思哪！人家要笑的呀！有種種的考慮，可是，經李國芬一再勸說以後，她終於甘願去試一試了，而結果呢，工作是勝任的，精神上因為有了工作寄托，所以也已不再像以前那樣的苦悶了，這，對於李，對於她自己，可以說是一種救濟，不過，由於一般銀行職員生活的無聊，那另一種煩惱却糾纏了她，使她減少了工作的興趣。

先是，一個姓許的行員對她表示了好感，獻了許多殷勤，她記得當她到銀行裏第三天工作的時候，那個人就寫了一張條子壓在她的橡玻璃下面，信上表示了傾心的愛敬，

邀約她去吃飯，她感覺到自己有被侮辱的憤怒，假使不是李國芬看到了她那失常的樣兒走來，她還會一聲不響地辭了職，現在呢，她從李國芬處學會了許多應付的靈路，懂得了一些圓滑，可是，每天總要敷衍這些人，總有一些兒惱恨。

自然，像吳月珍那樣，剛從愛的苦海裏爬上岸的人，至少在短期內，不願再談什麼愛。但青春的活力却又迫着她自己不得不在這方面分一些心，在銀行裏工作了四個月後，意外地，她不知不覺地對一個收卷生有了情愫，她和他第一次見面，大家沒有什麼良好的印象，而以後，由於銀行內一個老年茶房的死，蔣力先第一個發起募集捐葬義家要，而使得她發生好感，接着吳月珍調到了和蔣相近的工作部門，那工作上的機會便促使了他們的友誼日進，她覺得像蔣力先那樣的人呵，工作是認真的，心地是善良的，品說是端正的，年紀和自己也不相上下，假使能夠再有和自己相同的性格，那就好了，那就好了，然而，怎樣可以和他交接近一點，瞭解他一些什麼呢。

她不敢把這件心事和李國芬講，「李是那樣的脾氣，她會毀我人生的意義就只是難愛的呢，何況，我又是在男人處還受到了打擊的！」她於是又想起了馮志真，細嚼着他們結婚前的幸福生活，甜情蜜意的，心，被熨斗貼緊着似的舒服，可是，後來呵！她看了馮志真面上的好笑，便好像熨斗變成了刺毛虫，儘是在她心上爬，孩子死了，心，給那

刺毛也吞吃了。一陣步傷，又迫着她掉淚，但她咬咬牙，蒼白的臉頰上呈現了二條忍受苦難的淺痕，用腳一蹬，狠狠的對自己說：

「你癡哦！男人們在這種事上，也許會看見他們一些善心，然而，對我們女人呵！他們的心，就像一塊鐵，又硬又黑！」

吳月珍這樣的怨嘆着世界上男人，根據的理由是不充分的，這，用不到某一個人來排斥，就是連她自己也要麼着呢，對於蔣力先，她屢次強迫自己也用她那種結論去測度，然而，不可能，「好人！或許是真的——一個好人！」她隨即否定了自己對一個好人的冤譴。當她坐在辦公桌上，偶爾抬一下頭來看看蔣力先，而蔣也正在這時向她瞟着時，她的心，怦怦地跳起來了，面龐泛起紅暈，像一朵白薔薇上着上了一些象徵幸福的胭脂，沖淡了她個個日日的憔悴容顏。

華曼的倒是李國分，不要說她儘歡喜像小孩子那樣的跳躍玩，不懂得一些「神聖的愛」。她却是看透了吳月珍的心事的，就是不說，不肯說，她從來沒有把吳月珍嘲笑一下，她期待看吳月珍和蔣力先真能好起來，她想：從男人處得不的善福，讓另一個男人止痛藥水似的情感把它療治了吧，同時，她默察吳月珍那樣善良，而欲其快慰個性的男人，也正須要一個有堅強理智的人作為她生命途上的照明星，她的人生才不致於留給世

界以空白。

數人先佔了廈門，福州的是否會淪陷，成了這幾天內人們見面時唯一的談題，行員們在辦公室裏竊竊議論著，等待着上峯遷移的命令，蔣力先不大就喜愛加這種談天，靜默地仍是照樣的工作著，那一根老是捱緊了的嘴巴和因臉頰瘦削而顯得特別凸出的兩塊顴骨便引起了吳月珍和李國芬的好奇心，那天，在下了辦公廳來的路上，李國芬就和吳月珍說：

「月珍，蔣力先那樣的人真奇怪呀，好靜的！」

吳月珍不敢馬上就接上口，她準備着她的朋友對她嘲笑，想着用怎樣適當的話去回答，可是，當她遇到李國芬是那樣的認真問着時，便也鎮靜地說起來：

「這個人很不錯呢！」說錯了，臉一紅，趕忙改口：「喲！蔣力先希奇古怪哩！從來不教喜談開天的！」

李國芬心裏在笑「月珍真是一個多情的人，為什麼要在我面前假正經呢？」她嘆了一聲裝出來的嗽，而接着却又不在意的說。

「敵人攻福州是很可能的事，到那時候，月珍，你想怎樣呢？」

「我……」

「跑呢？暫避一下呢？還是索性不走呢？」

「我……阿！跑，也許……唉！跑又跑到那裏去呢？……」吳月珍想着，想不出到底應該怎樣好。」

「我說，有一個人必定是有辦法的，他不會像我們那樣沒主見！」李國芬回過頭來朝她怪有意味地看一眼。

「國芬，你說是誰呀！我認識嗎？」

「你們是頂好的朋友呢！怎麼不認識？」李國芬意味深長地談談眼笑了起來。

「算了，你願說就說，誰同你開玩笑！」

「猜哪！猜一下！格格格……」

「不知道！」

「偏要你猜，是在你心兒上的，格格……你心上的！」

吳月珍的臉漲得通紅，心撲撲地跳。「鬼！準是說的他！」她低下頭，負氣走在李國芬的前面，任李國芬在後面調笑，她不理。

回到家，她裝作疲倦萬分地向床上一綽。心還是撲撲跳，李國芬却坐在她旁邊，露一些時候正經地說：

「月珍，用不到瞞我啊！他，我細心觀察，各方面都很可以約，我，希望你們要好起來！喝一杯酒，在不久的將來！」

「笑話，鬼唔吞！我不談，我要睡一下！」吳月珍翻了一個身，背向著李。

「何必這樣呢？來，我問你，嘿！亦不談，我偏要你談！」李國芬伸起手在吳月珍身上亂揉，甚至搔她的肩膀高，嘴裏「格格……」地笑着。

吳月珍被她吵擾得沒有辦法，在床上滾着滾着，最後，從床上直坐起來，賭氣地說：

「你對他好就好啦，我一共只和他談了三天。」

「唔，差呀！談三天，他在辦公室裏，從來沒和人擦天滿三分鐘的呢，倒底，有過丈夫的人本領大些！」

對於李國芬這樣的調笑，吳月珍原已受得住，可是說起了丈夫，二個燭目的字眼輪到了就使她有些心厭，腦子裏，又映現了馮志真的奸笑，想起了舊日的情景，眼淚一注，快流下來了，緊伏在綢緞的複服上，不作聲。

李國芬知道了自己說得太重，把人家刺得太利害了些，便趕緊賠不是。

「月珍，開玩笑啊，你當了真！」

吳月珍不理睬。

「月珍，算我不好，賠你罪好不好！」

吳月珍還是不理睬。

「月珍，看在我們多年同學面上，饒了我，怎樣？」

這一回，吳月珍卻從床上跳了起來，眼睛瞪得大大地說：

「是的！我愛他！我有些愛他！難道有過丈夫的女人便沒有資格再談愛！」眼光像熾烈的電光，射在李國芬的臉上。

李國芬起初被她嚇了一跳，可是，當她看到吳月珍如青石那樣堅毅的臉，從他聲音裏聽出了如碎鐵擊響的聲音，便不由得愉快地笑了起來，又恐怕自己的笑，再刺激了自己的朋友，忍住了，故意倒了一杯茶後才說：

「月珍，對啦！愛就是愛，坦白，乾脆！爲什麼像你那樣的人便沒有資格說愛？你問我，我可沒話說啊，我只誠心地希望你有一個好的收穫！」

吳月珍剛才這末說，是出之於憤激，現在聽見了李國芬對她的戀愛問題所抱的態度時，她倒反而嫌自己的話說得太無含蓄，她懊惱着，臉又漲紅了起來，只低低地說：

「國芬！」眼光落在李國芬的手上。

李國芬的手很快的伸出。

繡麻眼還是直視着水，而一隻手繃緊着李蘭芬的右手，捏得緊又緊。

四

月夜。

吳月珍和蔣力先徘徊在河邊的一條小徑上，一叢叢碧青的小草和穿着綠色衣服夢了自己繁體的楊柳，都在溫和的微風裏擺動，河水悄悄地流，恰如一個含情的少女，恬靜地在田野裏孤獨地慢慢地走着，不願勞動誰，也不願爲誰驚動，偶而有一二聲遲歸的鳥鴉發出的啼音，從河那邊響過來，刺破了沿着小河週圍這一區域內的壓默，但，不久，便歸於萬籟無聲的寂寂了。吳月珍約定了蔣力先在這裏會面，她先來，就咀嚼了這滋味，而且她是異常的陶醉在月光裏，當她會見了她情人的時候，什麼話也沒有說，首先就要求着蔣力先和她挽臂沿小河走一陣子。

沿河水下流的方向走去，他們止步在一座古石橋旁，橋身不長，平鋪的石板已顯着歪斜，蔣力先不但爬上了橋的石脊，而且已探頭露頭在橋板的邊緣上，月光清涼地照住橋，罩住小河，罩住橋旁的一顆柳樹，還罩住了這寧靜的一對，好像一個天真的十三四歲

的女孩子，睜大眼睛在視着她姊姊在這裏和人怎樣談愛，驚奇而沒有一絲一毫的羞澀。

她和他止步在這裏，并肩朝月亮坐在小橋上。

吳月珍自從和李國芬坦白地談過後，她復活了自己的愛情，而且已決定把愛情實注在蔣力先的身上，原因很簡單，那只是爲了蔣力先這樣的人恰能和她過去的丈夫獨志異成一個鮮明的對照，而值得她去愛。在蔣力先呢，當他初見吳月珍的時候便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吳月珍有雪白的肌膚，秀美的眼，溫存的看着人，大胆，並不羞怯，略現長形的臉上，沒有一絲血色，會叫人想起透過綠紙的一片燈光和嚴冬之夜的月色，在他，他倒并不是感覺慘淡的燈光和月色，不過，他覺得能生活得認真而去和現實奮鬥着的人總是可愛的。以後，從李國芬處知道了她的一些過去後，便認爲這樣的女子是值得去教育，而付以愛護，他們緊挨着坐着，隔一些時候後，吳月珍才抬起眼皮多情地一些蔣力先說：

「今夜的月色真好啊！」

蔣力先點點頭，沒有說什麼話，沉思着什麼的眼珠子卻動了一動。

「你看高高的天，靜靜的田野，緩緩地流着的水，微微地拂着的風，和那輕輕地擺動着身軀的柳條，啊！力先，假使我是詩人，………唔，我一定要寫出一首很好的詩

呢？」

蔣力先仔細地聽着，笑了笑，望向吳月珍：

「你愛靜寂？」

「是的，我愛！」

「能夠把靜寂算作一種幸福？」

「當然是幸福，可惜是太不易獲得的幸福！」

「假使時代不允許呢，你要強求？」

這一問，使吳月珍怔了一下，她想說「是的！」我要盡力去爭取！」但，這樣的話好像是有大說了的，想想，說過這樣語的人，就是她自己，半年前的自己，而現在啊，有什麼東西，封住了她的口，她說不出來，手攔在自己的腰蓋上，頭埋在雙手裏，沉思。蔣力先的眉毛舞了起來，眼睛裏閃着光，用比較響一些的聲音說：

「我啊。我願意迎接動的時代，我喜歡喜動的呢，相信不？」

「在行裏，你什麼時候高高兴兴說說打打吵吵啊？我不相信！」吳月珍搖了搖頭。

「那末，我們的友誼就築在靜字上，你愛靜，我也愛！」

吳月珍又怔住了，假使說她對他的愛，但是爲了他能靜，酷愛死寂的和平，就不會

使她有了愛還具有敬的成分，假使說不是愛他的沉靜，那末，他倒底另有什麼地方值得她死心蹋地去愛呢？她把目光移向他的臉上，試着去找尋，可是，除了蔣力先爛爛有光的眼，微微斜伸着的眉毛，和含有愛憐之意的笑給她以心動的喜悅外，再找不出什麼可以解答的痕跡，她疑魂了一回，似動不動地擺一下頭。

蔣力先的手按在她肩膀上，她羞澀地又低下了頭，而突然一舉猛烈的風暴來的聲音，吹擊着她的耳鼓：

「我說，我愛動！在這樣的時代裏，只有木乃伊才能心安意得地去靜，人，是社會的人，不能脫離社會而單獨生存，所以，時代，或者說，我們這樣的社會所要求你做的，你便沒法反抗，只好欣然地接受它的命令！」看看吳月珍正在仔細地聽，他默愉地即刻接着說下去：「我說，月珍，自然，動靜不是人生的幸福，相反的，每一分鐘每一秒鐘的動的戰鬥裏都有血腥的痛苦，而這痛苦呵，你該知道正是爲了人類未來的恬靜的幸福所付出的代價！你想想，前線和敵人作戰的士兵，難道他們每一個人都不想家，不想有一個家的幸福的安靜，爲什麼，他們應該冒着絕大的生命危險奔跑在戰場上，而我們便應該舒服地拿比一般職業高一些的薪水，吃得好，穿得好，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再參，你想想看，把你自已看作這一個社會裏的人，那末，倒底應該不應該去愛靜的

呢？」

風刮得大了些，楊柳的樹影在水中不住地搖動，而吳月珍的心竟在這時燃燒了起來。因為蔣力先的語言也是風，把早先報在她心上的「粒火種」煽旺了。她火辣辣地臉色一漲，不覺地望著她所愛着的人，等蔣力先再催詢着她，她才可能可不說地反問他。

「那末，你為什麼到銀行裏來做死板板的工作？」

「我說！我決不是爲了我自己！」

這是蔣力先鐵的語音。

「現在想怎樣呢？」吳月珍接着問這句時，她的聲音有些兒顫抖，她預感着自己的一些不幸，她雖能完全瞭解着他的心願，而不免爲自己無法把握住她的愛而悲哀。

蔣力先成功地笑着，故意，用愉快而語音慢慢地回答：

「現在嗎，不久的將來！我會離開！」

「我跟你去！」吳月珍搶着說。

蔣力先把按在吳月珍肩上的手縮回來，搖搖頭：

「月珍，不要感情衝動，將來，將來的事再說。」

風，又刮得大了些，晚吳月珍的頭髮吹得飄呀飄的亂舞。她悲哀地掛倒了頭，臉垂

着：『自己的命運是如何的可憐啊！盲目地愛了一個人，僅僅一年，便被拋棄，現在，幸運地使我獲得了他的愛。而這一個他呵，爲了另一種的愛，又會把自己拋棄！』她想，淚水在她的眼眶裏洋溢着，於是，趕緊送一個指頭到自己的嘴裏，用力地咬着，藉着痛，止住了自己傷心的哭泣。

不能說蔣力先完全沒有情感，她看到了倚着他坐的她在悲哀，因此，便有了一個長時間的靜默。

一盞明月高懸掛在天心，他們已離開了這一條可愛的小河而步向城裏。歸途中，他們通過靜寂的街巷，大家沒有話說，落寞的腳步聲打在他们的心坎上，使得他們互相得更緊，城裏的狗不會看到陌生人而發出吠聲，但，那遲慢走着的懶懶的樣兒，也叫人看了討厭。

他們在一條小巷的轉角處轉向右邊的另一條街，那一條街頭的第一戶人家的門忽地開了，一個把頭壓住前額的人走了出來，吳月珍鞋的吃了一驚，發上變得慘白，像孩子一樣倚在蔣力先的胸前，不再走一步，而兩個人，由於吳月珍的吃驚，使得她也站定了腳步，可是，當她辨認出她是誰時，他求發出顫顫聲，類似的一聲冷笑，揚長走去了。蔣力先怒目地注視着那個人，待他走遠了，問吳月珍：

吳月珍：他是誰？」

吳月珍顫抖地，用一隻手指胆怯地指着那個人的後影回答：

「方先，是他，就是他呀！嗎……！」

蔣力先沉重地點了點頭。

「方先，祈求你，你永不要和我離開呵！我祈求你！」

「月珍，你太偏執，我說，你太偏執一些呢！」蔣力先慈愛地如是回答。沒有應允。

吳月珍再說一遍，蔣力先還是這樣的回答，她失望着，可是她已不願再說第三遍。那夜裏，蔣力先直送到她家門前，臨別時，她把他注視了足足二分鐘之久，熱情地吻了他一下，而不料事情竟變化得這末快，明天到銀行辦公時就得到了蔣力先辭職他去的消息。她無限的失望，徒然的懷念，而已無法知道他的行蹤而趕去見到他。

因此之後，有一些日子，吳月珍便似生活在冰窖裏！不斷地因寒冷而顫抖。

李國芬，對吳月珍的情感有充分的了解，吳月珍立在李國芬面前，便好像是發一架X光機照著一樣，李國芬略開的臉盤裏有二條夜明珠似的光，那是她的眼光，吳月珍常爲這一條光所吸引的。她們離開福州，正是福州快要淪陷的時候，經過李國芬一番勸說後，吳月珍才毅然向後方走去，而李國芬，他們竟取了軍的政治工作隊，現在，她們就在王作隊裏工作。

吳月珍見了李國芬，心，就像被太陽照著一樣，感到一些歡慰，她想：『男人的心正是一塊鐵，又硬又黑！可靠的，還是自己的朋友！假使沒有她，我真不知將怎樣呢，』可是，再想想：『像蔣力先那樣的人，心地坦白，行動堅毅，那裏像一塊易溶的黑鹽的鐵呢，說是本品，有些像！可是，他一定有什麼瞞著我的，我不能完全看透他的心呵！他像什麼呢，像什麼呢？』吳月珍，正是這種不易了解，無法比擬的一種動物！當吳月珍在休息的時候，她常常這樣想着，常常爲無法作答而感到苦悶。

李國芬十分同情吳月珍的遭遇，在這樣的社會裏，男子的勢力是壓過了女子的，她，由於無知，先被一種混蛋的男人欺騙了，做了一場惡夢，而接著，誰知道她會再做一場惡夢，給另一個男人拋在孤苦寒冷淒涼的環境裏！不管蔣力先是否有一些惡意，但，不告訴一個人，憑神隨見首不見尾的在銀行裏出現，又隨着悄然地離去，總不大對吧！

她給吳月珍的幫助，在她良心上是一種愉快。可是爲了同情她的遭遇，便也分受了她的懊惱。當她看到吳月珍在蔣力先剛走幾天時呆木木的樣兒，她很担心着吳月珍會給個人的私愛吞噬了自己的生命，幸運地總算把她拉到了後方，又加入了工作的隊伍，吳月珍是很明顯地變了，雖說仍不免羞怯，但，也已和其他的同志那樣張開了嘴巴高聲地歌唱；從來沒有演過話劇的她，居然也上了台擔任一個配角，寫劇本，執導報，工作的熱情不比一般的人差，不過，在工作時暇隙，她却顯示了她的孤獨，靜靜地徘徊在廣場上，或者，就懶洋洋地橫倒在床上，同志們提出的批評，她從來沒有真心去努力遵從，對於這樣的一個人呵，李國芬有時感到絕望地搖搖頭，有時却又覺得滿有希望。這天，吳月珍正斜側着身軀躺在床上，李國芬走進寢室，看了她一皺眉，坐在她身旁。

吳月珍似乎沒有注意到有人來，喃喃地在說什麼，李國芬傾心聽，辨不出什麼，加倍地用心聽，才聽出吳月珍老是在說那兩個字：「動……動……動……動……動……動！」

李國芬深鎖了自己的眉毛，把自己的手輕按在吳月珍的肩胛上，吳月珍平靜地，用最優美的聲音說：

「是的！我要靜靜！但，現在我不是也同樣的歡喜運動了嗎？」說完，她側過身，那對要燃燒的眼睛光灼熱地投射過來，看到是李國芬，她陡的一驚，慘白的臉色立刻

變成紅霞一樣的滿朱色。頭，回過去，埋伏在被裏。

李國芬有點兒驚奇，一同兒便醒過來，臉上也泛上一層紅色，笑着，推着她說：

「月珍，這女人！你把我當作誰呀？不害臊！一天到晚的想，得了想思病可不是玩的呢？」

「格格格……」一陣羞澀地笑，吳月珍沒有回答。

「虧你，笑得出，比牛皮還厚的臉！」月珍，我問你，倒底工作要緊呢，還是想自己的愛人來得更重要？」

「我難道丟棄了工作？國芬，我不是和你們一樣的工作着嗎？」

「當然不能說你全般把工作拋棄，可是，你照照鏡子看，在行臺時怎樣的一張臉色，現在，又是怎樣一個臉色，瘦得多啦！」李國芬愛撫地摸一下她的臉頰。

吳月珍的頭微微移動，坐了起來，撩一下落亂的頭髮，望着李國芬：

「國芬，我真的又瘦了些嗎？啞！」

「難道瘦你？」頓一下，「做一個人，不應該把私情放在第一位的啊！」

吳月珍想辯，但，覺得又無話可說，她奇怪着李國芬的話為什麼在某些地方很和蔣力先相像，於是，又一度地怔怔地望着李國芬，似乎就在李國芬的臉上，可以找出蔣力

先的面容來似的必須看個究竟。

李國芬被她盯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脫口就說：

「月珍，我告訴你一件事，好不好？」沒有等吳月珍的問答，緊接着：「那壞蛋，馮志真，聽說現在參加了福州市的偽組織，維持會，鬧起來了呢，好像是不掛什麼名義，却和日本人來往得最熱鬧，幹什麼情報工作的……」

吳月珍的兩隻眼睛睜得大大，臉色忽地變得鐵青，馮志真的冷笑又恍然響在她耳朵裏，她催促着李國芬再說一遍，李國芬沒有答允，她硬要她說，李國芬只得再重說了一遍，她又要求她能夠說得更詳細點，李國芬却只點了點頭，於是，吳月珍匍地一聲再橫倒在床上，緊閉着兩眼，週身瑟瑟地發抖。

李國芬懊悔着自己不應該把這樣的話告訴她，看到了吳月珍這樣的情感激動，覺得可憐又可憐，她板着吳月珍的身軀問道：

「月珍，你再認為他對你有什麼情感，你難道不能克制一下自己的情感，你會可惜他？」

吳月珍疾快地搖一搖頭。

「那末，你便不應當這樣地情感衝動呵！」

「我太失望！」吳月珍似泣的語音。

李國芬聽得她這樣說，微微嘆氣。

「善良的人！」

她倆緊靠著膝，靜靜的不說一句話，隔好一回後，李國芬才響亮地和吳月珍說：

「月珍，人，不能缺少情感，但，理智到底是更需要的，我認為你配做一個憂鬱的詩人，但，憂鬱多感的詩人却不為我們這樣的時代所歡迎。我希望你完全摒棄那種多愁善感的才女調兒，加倍的堅強起來！」

吳月珍又一時沒有話說，這樣的沉默好像是最溫和的命令，她不能反抗，好像就是從蔣力先嘴裏吐出來的，她說不出可以不通從的理由。起初在她聽到李國芬和她談着馮志真的近況時，她失望，她痛心，她想任性地哭泣，可是她沒有流下淚來。那是由於一種憎恨，馮志真給她的嘲笑有像汽水瓶蓋那樣能壓制汽水噴射出來似的一股力的緣故，而現在，感情平復些了，她細味着李國芬所講的話，她表示默允而點着頭。

窗外飄落着雨，雨越下越大，天，却比前亮了起來，室內十分的明朗。

「國芬，我們的隊伍倒底什麼時候才能開拔到前線呢？」吳月珍急迫地等待回答。這樣的問句，自然，那意思在李國芬是完全明白的，當一個人被隔在寂靜和冷酷中

，誰不想利用一種狂熱的生活把那種寒心的冷寂驅走呢，可惜，不幸的是這一軍還沒有接受到向前線開發的命令，而僅乎是準備出發而已，李國芬想了想，像個小孩子似的和吳月珍說：

「快哩！我昨天到軍部去，看到吳秘書已在整理一切公文，大概不出這個星期就會動身了！」

「今天是星期幾？」

「星期……五！」

「那，有這末快！」

「有！」李國芬不加思索地回答，可是，頓了一回，感覺到自己太自信了些，便改口道：「頂多，下一個星期內一定走得成了，不過，月珍，我們在這裏工作，不要存心貪懶，那也是於心無愧的啊！」

吳月珍還是點點頭，面容却顯得愉快了些，她遠想着戰場上的一些景色，炮聲，槍聲，飛機聲會塞滿了自己的耳朵，躲伏在戰壕裏的全是抱着一個爲國犧牲的志願的忠勇將士，自己忙忙碌碌地工作着，一絲一毫的雜念都沒有，醒着就工作，疲倦了睡得甜甜地連一個夢都不會做，那多好，那多好！她笑了，問：

「國芬，戰場上一定有很多死人，你怕不怕？」

「我先問你，你怕不怕？」

「我，我自己願意痛痛快快地給一槍一炮打死呢，還怕什麼死人！」

「噢！算了，算了！吹牛，慣會了落淚珠兒的偏來充什麼大胆！」

「你倒底怕不怕？」

「我也是連自己的死都不怕的呢，可惜，格，格格……」

「笑什麼呀！鬼！」

「可惜，可惜我死了沒有一個知心愛人會來傷心哭我啊！」說完，任怕吳月珍會來掙她，拔步逃了出去。

吳月珍紅着臉，心裏卻想說：「當真我死了，他也不會哭的呢！」自己的腳步卻緊隨着李國芬向門外跨出，嘴裏說：

「鬼！爛你的舌，我不饒你，我不饒你！」

就在這時，集合號吹起來了。於是吳月珍便趕上了李國芬，一隻手搭上她的肩頭，親暱地一起向大操場跑去。

在一處離戰場只五里路左右的破廟裏，駐紮着一個國軍的團部，經常在團本部裏，工作的人，一共加起來也不到二十個，而負責這一團政訓工作的，正是蔣力先，他本來顯削的臉得瘦現在是越變瘦削，以致臉頰上的兩塊顴骨凸得高高，像兀立在平扁的山峯上的兩塊怪石，眼窩深陷下去，他的眼波便像幽谷的寒泉似的閃出沁人心胸的光，草綠布軍服裹在他身上，成一條筆直的線裹在舊草鞋裏的腳上沾滿着灰塵，他的精神却似乎比以前更好，團的政訓工作開展得很順利，自團長以下，都對他表示好感。

他離開銀行，原是早先的決定，而竟定在和吳月珍那夜長談後離走，都是爲了避免一些心靈的痛苦，同時爲了省却將來可能遭受到的麻煩而故意的提前，由於朋友的介紹，他便投入了軍隊來做這一項工作。責任心，或者說是一種愛國的熱情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拿出來用了，每天，每天，他讓自己儘向忙碌裏鑽，有時候，譬如在瀟瀟的兩夜，醒過來後看到窗前一灣明月，和聽到一陣風吹拂着枝頭的聲音，他就恍然設身自己在月下，涼風裏，和吳月珍并肩坐在一頂古石橋上，講着那些很有趣味的話，而這些話啊，又

畫出了吳月珍的整個面容，泛現在他面前，對他笑，怔怔地對他投射深情的眼光，因驚戰而伏在他胸前，還狂熱地給他一吻，他想着，有一些兒苦痛，便格外感到自己的不別而行，太迟了些，於是，他從床上坐起來，穿好衣服，燃亮了燈，讀一本書，或者寫一篇稿子來遣送他的情感。

今天，由國長處知道了一個消息，前線將舉行一次反攻，假使得手的話，便決定乘勝收復福州，他對於這一個消息，感到異常的興奮，雖說福州沒有給他特別好的印象，但在那地方對他是最熟悉的，他可以去看裏面的一些朋友，重訪自己工作過的那家銀行；而且，他也實懷念着她到底怎樣了，要是仍在福州的話，他可以見到一面，不在呢，至少可以使他知道一點關於她的消息，吃過晚飯後，本是他休息閱讀書報的時間，而今天，他按捺不住心頭的高興，丟掉飯碗，獨個兒向田野走去。

田但是異常的秋，長得尺把高的稻葉子掩蔽了他的大腿，炮聲隆隆地響了一陣又停一陣，彈片呼哨着從他的頭頂上飛過，沒有飛機在天空裏出現，因此，他無所顧慮的欣賞着田野的景色，緩步走着，當他跑盡了那條田徑，是一個土阜，他便立在土阜上，向東方眺望，眼睛裏藏着笑意，常常點點頭，就好像是已和吳月珍見了面似的在打着招呼。

遠處，有幾個士兵，攜着一個老百姓走來。他皺皺眉，意識到又是抓到了一個可憐的爲錢賣命的小漢奸，他原想把那捆綁一個方向別處的，但，對於福州的憤慨却壓住了他的腦子，等到他們走近來時，便舉手回了一個禮，而剎那間，他的眼光竟直射到了那個囚犯身上，禁不住叫了一聲：「哦！是他！」一面對志真，那個化裝作窮苦老百姓模樣的馮志真，也看到了那站在土草上的軍官，凝視一下，因爲記起了是難而便讓自己好臉的臉上露出一絲恐怖，絕望的笑意。

對於馮志真的那一絲奸笑，蔣力先是發覺的，他鄙視也回笑了一下，但，他的笑是在那幾個士兵把馮志真推開着離他一丈遠以後，所以，他們沒有看見，不會產生那個犯人和他們的官長有什麼關係的冥想。爲了這件事蔣力先此時不再有欣賞風景的情緒了，他回到他的辦公室裏，忙碌地翻閱公文，計劃着怎樣才能發動附近的老百姓，使這救救運傷兵的工作開展得更順利些。

太陽照到他眼前，移上了他的臉面，他感到面孔上有些熱，鼻頭上擠出了一粒粒細小的汗珠，他正想立起來找一塊手巾揩一下，一個勤務兵跟了進來，行過禮後說：

「報告，團長請蔣政調員，在團長室！」

蔣力先點點頭，跟着那個勤務兵跑往團長室，走近那個房子的時候，先聽見團長胡

嬌的笑聲。隨後有女子鈴音似的笑聲。他想著：「怪了，會有年輕的女子到這裏來！」他閃閃進門，忘情向團長敬禮，還直奔到站在團長前的二個女子那邊，和她們一一握手，笑着：

「巧極了，巧極了！巧極了！嘿！嘿！嘿！嘿！竟在這裏見到你們！巧極了！」隨後，團長向團長敬了禮：「劉團長，失禮了，碰見了熟人！」

劉團長是滿個子的身軀，大塊頭的臉，看到了蔣力先在她們握手，先是，覺得奇怪，接着就大笑著說：

「好極了。這兩位同志是友軍分派到這裏來襄助政訓工作的，你們既是熟人，那更好，更好！各位同志，請坐，請坐！」

吳月珍，李國芬先坐了下來，照例，應該談些寒暄的話，但，歡樂的情緒使他們只是對蔣力先笑，尤其是吳月珍，她的臉漲得通紅，心，撲通撲通地跳個不停，假使沒有劉團長，李國芬在這裏，她準會快步跑到蔣力先前面，用最深情的眼睛，把她的愛人怔怔地瞧一個究竟。

從團長室走出，蔣力先把她們領到了自己的房間裏，他們訴說了一些別後的經過，隨後，蔣力先找定一間房子給她們住，請她們休息一下，自己到辦公室繼續工作。

三天以後，李國芬和吳月珍對她們的環境和工作都已有相當的領悟，那晚上，蔣力先才找出一個時間來約着她們到離廟不遠的一條僻靜的小河邊去談天，那高空裏閃爍着的無數個星星，看見她們來，似乎也分受了他們的快樂擺動着，有想飛的姿勢。李國芬站在一棵柳樹傍對蔣力先說：

「力先，真想不到呵！我們三個人會在這裏見面！」

「嘻嘻」我說，時代要求我們這樣，便不得不這樣！但總是巧哩！」

「你爲什麼在走前路都不和我們講一聲呢？」

蔣力先笑了，對吳月珍看看，又對李國芬看看，沒有回答。

吳月珍這時的心是多感的。她聽見李國芬這麼問，恐怕又是她的嘲笑，臉孔漲紅了起來，但，當她看見蔣力先沒有作答，僅是一笑，李國芬也沒有再問第二遍，便欣慰地說：

「力先，你瘦得多啦！生過病嗎？」聲音裏蘊含着十分的憐惜。

「沒有！我精神很好哩！」蔣力先却禁不住摸了一下自己的面頰。

「在戲院，身體要特別費心哪！國芬你說是不是？」

李國芬却笑了起來，笑成「連串」的格格格……

蔣力先，吳月珍都因恐懼而發顫。

砰！砰！忽地兩聲槍響，劃破了夜的靜寂，禁住了李國芬的笑聲，吳月珍的膽子雖然已變得很大，但，因為槍聲太迫近了些，禁不住問：

「力先，什麼事？」

「殺人！」力先低低地回答。

「爲什麼不歇號？」

「這裏槍斃人不像後方，很少歇過號！」

「槍斃的是誰？」

蔣力先的臉變得異常嚴肅，眉毛緊蹙着，只搖搖頭代替了回答。

看見蔣力先的表情，李國芬好奇地接着問：

「力先，說啊！」

「馮，不！一個漢奸！一個漢奸！」

吳月珍聽到一個將字，看到蔣力先欲言又止，趕緊改口的表情，記起了還在福州蘇特食處待意的她過去的丈夫，雖調度着他不大可能會到前線來做漢奸，但，仍禁不住自己一陣寒慄，瑟瑟地抖着發抖：

「有什麼呀？」

蔣力先想了一想，有沒有把真相告訴給她們聽的必要呢，他覺得原可不說的，但，他很想試驗一下吳月珍的儲法良善的個性到底有沒有改變，於是，他就完全把馮志真的名字說了出來，並且膜視着她們驚訝萬分的表情，講述着馮志真受刑後招出的口供，說明馮志真是敵人手下的一個伶俐得寵的漢奸，怎樣在福州為虎作倀地害人，又怎樣把他調上前線，爲了想探聽我們倒底在什麼時候舉行反攻而化裝了一個老百姓，終於被識破了遭受到逮捕處死，當蔣力先有條有理地說着時，李國芬不住地輕輕嘆息，而吳月珍，却似一棧被一顆炸彈投向河中心爆炸着所驚呆的小魚，待她開始恢復知覺時，眼淚直流下來。

「月珍，不要悲傷！」李國芬勸慰她。

「不！」吳月珍疾快地搖着頭。

「你在哭呢！」

「不！」吳月珍拉起自己的袖子擦乾了眼淚，對蔣力先和李國芬說：

「我們回去吧！」

歸途中，蔣和李還談着些旁的事，吳月珍沒有插嘴，她，像揭開舊帳似的在記憶裏

翻開着她的過去，初戀，熱愛，訂婚，結婚，生了孩子，孩子死了，離婚，她追求着她的丈夫，爬在地板上抱住他的腳，想到自己被遺棄時的慘景，她的淚珠又落下了兩顆，以後，她用感謝的眼光望向正走在她前面的李國芬的背影，又回過頭來朝蔣力先看看，臉上展現了美麗如虹的笑！

蔣力先察看她又流淚，失望！但又旋即在她的笑裏辨出了她心底的某種難以形容的樂意。而且意識到兩滴淚沾在紙葉上的露珠似的淚珠，正將消失在熱的太陽光下面萬分歡快，因此，他也報以衷心的微笑！

那閃映在他們頭上的星星，看到他們二個人的笑，個個點着，都將亮了！

石像

一

龍江流呀流呀……

以往……

那個懂王的女兒，活潑俏麗的姑娘，伸着粗壯而紅棕色的腿坐在江邊岩石上。她微擺着身軀，大大的一對水葡萄似的眼睛，射出光，凝視着江水，江水被一陣風吹起了漣漪，她的眼睛裏也像江水那樣掀起漣漪，江水的波紋，只是向前擴延着，她眼睛裏的波紋也在向前擴延着，江水汪着汪着，沒有無條似的魚在圓筋斗，便飛撲不起水花，林麓的水葡萄似的眼睛，却好像常是被一隻美麗的掠着水而捉魚的水鳥威看着，人們一看見她，就疑心着一連串的淚珠會從她眼窩裏迸出來，點染在她粉紅色的薔薇花似的臉頰上，她的腿發動着江水，江水頑皮地咕嚕了起來，她笑了一笑，把腳抽出水面，想用力拍打著水，而一遲疑，沒有打下去，她慢慢地放下她的腳時，那江水像一個淘氣的小弟弟似的掀起前緊密的波紋，來拉扯着她的腳了，於是，她的唇邊又掀現了一個

美麗的笑！

豎立在江兩岸的山不高，可是異樣地莊嚴，他們不像江那裏常常受到林霞的寵愛，在他們們莊嚴的面容上，慣是抒發出一種神秘的若有若無的笑意，看到了她在江畔，獨坐著，看到了江水在她親熱，這種笑意就格外明顯了，林霞自己也彷彿覺得，她的愛不是不願給予那些山，而是不大貼配，山，應該算是她的哥哥，那水才像是可以接受她姊妹的愛的小弟弟呢。

那舒展著綠色葉子的樹，那颼颼招展着的一棵棵小草，她也是撫愛着的，當她站定在一棵樹邊時，她會用手把沾着灰塵的葉片揩得碧綠發亮，蓬鬆的草又常使她呆呆地微笑，她注視著，對於一個有濃密柔厚的小女孩的頭髮，她真不知道要怎樣去整理才好，「由她吧！野女孩子！」她索性伸手把草亂揉亂拂一頓，格格地縱聲笑起來了。

她沒有哥哥，沒有弟弟，也沒有一個親姊妹，她是現在被叫做嚴遠府的那塊土地上的確王林伏雷的女兒，媽死了，爸深愛着她，她也深愛着爸，可是她的愛是那麽豐盛，她有二十光景年紀了，她要發揮着她另一種愛了呢，那山，那江，那樹，草，便做了她的哥哥，弟弟，妹妹，她的心底還描繪着一個她理想的情人的影子，然而，在她所接觸的現實人羣中，她沒有發現一個和她心裏繪着的人像相契合的人，這樣，幸運的是山，

江，樹，草，多分得了她的愛，而遺憾的是，它們雖然也深愛着她，而終不能撥掉林霞心頭的憂煩和悲哀。

翻江流呀流呀，林霞呆呆地注視着它，江水活潑而又傲岸，穿過了上流的山縫，現在卻還是被兩旁的山緊緊挾縛着，這像一個被一條繩子繫住身軀的孩子，並不憂鬱而是性急地只爭向前走去，林霞看見了他那氣急的樣兒，她常是露出了一排糯米色的牙齒笑的，江水看到了她的笑呢，有時候，是靜默，更鬼的想向前奔走，有時候，却吹起陣子譁笑着她的心事，對她報復，所以，當晚霞像一大塊紅綢在西天掛起來時，江水是被林霞笑得臉紅了，林霞也被江水的回嗔，弄得不好意思地臉紅了，林霞和她弟弟——江，就是這未顧皮而又美麗的兩個孩子呵。

林霞，今天却長久地沉默在江畔，不知這樣，她似把笑遺忘了，偶爾，因為禁不起江水的嘲諷，便似笑非笑地把牙齒一露。那晚霞，映水的晚霞，竟照不紅她的面龐，慘白半動在她臉上，風儘是玩弄着她頭上的青花圍布，還吹拂着她柔細的長髮，她都不加理睬，她不想些什麼呢，被是老年的父親曾經責備了她，那是百分之百的錯了，猜是耐不住沉痛的寂寞，她往常却總是天真爛漫地嘻嘻笑的，猜是爲了江水一定會穿過那些仄狹的山，流入大河，流入海，而她却不能夠遠去，因此悲哀，這有些兒對，可是并不中

背，林霞的心裏呀！她在奇怪着江水上有水鳥飛着，山上有草長着，樹上的花會被一些飛虫訪問着，就是連古怪的岩石身上也坐着綠色的苔蘚，而自己，竟沒有一個可愛的東西野着的心，咬着她的心啊！

林伏雷沿江邊過來，一絡長鬍子也被風拂着，穿一件繡着紅花的背心，青布褲管大了些，走起路來不大方便，但有着懂王的威嚴和勢派，他的臉，見了人常虎起的，現在仍是那樣虎起着，可是他跑到江邊，眼睛原是小一些的，卻顯得更大一些了，兇惡的兩道眼光變得那末慈善，虎起的臉色放下來了，把兩隻筋骨稜稜的手，像孩子樣的向她女兒搖着。

「小霞，你又在呆坐着！回去呀！」知道了女兒心事，又不好意思說出口，便笑着：「你不要這樣啊！」

林霞把頭轉向她父親，惘然地呆視着，她想說一些什麼，又不想說，呆怔了一回後便又只替把眼睛看定在水裏了。

父親走過來，拍拍女兒的肩膀：

「小霞，你不怕冷，風，刮得這末大！」

其實，風，刮得并不大。但，當父親這末說着時，林霞卻感到真有些冷了，她立起、

不，投向林伏雷的懷裏，伸手拉攏着她父親領下的長鬚，輕輕用兩手揉着。

林伏雷笑開了心花，撫摸着女兒的裏頭巾布，他要林處回去，她咕嚕着不肯走，天還不怎末夜，他也就坐在灘岸上，欣賞着野景。

當自己的女兒躺在他懷裏時，他的心靈極端的愉快，因而他的思潮是廣而大，他想起了許多僱民控訴給他聽的事情，他策劃着一些管理僱民的方法，他還決定在他統治的境內要開鑿五十口井，之後，他想起了女兒的對偶，爲了自己的女兒有一個很怪癖的脾氣，不大肯和年輕的男子和唱，或者，唱了幾句，就把人家罵了，所以，他很担心林處的婚事。他從遠處收回目光，睜一眼在他懷裏的女兒，「怎麼辦呢？」他搔搔自己的頭髮。

他俯下頭來看看自己的女兒，女兒正在檢數着他的鬍子，「一根，二根，……十八，十九，……」他寫了一句頑皮的小寄性，心，却也隨着女兒纖嫩的手指在數着了，林處注意到父親在看她數，於是，故意地：

「三十一，三十二，爸爸的鬍子好多啊！格格格，像一團數不清的野草！三十一，三十二……」

林伏雷天真地響起了嘻嘻，像是他女兒的一個童言了。

「小說，錯了！三十三，三十四！你重複了一遍三十一，三十二啦！爸爸的鬍子像

野草，隨說，是龍鬚，龍鬚是數不清的，不要數了！」

「又要數！三十一，三十二……！」林霞的手指又捻過了二根。

「又是三十一，三十二！錯了，錯了，呵！你，你取哪，那末就要數個對呵！」

林霞把「層盤」了起來，放掉了握在她手中的「層盤」，端坐在草地上，咕嚕着：

「還要數你的，一團茅草！」

她父親自己理了一理領下的長鬚，然後回過頭來對他的女兒說，正正經經地說：

「小霞，你不小啦！你要和人家隨和些呵，我看你老是鬱鬱悶悶的，好久沒有聽到你唱什麼歌了。」

林霞的臉紅起來，頭一低，可立即閃着水葡萄似的眼光瞥向她父親，像是正經，像是開玩笑似的說：

「爸，我去和誰唱呀！一羣狗！一百隻野牛！」心裏却還有一個意思，「要是有一個人能使爸爸那樣的風姿呢，我早就愛上了！」她設想着他自己的爸爸在年輕的時候一定是英俊而漂亮的！

「胡鬧！你一輩子不嫁人！」

「要的！讓我把爸爸的鬍子數清了的時候！」她又橫倒在林伏雷的懷裏了，掖起父

難的長起來，沒有當真去數，揉着玩，嘴裏格格的笑。

對於這樣的一副遲性的女兒，林伏雷束手無策了。他的頭轉向四邊的山，望到西邊的那座山，他自言自語地低聲說：「要是那末的一個人呵，做了這件事，這孩子一定會愛他的。」隔一回，他想起自己的思想能在女兒處證實，便用手一指說：

「小霞，那座山上的那個英雄洞，現在已沒有人去鑽了，趙玖，勇敢的孩子，可惜，就這樣死在這邊了！」

林霞知道父親所說的那個英雄洞，那是在一座現在叫做鐵嶺山裏的一個洞，相傳，這個洞是長得對穿了那座山的。可是，裏面一定很盤旋曲折，所以沒有一個人能舉了火穿過那座山。走一遭這個洞！趙玖這個名字，她聽人說過無數次，那是在她還未出世前的一個英雄，父親常常提起他，就爲了發覺想走這個洞而死在洞裏邊的，少女神奇的幻想便她更欽慕着這個英雄，自己虛構着一個英雄正如她心中願意給的那個人像，她微微地嘆口氣，不說什麼。

「小霞，像趙玖這樣勇敢的孩子實在可惜呵！」

女兒在沉默，於是他再說一遍：

「唉！那孩子真可憐呢！死得可憐！」

這回，林霞接不住自己心頭的隱痛了，朗朗地對他父親說：

「爸，我就願嫁給趙玖！」

「他死了呀！」父親帶着笑容回答。

「像趙玖那樣的人！不論誰，只要鑽得過英雄洞的！」

「有誰，能有這樣天大的本領呢！孩子，別發傻！」

「我立誓，假使真的沒有呢，那，我……我一輩子不嫁人！」

斬釘截鐵樣的語言，把林伏雷的心跳了一大跳，他知道自己女兒的脾氣，這性，說那樣就是那樣，不肯改動半分的，懊悔着自己今天怎麼又提起了那個短命的趙玖，耿耿眼睛，弄弄鬚鬚，想不出一絲一毫的辦法。

林霞，那僅王的女兒，活潑俏麗的姑娘，就這末地打定了她的主意。

她從地上像一片葉子被風飄起來似的立了起來，又隨即像葉子被風吹飛了似的奔向回家的路上，跑了一段，她回過頭來看她父親的長鬚正被風拂得飄飄，便響亮地叫道：

「爸，天夜啦！回家呀！」

年老的僅王林伏雷恍似沒有聽到他女兒的聲音，他呆在江邊，要等林霞到了家派了人來接他，他才和那個人一同回去，那時，山高頭已掛起月亮，滿天閃映着星眼了。

事情就是這樣決定了，老僮王傳出命令，不論那個地方的英雄好漢，只要能夠撲過英雄洞的，他就決心把自己心愛的女兒嫁給他，他死後，就承接他做那一塊地方的僮王。命令鑽進林伏雷統治下的每一個僮民的耳朵裏，男人們敘述着他們領袖的奇特心理，認為採用這種方法來擇婿是只有英雄像林伏雷那樣的人才能做出的，女人們都贊嘆着林雷的志氣，把她說得像天仙似的美麗和聰明，而每一個年輕的想擇偶的小伙子呢，似乎沒有一個不把這命令埋怨，聽到老年人談論着這回事時，他們便因羞恥自己懦怯的心理而悄悄走開，命令傳佈開始到現在，足足有七個月了，僅有三個自告奮勇的壯漢去做着這件事，在他們趕到龍江邊見着林伏雷的時候，他們都受了老年的僮王最優越的招待，爲了預祝他們的成功起見，總是大喝大吃地熱鬧三天，而在第四天清晨呢，衆人簇擁他到洞口，爲他全身繫縛着引火的乾柴柴片，和背着夠吃七天的乾糧袋，一聲鑼響，把他送進洞去，從僮王起，他們都預料假使順利通過的話，七天的時間已足夠了，所以，在七天之內，僮王自己，或者派了最可信任的人，會在山後洞口等候着，而可憐

的，他們三個都犧牲了，沒有一個人相信他們的殘壯的生命還會存在。

當父親把應徵者的名字告訴給林位聰，有時候，還親自把那個入領給她看時，她的心因為產生了一絲希望而歡喜起來，但，這樣的歡喜寧可說是悲哀來得更妥切些，她好像看見了一棵樹在高山頂上生長起來，却旋即被一陣狂風摧折了，她看到的是一個強壯的健兒，但她卻看見了一個陰森森的鬼影，她想著：爲了自己，害死了一些人。她的心便更強烈地痛苦着。

老年的億王林伏當爲着這件事時常地憂心，他彷彿在做着一個噩夢，這個夢好像永遠不會醒，所以她的心境也將永遠沒有愉快，他又彷彿在設着一齣戲，戲中的主角是他自己，他的女兒，還有那一個未定的，但却有一個必然犧牲的命運的青年人，戲，又將永遠演不完，除非自己的死可以促使停止，所以，他竟有些厭倦起自己的生命來，但當着他女兒的面，他却變得很快樂，很自信，要是說他愛女兒的心是勝于當年愛他妻子的話，也并不過分，而林靈對着祖父親呢，她也裝得十分快樂的，只有她獨自一人悄坐在江畔時，她才因忍受不住心靈的悲楚而哭泣。

又是一年了，從近處遠處趕來的應徵者一共有五個，他們的命運也就是一個「死」字！其中，有一個是鑽進了洞窟不住苦痛而畏怯地從窟洞口逃出來的，結果，却被一些

野蠻的僮民殺了，這，在他們認為是犧牲者不自信者應得的懲罰！若僮王對於這件事只皺皺眉頭，他是可憐着那個被殺的人的，他深覺自己的命令是一條苛虐的條文。那七個人的死，都是自己的罪惡。他統治了這塊地方已足足四十六年了，自信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人民的事，而就在這件事上，他是錯了，他對不起近萬的僮民，也對不起自己行善的一顆良心。

這樣的悔恨已經化成一隻鷹，鷹要啄食的，就是他的生命，和他的心！他跑到龍江邊上，對江水嘆着氣，江水同情而又似諷嘲的咕嚕着埋怨他，他看白雲，白雲飛得很快地不給他迴眸，他瞥一眼那座有深邃的河的山，山莊嚴地擲給他沉默！他皺着眉就徘徊在江邊上，他澈頭澈腦的感到了生命的孤獨。

林霞，他女兒來啦！她跳呀跳的跑到老僮王面前，父親憂鬱的臉色，把她灰色的情緒加染成黑，但，她是在笑着呢，她和她父親說：

「爸！什麼事使你還未傷心呀！」

「孩子！你爸在笑啊！」林伏雷這樣說着時，他真的笑起來了。那古銅色臉皮上的條條皺紋，却並沒有因笑而淺了一些。

林霞在父親的笑中找不出笑的歡樂，凝視了一下，自己的臉也沉了下來，但，她又

立刻天真而性急地扼着父親的手說：

「爸！你騙我！你騙我！」

「小霞，現在是深秋了，秋冬也差得很多呢，嗨！你看那邊，江上來了一隻小船啦！鼓着帆，飛得快快的！這小東西勇敢，有趣！嘿！嘿！……」

林霞朝着父親望着的那個方向望去，遠處的江水也是綠油油的，一小塊白雲在江上飄着，沒有伶俐小巧的帆船，她把父親的手重重地打了一下，嚷着：

「爸，你騙我！騙我！」

林伏雷呵呵大笑起來了。

「對！這才是真的騙了你！」但當他想着，假使能在這樣沉寂的江上，發現了一條飛快的小帆船，那多好呵！心上，便又掛起一塊沉重的石頭了。

「不！爸，你以前的笑還是騙人！你倒底爲什麼憂鬱，你要，一定要說給我聽！」

林霞搖握着她父親的手。

林伏雷有些不耐煩了，但，他從來沒有拗過女兒的心，便順順地：

「沒有什麼的，我愁思着人們爲什麼一定要吵和鬧，甚至跑到我面前來訴苦！」

這，自然又是假的！林霞把父親的手轉開了，她低下頭，悲哀湧上了她的心頭，她

的脾把沙泥石礫擦着發出砂砂色的聲響，那聲響，就像是她鉛化了的心被一把刀刮着似的發出的聲響。

括起了一陣不小的風，枯的樹葉在天空裏漫無目的地飛，江水洶湧起來了，有幾片葉子就掉落在江裏，有幾片葉子飛撲在離他們不遠的沙灘上，鳥鶯邊飛邊叫出了寒顫顫的調子，像一個患肺病的中年人，咳着咳着地踉蹌走着。

沉默了一陣子，林霞記起了一年前父親就急着為她的婚姻問題著急，就在這江邊，也是同樣落日斜照的傍晚，她說出了她心頭的願望，父親依順着自己固執的意思做了，而現在呢，想不到事情會變得這樣，為了她犧牲了生命的已有八個，他們的死，對於自己，對於人家，都沒有絲毫好處，徒然使父親陷在苦惱的阱裏，讓自己被煩憂緊緊縛着，她凝視着江，江水已是大了一年懂事的弟弟，風，激起了它的憤慨，江的臉，便肌肉抽搐着，像要對她斥罵，她不由自主的用雙手捧住了自己的臉頰，撲向年老的父親懷裏，幽咽，哭泣！

林伏雷撫着他女兒，不知說些什麼勸慰的話才好，長鬚飄飄着，嘴，抖動着，只低低地囁嚅着：

「唉……死……小霞……愛……小霞……」

淚水，在他滿佈皺紋的老臉上任情流着了，遏制不住自己的苦痛，便把伏在他懷裏的獨生女摀得更緊些。

龍江滾呀流呀，在嘲笑！在同情！總之，是在他們面前跳着走呵！

林霞從沒有看見過她父親流過一次眼淚，然而，分明，現在，她看到了，過度的愁楚迫得她說出這樣的話來：

「爸！是我害了你！我想……，」她亮晶晶的黑眼珠瞥向她爸睜着。

「小霞，你想什麼？」

「我想……」

「你倒底想什麼？」

「我想死……」林霞剛說出這個「死」字，便又哭倒在老父親的懷裏。但當她發覺父親的淚珠淅淅落落像一串雨水沿着塌敗的舊牆壁那樣急速下來時，她便破涕為笑地輕輕撫摸着父親的臉頰說：

「爸，我也是騙你呀，我想活，我想重活一次小孩子似的生活！爸！你說，假使我現在還是一個小孩子，爸爸的年齡也輕了十歲，那該多好啊！再說，那時候，媽也活着呢！」

林伏雷驚察出女兒爲什麼一下子哭一下子笑的心理，於是，彈起褲管來揩一下自己的眼淚，怔怔地呆視着江水，隔一回兒，才回答：

「孩子，別發傻！時間就像江水永遠不會倒流的呢！至於，你剛才的話，簡直是想把你父親殺了呢！以後，別這末亂說！」

林霞笑了笑，果真聽從了她父親的話，在他們以後數十分鐘的談話中，不再提起這回事了，可是，在他們父女兩個的心底，都各自存在計劃着應該怎樣把這幕悲劇終場，在林伏雷呢，他打定一個主意，假使在這七天內沒有人來應徵，那末，他便準備拼條老命自己去試試看，這樣，他死後，女兒便可以不再願意到他那發出的命令而迅速找到丈夫，在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對得起這一年半內死掉的八個人，自己這一生，便算活得英雄，也死得英雄了。至於林霞，當她理智略清醒時，她就不想到死！不！不是不想到死，因爲父親的要是如此地使她確信着，她死了，父親一定活不久！所以，她決定自己必須服侍到父親的壽命終了那一天，眼前，她想着怎樣能在不失威嚴的原則下把那條命令取消，然後，把自己終身不嫁的主意告訴給她父親聽，自然，林霞的妙法是很難找到的！而林伏雷的主意是可能造成一個更慘的結局的，但，他們既然這樣決定了，心，就暫從憂鬱的黑爪下解放出來，歸途中，父女兩個，說說笑笑地覺得滿身輕快，似乎忘

「現在正是離別的暮秋了。」

三

蘇伏雷，那老年的僱主，這五天內的生活似浸在一種水窪似的厭惡中。每天，他招了許多人來陪他大吃大喝，他想：老還要我再活若干年的話呢？誰不會就因為我這幾天的狂亂行為而折了我的壽命？假使註定我要一個死字呢？那末這六七天的快活總算我的享受了。在她女兒面前，他不大多說話，他恐怕自己的女兒看出了他的心事。所以總是笑咪咪的摸摸自己額下的長髮，在喝酒的時候，要是女兒看到了他的酒杯的憂歎而怔滯時，他就伸出筷子夾一大塊肉給林霞：

「小霞，香嫩的肉，一塊最瘦的！」

「爸爸，你喝得太多了呢！」

「不聽話！飯只管吃哪！精瘦的，來，這塊更好！」

林霞順從着她父親，又起筷子來吃，但，父親的酒量太好了，使她吃驚，那大口液體，不啻喉嚨的骨架一斷，倒住了她吃肉的好胃口。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她能不發意地把

父親的酒杯，拿過來，苦口勸說，便只好低下頭皺着眉自己深思着，她似乎預感到不幸將向她襲來，然而起因僅是一個預感而把她的苦悶拉長好幾倍，林說，實在的，她已是聰明，可不能把一個苦悶的預感像對付一個亂絲那樣理出一個頭緒來呵！

她趁父親在熱鬧地哄笑的時候，她悄悄地退了席，獨自斜倚在一棵老年的槐樹幹上，看秋天的雲飛得好快，一片追逐着一片的向西方飛去，有的固執不變地一直向前行走，有的却化作了幾縷的，白色絲帶，在天際飄舞，風，捲起了枯葉子，搖擺在空中好像，在學飛，隔一陣子，待風路停的時候，便撲下地來休息，她俯下身拾起一片枯葉子，捧在她手中，稍微揉得緊一些，葉子碎裂了，她長久注視着她手裏的那片碎裂的枯葉子，想着這也許就是她老年的父親的命運，於是，晶瑩的淚珠在她臉頰上淌成一串，又一串。

她盼着那片枯葉，只恨着自己芳馨的口涎和晶瑩的淚珠竟不能滋潤植物的生命。這時候，她不會想到秋天的雨和露珠也并不怎樣受植物的歡迎，在她記憶裏，春天的雨水是多麼可喜呀！大地呈現了鮮綠的綠色，而自己的淚水呢？卻不能使一小片枯了的葉子重青，這樣想着時，她更加悲愁起來。

一隻手滑上了她眉頭，她吃驚地抬起眼皮，立刻，辨認出了是誰在投倒他的懷裏。

「小霞，你在哭呀！」是父親充滿了慈愛的口吻。

「爸！嘻嘻……嘻嘻……」

「你還敢！誰欺侮了你，哭什麼呵！告訴你爸！」林伏雷搖動着他女兒的頭顱。

「哦！嘻嘻……」林霞哭得更傷心。

林伏雷撫着他女兒，長久的沉默！他抬頭也看到秋空的飛雲，飄舞着的片片枯葉。

風，狠力地把他們身傍的那棵老槐樹搖，他發出了輕微的嘆息。

「爸！我怕呀！」

「怕什麼？」

「我怕，爸！」林霞漸漸流淚腫了的眼皮像是水蜜桃的皮，從水蜜桃似的眼皮下泛
起一對水葡萄似的眼睛，苦向她爸，聽了一下父親的臉色，然後說：「爸，我怕你！」

「笑話！你怕我！」林伏雷堅決地若無其事的說，心裏，可有些兒惶惑，也有些
兒淒悲。

「爸，你管教我，不要那末的天天喝酒，你以前一年才一回喝得這末多的酒，現在
呀！天天是……。」

林伏雷自己將一下領下的長髮，頭，微微地搖動着，覺得很難回答卻感到局促不

安，他瞧着他女兒，從他女兒的臉上找出了天真，活潑，美麗的光輝。他不由自禁的笑着，待林霞催他第二遍時，他才捏造一個爲什麼這幾天，特別快樂的原因給她聽。

林霞沒有猜中她父親的那套鬼話，她是直覺地感到父親在騙她，可是，能夠一下子戳破父親的欺騙嗎？父親的年齡和講述時態度的莊嚴不容許她隨便指出父親編造的是一個謊，她只瞪着一對大大的眼睛望住她爸。

說起來像林霞那樣年齡的女孩子，該不會隨便哭，隨便笑的了，而在林霞，年來，雖然憂鬱不住地啃噬着她的心靈，以致她臉頰上緋紅的漆油的那種光彩，已經消失，走起路來，也不再如小女孩子那般地跳着跑着，常顯得異常地快樂和活潑，然而，每當她捉到一個歡喜的時候呵，她的心花立即開了，她的笑聲是清脆嘹亮，就像一隻鴿子拖了響的鈴音在天空裏迴蕩着一樣。她看到有這末大一把鬍子的人竟把自己當作小孩似的玩着，當她瞧着她父親時，父親故意裝到鎮靜的那種樣子又使她禁不住好笑。她一伸手拉住了林伏雷的鬍鬚，格格地，格格地，笑着玩着。

「小霞，你快滿二十歲的人啦，一回兒哭，一回兒笑的！……傻孩子，別臉！」

「爸，我沒有半分傻，我看你，格格格，我看你！」

「你爸爸比你傻是不是？」

「倒像是『格』格『格』格」

「好，嘻嘻嘻嘻，就算我比你優些」林伏雷繼續地笑了起來。

林道強親父親的笑，辨察出笑聲裏隱含著些什麼在裏邊，心又專注進了船，她無聊地又順手掀起父親的褲子來。

林伏雷被女兒的沉默所感染，她注視著自己的長髮被林道強一根根數著，他默吟著：「一，二，三，」林道強的手搭著一根黃鬚鬚鬚了，隨後，他默數出「四」字啊！「五」！他在「五」字上怔著，他想起了今天正是起難後第五天，還有雨天了，自己的生命便會在這個世界裏消滅，於是，當林道強數到第七根時，他便把女兒的手推開，自己搖著自己的長髮，沉思著。

一歷年輕的僕丁就在這時跑過來，他興奮地告訴林伏雷有一個來自遠方的壯漢要見他！林伏雷隨即跟著那僕丁走去，林道強說是遠方來的壯健男子，她的臉上泛起了紅暈，希望與失望，歡喜與悲哀，擠進她的心，她不願自己想得那麼多，腳步移動起來，她有一個欲望，要去看看那來自遠方的人。

在廳屋裏，她父親虎雄雄地端坐在一張椅子上，兩旁站立著十個僕丁，前那個從遠處跑來應徵的少年人，像一條樹那樣栽在林伏雷的面前，她沒有跨進廳屋，她站在門

後竊聽着，她的心志感地異常不安，她急於想知道這個人的名字和來歷。

林伏雷不住地搖着他自己的長鬚，他端詳着站在他面前的那個勇敢的少年，從他的服裝上，他知道也是僕族，但，必然是離此相當遠的一個地方來的，那少年生得魁梧結實，有一張黧黑的端整的臉，眼睛裏閃映着光。臉上快樂的光彩呈現着天真，猶度他的年紀一定不過二十歲，他的手臂和腳都很粗壯，這，無論那一個人，只要帶着自己的一隻眼睛來的便會立刻知道他是那麼地孔武有力，他站着，嘴角抿得緊緊，這使林伏雷知道他必然有一個堅毅的性格，他再詳盡地看了他一回，他發現這個人和記憶中的某一個入很想像，想了好一回，把自己的長鬚搖了再搖，他終於記起來了，「哦！是他，趙玖！」於是，他點頭含笑地問：

「你叫什麼名字？」

「我沒有名字！」他笑着回答。

「怎麼，沒有名字！」林伏雷驚奇地把眼睛睜得滿大。

「是的！我沒有名字！」

「你生來就沒有名字？」

「當然有的，可是……」

「那麼，你爲什麼不說？」林伏雷抬着問。

「我現在不願說，將來也不願說，我就是不愛說自己的名字！」

「對於這種倔強的少年，林伏雷搖搖頭笑起來，他告訴他沒有名字是不行的，照規矩，要三天以後才開始去做那件難事呢，然而他要求着最好立刻就去做，林伏雷應了這樣的回答，又是笑了起來，問他從什麼地方來，他只用手一指西方，有多少路，他仍用微笑代替了回答，最後，林伏雷似乎有些惱怒了，他響亮地用命令似的口吻說：

「少年人！我看你很像強！你大概知道關於那個洞的情形了。我看你還是趕快回去的好，這裏，沒有名字的人是不准應徵的！」

那少年聽到了這樣的話顯得很惱怒，他的眉頭皺了下來，目光中環掃着這屋子裏的人，然後，朗朗地回答老健王林伏雷：

「沒有勇氣和決心我試不會來！名字！你替我取一個好聽！」

林伏雷覺得這樣的口吻太粗獷和傲慢，心裏一歡喜，便毫不思索地說：

「好！我們叫你做趙拾好不好！」

「可以！」

本來林伏雷還想和他多談些話，但，他是十分喜歡着這個人而愛把這個人的狀貌和

黃姓立即告訴給他女兒聽，因此，他隨即笑咪咪的叮囑他手下「個最得寵的」僮丁陪伴着趙拾玩，自己退出廳屋去。

林霞聽到那個少年人的語言裏好像含有戲的音響，他的奇怪的回答又是怎樣的搖搖了她的心弦，她看見父親跑向裏邊來，便先自迎上去對着父親笑。

林伏雷急急走過和他女兒談，描繪着那個人的形貌是怎樣英武，性格是怎樣的倔強，舉動又是那末地輕，還告訴她爲什麼代他取了個趙拾的名字，這一切，林霞靜靜地極快地聽着，並不覺得重複而討厭，她的臉漲得紅紅地想和她爸說一句話，躊躇了好一回，快近她房門時她終於說了出來：

「爸！我要見見他，我要和他談話！」說完，格格地笑着跳着跑進自己房內去了。

林伏雷怔了一下，可，立刻快活地回答着正是他所願望，他聽見女兒在房內羞澀地笑，自己便得意地一把一把地掙着自己的長鬚。

他的父女倆，顯然的，對那個少年人，都存下了最大的希望，而有着最樂觀的想法了。

四

那個沒有名字的勇敢的少年，老僮王把他叫做趙拾的，我們也就姑名之爲趙拾吧！他在到達慶遠府的第二天裏的便被林伏雷介紹給他的女兒，當林霞和趙拾會見的時候，他們心頭都似蘊藏着莫大的喜悅，在林霞看來呢，像他那樣強壯，倔強而又面貌端整的男孩子，還是生平第一次接觸到，因此，羞澀，老是乘機掩上了他的心頭，把她的臉頰塗抹上一層紅暈，趙拾，他看到她也好像有什麼東西放上了他的心，暖和平的，軟柔柔的感到怪舒適而又怪不舒適，他歡喜看笑，可又討厭着她，那歡喜的理由是林霞的活潑和美麗把她的心擒住了，掙脫不開，那討厭的原因却只是爲了他的心從未破什麼東西刺過，不習慣於這樣的感覺，不願自己完全的自由受到一絲絲損害，而發生了憤慨。

他們初見面，因爲陌生而沒有多談什麼話，但在第二次會晤的時候，他和她各自敘述了心裏的真誠而談得那樣熱烈，至使老僮王看到了他們就禁不住快樂地笑起來，林霞當是這樣想著：「天生的一對阿！」這樣的想頭還堅強了他對於趙拾鑽洞必成的信念。

，因為，他還思忖着「假使說這樣強壯而勇敢的人也不能成功，那末，老天簡直是在開我林伏雷的玩笑啦！我林伏雷，平生沒有作過什麼孽呢！」

林霞常把趙拾奎引到她最歡喜的地方，就是沿龍江一帶的美好地方。他也樂意欣賞着那裏的景色，江，草，樹，飄在天空裏的雲，在他，都有異常的好感。可是，他的個性是同山一般的靜默，他走着，好似一座山在震動着，他的聲音，每一字一句，都似乎有山的回聲一樣。洪大，響亮，他是對於山有深愛的人，因此，只在面對着江坐的時候，他的眼睛注視着山，有比注視着水更多的時間。

今天，是趙拾奎林伏雷熱烈親待的第二天，傍晚，林霞又來叫催到野外去走走，他沒有抗拒，跟着她就走了，可是當他發覺林霞仍是向河邊的那個方向走去時，他告訴她想到前面一帶山裏去走走，林霞允承着他的意志，就掉頭轉換了路向。迎面山走去，林霞野似一個穿着單薄破舊衣裳的少婦，風，吹拂着她，她沒有顯出因怕冷而將發抖的可憐形貌，落日光是那樣軟弱無力，雖然極力想給她以溫暖，但，這樣微弱的施捨對她似乎并不怎樣需要，她的笑意，僅是表示着衷心的感謝而已，她那憔悴的臉色，說明了她正忍受着苦難，不過，她已準備着未來的，不久就要到來的更大的苦難，所以，憔悴裏有着一種令人敬佩的剛強。林霞和趙拾奎走遠談着，就像是笑在秋野胸懷裏的一對

學生子女，秋雲歡喜着孩子的心，使她暫時忘了憂患，笑意也更濃了些。

他們沒有經過任何村落，那是爲了避免人們的款接與緣故，聽說林霞的人看到有一羣年長的男人伴着她走着，他們感到驚異而試猜着他是誰，自然，他們的猜測十之八九是對的，因爲僅王招婿的辦法在他們早是稀之又稀的了。林霞招呼着她所認識的大時，喜悅而驕傲，趙拾看到林霞的喜悅，也就特別高興起來，語，便會多說幾句。

穿過山坡下面一排林子，林霞的手中執持着趙拾折給她的一片丹楓，她覺得一片楓葉子竟能和一朵美麗的彩雲相比，趁一陣風掠來的時候，她便撒手任它飛上天去，趙拾凝視着那片楓葉在天空裏飛，哈哈地笑着，於是，停一會兒，他便再扯折一片楓葉給林霞，讓林霞拋向天空裏飛。

他們爬上山去，山徑彎曲地展現在他們脚下彷彿是一條白綫麻繩，他們的壓力把他們的身軀支持得平衡安穩，險峻的地方，腰一彎，快步俯衝上去，人們從山麓下看他們，就像是看到二隻勇敢的螞蟻攀住着一根細繩在向上爬一樣，轉過一個山峯，忽然，林霞暫時站定在那裏了，她的大大的水葡萄似的眼睛向四面盪着。三秒鐘後，她喜洋洋地回過頭來和趙拾說：

「噢！你嗅到一種氣味沒有，嗅到沒有？」

趙拾嘆了一下，還沒有給她回答，她快快地邁朝南面一塊大石那邊跑去了，在大石下，她又停了一下，自信地回過頭來再和趙拾說：

「現在，你可嗅到一種像梅花，像玉蘭或者像菊花，格，格，格，什麼都不大像，但又比什麼花都更好的那種香味沒有？格，格，格，你嗅哪！」

趙拾當然又把鼻子嗅了一下，搖搖頭。

林霞這回更快地向南奔去，只轉過一個平矮的山峯，她便直朝那一匹掛著如白布似的瀑布走去，到了泉水旁，她不住地把鼻子嗅着嗅着，兩隻手撲開着向左右伸出，像是「燕燕」撲開了翅膀，那快樂的神情，活似一條捉上岸的魚，現在由它跳到水邊而特別歡喜着，她跪下去用兩隻手捧起一掬水來，滾向趙拾面前，再捧起一掬來送到趙拾面前。

「你現在嗅着，是怎樣的好味道！」

「我嗅不出！」趙拾乾脆地回答。

林霞把手中的那掬水回滾到湖裏，失望地面臨着湖水在試找着自己的面貌，自己的心。趙拾看到她那樣地喜愛着水，便笑道：

「一定的！我想你前世是一條魚！」

她總着笑了？那樣的笑，可以使她聯想到一條銀色的小魚在河水上翻起了的筋斗。活潑，美麗，嫵媚，天真……，趙拾的心跳着，他緊緊地假倚着她，扯她坐下來。

林霞的脸紅了，更快樂地笑了；她瞥了一眼趙拾，急忙，轉個方向，用手一指說：

「你瞧哪！龍江，龍江，好玩的小東西！格格格，好頑皮！」她記起了自己曾無數次地在龍江邊獨個兒暇想着，龍江，她的弟弟曾借晚霞的手羞紅了她的臉頰。因此，在罵過了頑皮之後，她接着就拾起一塊小石子來，用力向江擲去，以為報復。

趙拾在沉思着。他聽來麻微，原知道值王的女兒是異常的美麗，但却夢想不到她竟還是一個可愛的性格；他覺得能夠做了自己應該做的這般應做的事呢，那末，這該有的，有的，是！要是不幸而死了，她將怎樣？不是他的，她不會是另一個人的！因為他從沒有想過還有人能比他更肝胆磊落，更英雄慷慨。那隊裏誰永久地站住了她的地位？洗着的水，流着的水，於是她嫉妒地向河水吐一口唾沫，向山腳下的龍江擲下一塊石子。

「果然，沾着了秋的高興，龍江，不原諒他，用全生命的力量在流呀流呀……」

他們在河水邊坐得很久，由於趙拾的性格是那樣的沉默和倔強，所以他們卻僅僅談着關於那裏用一帶條民的習俗和各種有趣的故事故事。他從林霞那裏，還知道了老值王為什麼

把他取名叫做趙拾，對於老樵王的賞識，他付出了衷心的感激！至於林薇，有一次詢問他的姓名和身世，但都給趙拾頑固地用沉默來回答了。他是這樣想的：「成熟了再說不遲呢！現在何必……！」

月亮已漲得高高，他們迎着柔風的夜風回去。那夜林薇睡得甜甜蜜蜜，趙拾也是同樣的甜甜蜜蜜，然而讀者先生們，請勿羨慕着他們的幸福哪！因為，當上帝把苦難降賜給人的時候，他是不會吝吝這一份快樂的賜與的！

五

(130)

林伏雷等待着趙拾，二天來，在這個少年人身上發現了更多的使他欣喜的地方，他先前是這樣想的，那個少年人必然會完成他的使命，他自己的女兒和趙拾恰是最美滿的一對！但這種想法是很難在他的心底生根的，那趙九的死，過去一年半中八個人的死，請給他以一種威脅，等於一陣陣的風，他是在搖晃着快樂的信念的樹，他有時換了一種想法，假使能夠不使自己發佈出去的命令墮下威信，同時保險地讓他們兩個很快的結合，這才是最好的辦法呢，可是誰能想出這樣一個辦法來！說用自己的犧牲，自己的死，

來促成他們的幸福，對於另一個男子也許可能，而施之於趙拾身上，憑他那種英勇堅毅的性格，就可斷定絕無効用，他仍會奮不顧身地去一試的！就這樣，林伏出既不能把他的樂觀和信心全盤抓住，放棄在他心頭裏，不透露一點氣。因此，他歡樂，他也悲哀了，他相信一切都齊美滿，他又不敢相信一切都是幸福，有若裏心的矛盾。

他女兒，那漂亮的姑娘——林霞，她心頭的苦悶和愉快是更勝於林伏雷的！她自從遇見了趙拾，就好像覺得自己不及以前那樣聰明了，想做的一件事，一下子就會忘掉，想記住的一件事，又常常全和旁的什麼東西攪雜在一塊分察不出來，她從白天到黑夜歡樂，就是爲了他而歡樂；憂鬱，就是爲了他而憂鬱，晚上不容易閉眼酣睡，她的全生命的存在，簡直是爲了他的存在而才存在的！

她和他又偃倚在一座山坡上的大樹下了，大樹上還沒有凋落的一些潤綠的葉子被風吹着，瑟瑟薩薩的搖抖出聲響，林霞，怕聽這種聲音就更擠緊着趙拾，她還順便抬起濕存厚實的眼皮，用多情的黑亮的瞳仁瞥向趙拾，而她所看見的趙拾啊，誰糾糾地坐在那裏，左手按着自己的膝蓋，右手，却執着橫插在腰間的劍柄，二隻眼睛裏，發出二條電光，是在搜尋着一些什麼，或者沉思地在觀察着某一件東西，而更像，他的目光正望向遠處，透過時間的障壁落在一片青青的草地上，那徘徊在草地上的牧羊女，那懶懶地任

意嗜嗜着青草的牛和羊，那些不知名的紅色的，黃色的，紫色的，白色的小花，都逗引得他的心頭有十分的歡喜，他還似乎意識到那個穿着和青草一樣顏色的牧羊女，彷彿就是他的戀人，他的愛侶，牧羊女把眼睛投給他含情的體貼，她在笑了，於她的臉上，也展露着一絲笑容。林霞把肘子輕觸他

「你在想些什麼呀！哦！你在笑哪！」

趙拾的臉上，笑紋更多些了，太陽光照着他的臉，發出亮晶晶的喜色。

「你告訴我哪！」

「沒，什麼可以歡喜的！」趙拾回答她。

「……」林霞懷疑地把頭一搖。

「那是我憧憬着一些遠景！哦！你看，春天多美，不，你想一下看，日暖風和，天青草綠的春天多美啊！」

林霞，真的在思索着春天了，她同意他的話，可是，她會憶起在某一個春天和父親在一個大樹林裏玩，正玩得高興的時候，一隻狼從樹叢的深處奔出來了，剎那間，驚怖和恐懼便抓住了她的心，她雖然看到父親立即拔劍向前追擊，驅走了狼回來安撫她，而她，已不再像先前那樣快樂了。想到這裏，她舉一眼拐在牆角腰間的那把劍，爲了這把

劍就是她父親贈給他的那一把，因此，她便付以衷心的感激望着劍，望着人，她陶醉着。

趙拾的思想也是深遠的：世界是美好的！可是要能夠悠久地保持着這種美好，能夠保證這種美好不受醜惡的東西所銷毀，劍和毅勇是少不了的！綠色的田野裏出現了一些人而將更美，就像林從那樣的，會裝飾了自然和人類甜怡的生活，他瞥一下身傍的林從，隨後，他又想着，美好的東西就在眼前，但那是必須通過了苦難和艱辛的大門後才能得到的！他想起自己的任務來了，他止住自己想一吻林從臉頰的欲望，他把更多的幸福付托於自己的將來——和陰曆，孤狼險峻搏鬥勝利以後的將來。

他不耐久坐着，他立起來，忽然一陣狂風嘩嘩地直奔過來，像是一個惡魔的化身，伸着利爪要撲噬他和她，他把林從挾在身邊，一隻手抓住了劍柄，風被他的神威所懾伏，便不敢直撲他，憤怒便降落在他們倚着的那棵枯瘦的大樹上，立刻天崩地裂似的一聲，樹倒了！

林從知道樹倒，她急念地回過頭來看那棵橫躺在地上老樹，樹葉在抖動，在喊叫，樹身，僵硬地，表示着倔強的反抗，那是一個生命遭受了無辜的摧殘，她憤怒！她悲哀！她從趙拾身邊勇敢地走出來，她已被愛熾熱亮了的自己晶瑩的眼珠，投向樹上的每

一片葉子，每一根枝桠。

當她站在樹身邊好久，回過頭來再看她心愛着的人時，她覺趙拾手中已執着異常的劍，迎着暴風，飛馳在她前邊十丈遠的地方了，她歇斯地里地發出一聲尖叫，拚着全生命的力量，追上去！

風，飛着，趙拾，飛着，林道，也飛着！當他們自己飛着的時候，整個宇宙便似在飛啊！

風，導領着趙拾走向一座大山，到了大山，它直鑽向一個洞裏去，而趙拾，也便毫不遲疑地緊隨風，鑽進去！林俊呢，她在洞口對凝了一下子，她懷疑到這是一個危險的去處，但沒有半分鐘之久，她便身軀地跟了進去。

風，在入洞一丈遠的地方攔腰地回來了，趙拾的眼前展現着黑黝黝的一片，她彷彿聽見有無數低微的而多樣的聲音在洞裏迴響，她彷彿看見有無數狂狂若若的魔怪獸在跳舞，叫，笑，踏在他腳下的路是那樣崎嶇，開地不平地，有角尖稜地像是一把把刀鋪成的路，他從來沒有走過這樣難走的路呢，憑他的經驗，趙拾有了極其快的反應的路徑會到達一個清幽美好的去處，於是，他就被那些奇怪的聲音所誘惑，被映現在他眼膜上的一些影子所誘惑，被他腳下踐着的那種險峻的路所誘惑，他聽取了牠們進去的

風，他住著劍，循着自己的心靈，向洞深處走去。

林霞跟著他，她的眼緊注在趙拾手中的那把劍上，劍在太陽光不能照入洞內的時候起，它發著有一種寒森森晶品的光，趙拾和林霞，就是靠著那把劍的光，走了路的！

因為趙拾是走得那麼快，所以林霞始終追趕不上。她看到他會在前頭和一些什麼東西戰鬥，劍揮舞著，劍光繞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圈子，她聽到有什麼東西跌倒在地的聲音，跌入深淵的聲音，隨即有趙拾愉快的一聲二聲的長嘯，她握緊着自己心弦，走到趙拾曾經停留片刻的地方，想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阻礙了他的路，被殺死了，但劍光的亮度不能使她辨認清楚，望向深淵，洞水淙淙地流著，用歡愉的聲音在唱着歌，她聽不懂洞水的歌聲裏告訴了她的是什麼。

果然的，趙拾是踏過了一些峭壁前進的，因為她有時看到路邊有峭壁，更明顯的，趙拾一定用劍把太仄狹的路劈寬了的，因為她走過的路并不怎樣窄，那路兩旁的石壁是狹窄可怕呀！但都似驚駭於趙拾的勇敢和英武而嚇呆了似的不給她以任何恐怖的感覺，而最使她奇怪的，為什麼她腳下的路是變得這樣平坦的呢，她疑心著的，早疑心著的趙拾就是一塊巨重的山石所化身，現在，她不得不這樣更深信着自己的想法了，崎嶇的路，被重的石頭滾過，所以才能這樣平坦易走的哪！

洞是深的，他有時失望地看到石壁，覺得無路可走的了，但，當他跑近了石壁，才知道石壁上原有門開着，僅僅是，那旁邊突出的一塊怪石遮蔽了他的視線而已，他在洞內走，他只知道自已，忘了還有什麼人跟隨着他走，因為他認為自己應該走的路線，該勇敢地去走，至於跟他而來的同志，在他只能算是一種意外的喜悅，這，按理，無論那一個人，假使他真已抱定了犧牲自己的決心，我們便可原諒他的不肯等待的！所以，像趙拾，當他揮着劍，跨步走的時候，我們同樣的應該忘掉他還有林霞跟着的那種意外的喜悅。

林霞走着，她只知道趙拾照亮了路，才毅然跨一步，又緊跨一步地努力走着的，她記不清自己隨着他跨了多少個洞，她不能計算在洞內已走了多少時間，但，現在，她是跌跌幾乎發狂了，處現在她前面的，又是太陽光！從洞口射進來的太陽光！

她離洞口還有二三十步遠，但這二三十步彷彿僅是二三步路，她一下子就跨到了洞口。

在洞口，她驚奇地尖聲叫了起來，陽光，田野，就像是她和趙拾坐着談心時所見的那陽光，田野，而最奇怪的是：那棵被狂風吹倒了橫在地上的樹，還是好好地挺立在那兒。世界是美好的，現在是更美好的春天了！然而趙拾呢，他的劍呢，她看到那把劍插

在洞口廣場的中央，在陽光裏閃耀着光輝，而趙拾，給滿臉滿身的血跡染着，就站在那棵樹身的對面，她叫道：「你……你怎麼的啦！」說着時，她恍看到那個滿身滿臉的血人笑起來了，向洞口走來了，伸出汚血的手來撲她跳下洞口了，「不！我自己跳下去！」她跳下去，沉重的一種突如其來的驚悸使她醒了過來，「啊！是夢！」她一忽落從床上坐起來，歇斯底里地滾下床，奔向窗口，她伸手把窗門打開，晨曉時的寒冷撲上她的身來，她打了一個寒噤，但當她看到天空裏閃爍的星，她記起星多像夢裏趙拾的眼睛啊！她笑起來了，笑起來了。

六

時間很快的過去，林虛恍惚覺得三天就是三分鐘，在這幾天裏，她熱戀了趙拾，現在，擺在他們眼前的事是，趙拾必須去負一椿危險，在趙拾，他是那樣的樂觀和豪信，他只是告訴林虛個人，認為這次的離別頂多只是七天的暫別，那就是說，他完成他英雄的任務，在他，自信着只七天就夠了！老僕王林伏雷這幾天晚上不能得到入睡，他還是向樂觀的地方想，做着一個個美好的夢，然而，趙玖的死，過去八個壯士的死，又牽

同他到犯愁慮的深淵裏，他沒有辦法判斷出趙拾的吉兇存亡，因此他奇怪着自己活了六十多歲，竟會有這樣的事牽掛在心頭，擺脫不開。

無數僮民對於他們的王都表示着深心的好感，他們知道老僮王對趙拾好，林霞對趙拾好，老僮王又是怎樣的歡喜他的女兒，因此，當他們也對趙拾表示了好感的時候起，他們會竊竊私議着要老僮王收回那個不仁的命令，選派了年老的代表去向林伏雷請願，允許不要演出那個悲劇，並且表示在他死後，他們願意絕對服從趙拾的命令而奉他爲王，這，給予林伏雷不少的喜悅，但，他知道即使自己允許做了，那個機動的小伙子還會去冒險幹的！因此，他搖搖頭沒有答允，不過，他和他們說，無論成與敗，這總是最後一次了，僮民的代表們只覺得老僮王說得奇怪，却想不出，老僮王到底用怎樣的方法來把命令取消，而又能不洩自己的威信，那苗長在林伏雷心底的，用自己的死去護自己的罪疚的想法，他們沒有辦法能聰明地知道。

現在一切的事情，既然都被趙拾一個人固執的性格限止了，於是，他終得履行了他的願望。

原定的時間是太陽升到一丈高的時候，趙拾才開始他英勇的偉舉的！可是，趙拾知道林霞對他存有一個希望，他對林霞的戀戀，又是到達了怎樣的一個程度，他更

不願意有許多人大吹大擂地響起音樂，把他看作神明似的奇人送他入洞，所以，他早就和老僮王林伏雷約好：他請求老僮王只派二個僮丁在鷄第一聲啼的時候便出發，到了洞口後，他自會跨步走進去，七天後他希望人們能到山那邊的另一個洞口去等他，關於這，林伏雷略考慮後便完全答允了。僅僅是僮王自己要送他，趙拾推却不得，也就感恩地解謝了。那一天，老僮王便整夜沒有睡，他親自爲趙拾縛上全身的乾柴片，和蘸油的短簾，并且拿出一把銳利的劍來贈給趙拾，替他掛上了身。夜是長的，老僮王硬迫着他女兒去睡後，便和趙拾對酌起酒來，他驚奇着那個少年人的酒量一杯又一杯地不停手，絕無一絲兒醉意，他雖然滿担着心事，但，看到他那樣豪飲，便也放懷樂飲了。

兩個人的年齡是相差那末遠，兩個人熟識到現在僅僅四天，林伏雷，必須保持他僮王的尊嚴和威勢，趙拾，原是有沉默寡言的個性的，爲了眼前那一件大事，他更不願多講話，因此，他們飲着酒，十分的沉默，趙拾預計着鷄快要啼的時候，他才從僮丁手裏接過酒壺來滿斟了一杯酒，送到林伏雷的面前，他請求老僮王假使在自己犧牲之後，不要再用這個的方法爲林鹿擇偶，也就是說，在他真不幸而死了，那末，不希望再有人來冒這樣的危險！林伏雷飲了他一杯酒，他答允了，但是，他立即要求趙拾原諒他必須保持僮王威嚴的苦衷，所以，還要讓一個人去冒危險，去死！這，使趙拾心裏覺得不愉快。

不過，他想着老僮王這樣的說法，或許是故意在他面前擺起尊嚴，因此，他也就立刻接受了林伏雷敬他的，祝他成功的那杯酒，一飲而盡。

鷄，叫了！

趙拾興奮地立起來，老僮王林伏雷也默默地立起來，二個年輕的僮丁爲他們點着火把，他們走出了門，走出了僮寨，走上了路。

明月，掛在天空裏，星星，凝視着他們。

龍江，在不遠的山左邊，打着呼嚕流呀流呀……

轉過一座山，爬上了另一座山，他們的腳音，踐踏着山徑上的落葉，切切察察地響着，像是一把刀在割切着凍結得堅硬的夜的冰塊。

他們止步在洞前的一塊平地上，寬大的洞口像是張着闊嘴的獸在準備着吞噬，趙拾從一個僮丁的手裏接過一束火把來，用右手高伸着執持，左手按在僮王贈他的那把劍柄上，他面對着老僮王和那個僮丁微微地一笑後，就勇敢地鑽進洞去了。

林伏雷和那二個僮丁給他的勇敢的沉靜所感動，也回答他笑！他們迴腰直視着火把在洞內漸遠漸遠地深入，趙拾轉了一個灣，火把消失了，只見火光，再轉一個灣，火光也消失了，於是，林伏雷盤一下腰，將一把灑下的長繩，揮手叫僮丁在先引走，時

下場表。

他們回到舊寨，林伏雷還獨自飲了數杯酒，他才命令他二傳使丁通知僮民們用不到再集合了去送那位壯士入洞，他記起了女兒，他想着，她今夜一定睡不好的呢！他想去安慰她一下，便跑到女兒的住屋去。

林儀的確一夜沒有睡上眼，她對趙拾那樣固執的性格，幾乎有些恨着了，她也很着天爲什麼讓他這樣的一個人在這個世界裏出現呢，他存在在這個世界裏了，又爲什麼偏會跑到這裏來應徵的呢，既是愛吧！偏偏，連他的名字，連他出身的地點都不肯告訴她的！她怨着自己不該和他會面，親眼地玩了這幾天，她又覺得一切的錯誤都是自己造成的，假使沒有一個必須締結英雄的人物的念頭纏着她，那末，今夜的苦惱便沒有的了，然而，這又要怪她父親，爲什麼那傍晚父親竟會把趙玖捉起來，說起那個吃人的洞來！這末想着時，她禁不住在床上翻一個身，嘆口氣！但，接着，她記起了昨夜的夢，她猶疑着夢兆的好壞，她是肯定地認為是一個好的預兆的！於是，她彷彿覺得就僵在趙拾的身旁了，羞澀地微笑起來，她啼泣了好一回，她疑心今天的曙色已忘掉了寒風她的窗子，她從床上爬起來，推開窗，看見父親在走過來，便打開了門迎了上去。

「爸，你好早呀！」

林伏雷看着他女兒，一時不知自己要說些什麼話好，只管捋着自己的長鬍子。

「爸，他睡了沒有？不，醒了沒有？」

「……」

林霞發覺到她父親的神色有些異樣，隨着一對圓圓的水葡萄似的眼睛望着她爸。隔「阿，才說……」

「爸，你告訴我啊！」

「去了！」林伏雷沉重的說出這二個字，就像是拋出了二塊石頭。

林霞把眼睛瞪得更圓一些了，臉上的肌肉像一口綢似的收得緊緊，嘴，半略開着，鼻，耳朶，頭髮，似乎都在想着些什麼，各各凍住在它們固定的位置上不動，林伏雷用手撫摸他女兒的頭髮，低低地說：

「小霞，是雞叫後，我送他去的一！我相信他會成功的！」

林霞還是怔着。

「孩子，我說他會成功的哪！我說的話哪，他一定成功的阿！」再隔一回。突然，林霞猛力撞在她父親膝裏，幽幽地哭了起來，天，飄下了蠻大的雨點，打聲得瓦簷拉拉

，沙拉拉地響。

父女倆擁抱着，各自忍受着洶湧在自己心海裏的悲潮，天真的亮了，林霞才重回房裏去。

從那天起，一天，二天，三天，在林霞和林伏雷，彷彿就過着一年，二年，三年，林霞從太陽剛才起便到另一個洞口去呆呆地等，直到天快黑才回來，第五天起，她執拗地遲遲在夜裏守候，林伏雷勸她，她不聽，便只得陪她在那裏等，到第六天，洞裏仍是黑黑的，一整天都見不到什麼，她開始有些失望，第七天，她塵髮打扮了在洞口等，依然是失望！林伏雷用幽咽的泣聲勸她，她不哭，一對水葡萄似的眼睛只是注視着洞！

老僕王命令幾個僮丁，硬把林霞拖回來，整天陪伴着她，他眼淚模糊地望着他女兒，悲聲，絞着他的心，他算算離趙拾鑽洞的那天，已整整十天了，他知道他的女兒將要有一個怎樣的結局。於是，他下一個決心，瞥一眼躺在床上的林霞，在那天夜裏，用輕軟的絮片和乾藤裹住自己的身體，悄悄地離了僮寨，也跑向那座山，鑽進了那個洞去！

林霞在床上又重做了一次那個美麗的夢，她醒來，現實像一根粗狠的棍子打着她的頭。當她驚醒時候父親不在她身旁，便奮然從床口坐起來，跑下床，推開門，向那座

高峻的山奔去！

夜，沒有月亮了！昏黑的一片！但，她的希望，她的信念就是一個月亮一個燈，照着她，飛快地跑完那些路，蹲伏在洞口，用大大的圓圓的水葡萄似的眼睛凝視着洞！

她，叫過二遍了，她沒有聽見！山風，呼呼地搖曳着樹，她沒有聽見，但在天快亮的時候，她看到了，她看到了洞的深處露出了一些燈光，那燈光，亮了，漸漸地亮了，一盞小小的燭火似的燈竟在洞裏邊向外移着，她歡喜地直立起來，她用半個身軀倚住洞邊的岩石，伸出一隻手向洞內探着。

她看到人影了！「是他！果真是他！」她尖聲地歡呼起來，要鑽進洞去迎接他，那塞住大半個洞口的野樹條刺着她的臉，於是，她憤恨地扯着那些樹條樹葉，用力猛了些，手，流着血！她忍不住痛，當她可以完全把自己的身體鑽入洞的時候，她真切知道，他已站在她身旁了！

他，精赤赤的，滿身的污血，眼睛裏閃着勝利的熱情的火焰，望着她微笑，她牽引着他向洞口外跨一步，她才發現他右手的金指尖上瀉流着血，血盡了，身體像餓饉了一樣的乾枯，僅平有皮和肉包裹着！

「陣風吹過來！燈熄了！」

黎明的光翼指給她看，他已化成了一個石像！

她擁抱着石像，石像的身體還是沸熱的！

她狂力地搖他，叫他，搖他，叫他，石像，擲給地腐蝕的沉默！最後，她踉蹌在石像的腳邊仰起臉，用含血的眼睛睜着他！

風，在吹着！

龍江，在山腳邊流呀流呀……

太陽升起來了！看到了一具石像和一個她！

太陽却在笑着！

一九四三·五·一〇日夜二時半完稿於桂林翠山青中宿舍。

尾記：

是在我初進大學的那一年夏天，獨自到離城不到半里路的一個山裏去玩，一個賣棧的老農夫指給我看一個洞，洞口的一塊路有些像人形的石頭傲然立着，他叫我看看這塊石頭像不像人，我回答他，有些像！於是，他那古銅色臉上的皺紋舒展了，告訴了我土

靜的那個故事，我聽着，記得我還曾流過淚。我現在很懊悔不應該這樣多情，以致不好意思問他個詳盡而匆匆跑向山坡那邊一棵大樹下去獨自冥想，現在把這個故事寫下來，因此便少不了有我自己加以想像和模擬的地方。

但這總是一個現實化了的童話，聰明的讀者先生大概會給我原諒的！

至於說題材蘊蓄的時間爲什麼竟長至足足四年有餘，那是我的一分小心，恐怕我描寫的技巧，要被他寫壞了，不過，這次寫下來，我想還是把它辜負了的人因爲我自己讀一遍後，我就越發佩服着那位老農夫說故事的本領，實在強大了！

人，學習寫小說和詩歌的人，必須向農民學習天真的美麗的言語，這是我今天惟一的感想！

我不希望讀者們沉溺在這個故事裏冥想，假使有一個讀了這遍小說的人，起了一分想做石像的念頭，那末，我真誠的心，就感激着他一分了！

小小作家

我和周之勃是同學，可惜只同過一年學，在這一年裏，我和他的感情說不上怎末好，如今回想起來，好像我只知道他是一個大名鼎鼎的小小作家。不過，提起了這個名辭，那以前的一段生活舊夢，却恍如褪了色的圖畫，又給記憶着上顏色看得很清晰了。

我想着自己過少爺兼流氓式的讀書生活是在上海的一個私立中學裏。這個中學校的校長是一個女的，先烈××氏的未亡人。教務主任和二十多個教員都是兼差，他們每個人都有本職在身，抽空來兼幾個鐘點的課。學生呢，高初中一共不到三百五十個人，住在學校裏的宿舍同學只四十個。我和周之勃都是寄宿的，因此我才能對他認識得比較不算怎樣陌生，課後飯餘，我們常常談些某教員某女同學的事情，談這些話語時，似乎我們的感情非建立起來不可了。然而，事實上，周之勃不用和我來談的，他是出名的小小作家，整個學校裏誰都歡喜他；誰都願意和他扯起幾句天南地北的話，多半倒是我捧着他，承他不棄，我們才訂了交。否則，同學一年，二年，甚至三年過視同陌路的很

家：我到現在怎麼還會記得他呢。

算起來，已是一別七年了，我在桂林和他再見面，握着手，不禁不住看看他的手，上面沒有墨痕，他意識到我那一瞥，我目光的注意。拉開了他的嘴巴哈哈地說：

「老王，嘿，你還記得，你還記得我的手，以前的手，不過，哈哈……」

就在哈哈地打斷了，他沒有再說下去，從衣袋裏掏出手帕來慢慢地擦鼻子，意思是讓我更清楚地看到他的手，上面沒有墨痕。

「老周，好白嫩的手呀，肥肥地，倒像『雌性動物』的，……」

「笑話，你還是那末俏皮。」臉孔一紅，他的一隻手都插進了西裝褲袋裏。

在中學裏我們談起女性，他是說作『雌性動物』的，我想起了他有一個他愛的人『雌性動物』，現在不知和他怎樣了，盤乎想問問她的近況。一時卻又不好意思開口，只得轉過圈子說上去……

「老周，買來（Minty）沒有？送你……」

「看我怎樣？哈哈，老王！」他怪親熱地又把自己的手從衣袋裏伸出來，而且，舉起來，搭上我的右肩。

「我說你樣子挺難得耳（Garden），恐怕早結了婚了吧。」

他搔搔頭，眉毛皺了皺，隨後眯眼說：

「我們吃茶去，老同事，多年不見了，真難得！南園酒家。你，廣式點心胃口怎樣？我倒滿歡喜的。」他看到我有些兒遲疑，用手按着我的背推起來了，嘴裏卻說：「有事嗎？要緊呀？我們隨便談談，或者，老王，我們下次見面詳談也好。」

我們原先站立的地方離南園酒店不到三丈遠。他說那末幾句時，我們的腳早跨到那家茶店兼菜館的門口了，我笑着說「沒有關係」，就揀定了一個座位坐下。

他覺得有些兒悶熱，東瞻瞻，西望望，想另外換個茶座。可是到處都擠滿了人，沒辦法，只得把西裝上衣先卸了下來，然後坐下，嘆着：

「夥計，來，這裏兩位！」

天太熱了些，是反常的秋熱，茶店裏沒有扇子，他的眼眉毛又一皺，鼻樑裏也露出了皺紋，手指頭併得緊緊的，在面頰旁搖着，搖着。

「茶來了，他嚥地喝一口，捏着頭。」

「毫無味道！」

他的那些動作我是怎樣的熟悉呀！七年前，我們在上海霞飛路咖啡店裏喝汽水，瓶子重跳起來，白沫飛濺着他的臉，他可以不管。喝了一口汽水，總是要咕嚕一聲「毫無

「陳述」的。接著，他必須先拿起小摺扇來搥上幾下，待感到風扇扇風力能拂着他的頭髮時，他才定下心來和我談道——「文藝和女人。記得那時候，有一次，他和我作過這樣的對白：

「老王，我最近看了一本希臘神話。」

「哦！」

「真得好極啦！想像力多豐富！」

「哦！」

「妙透了！妙到絕頂，我介紹給你！不可不讀！」

「哦！哦！」

「你知道希臘神話裏說的文藝女神是誰？是『女』神！」

「不知道！」

「是繆斯！女的！很漂亮，真漂亮，比我那位雌性動物或者還要漂亮些，老王，你昨天見到沒有，上國文課，她老是回過頭來向我拋眼色！」

「……………」

「忘了，我不知道當時怎未回答他的，以後的對話也無法記憶。不過，我現在又和他

對面坐著。看到了他的一舉一動，便更想起那位他的她來。我急於要問了：

「老周，幾年不見，我們倒都沒變。我想你在八一三後一定和那位密司許結了婚，對不對？」

「沒有！我現在還沒有結婚！密司許？你說的是那一位密司許？」

「噢！就是我們以前吃咖啡喝汽水時常常談的你的那位『雌性動物』密司許囉！」我一口氣好不容易說得這樣詳盡。

「哦！是她，許，許芝靈！這臭貨，還談她什麼，早了業，早嫁了人！」

「嫁了人？」

「哪？」

「誰？」

「先前是做五金生意的商界中人，現在聽說在當漢奸了。」

他聽著我們的舊同學密司許嫁了人，嫁的那個人現在在當漢奸時，他高興起來了，手裡抓起幾顆瓜子，接連向嘴裏送，另一隻手提起茶壺給我灑茶。

「喂！又燒包！這裏『燒』！」

他一口吞了「個包子後堅決申明今天必須他請我的客。我謙讓著，伸著筷子向小碟

裏伸時，發覺只剩四分之一了，而且這僅餘的四分之一上還夾給他的筷子夾着，我紅着臉把伸出的手縮回來。這，使他發覺了我今天的謙虛，趕緊解着嘴裏的包子，可是兩頰還不免脹鼓鼓地含糊着說：

「老王，你客氣，和我們寫文章的人是客氣不得的！這個，來！你來，」承他又起了那個包子高高舉到我鼻頭邊，我趕忙用手去接了過來。

劉他說自己是寫文章的人，我又想起了，當我們生活在七年前的那段日子裏，他的國文程度很好，上海的小報上他偶而會獲得刊載一二篇打油文章的機會。有一位先生稱許他是未來的作家，因此我們都叫他小小作家。那時候，他最歡喜看的是小報上登載的文人軼事和生活瑣聞，他効學着。譬如魯迅是歡喜在深夜睡的，他便常在白晝睡覺，晚上升到鋤頭決不爬過被窠，有一位作家（是德國的席勒吧！）歡喜嗅爛蘋果的味道，因之在他的床底下常可以發現幾隻快將腐爛的蘋果。作家這名詞似乎必須包含着純潔和善良的因素的，所以他打發乞丐的次數比我們多，無論什麼事決不隱瞞。有了這許多癖好，他真能和誰都做得上知己，也正因為有了這許多癖好，誰都不敢和這位小小作家訂交。在教室裏，有一次劉老師問：

「你們閱讀的速度怎樣？一點鐘能看多少字？」

我們的眼光都在屁股已離了座的小小作家身上，聽到他的回答：

「我，大概萬把字。不！小說，詩，散文，戲劇，可以二萬字。」

「哦！這太快！」

「不過，我要申明，自然科學的書籍只能看一百個字，頂多了，不會再多了。」看到劉老師微笑的神氣，聽到同學們玩笑的聲音，他紅了臉緊接着說：「不知劉老師是不是集我一隊，文藝，大約二萬字。科學的東西，一百字！我自己，我是這樣，確乎這樣！」

「你是小小作家哪！」不知誰在教室裏發笑了他。

「劉老師，這位是將來有希望的作家，我們的小小作家！」坐在我旁邊的崑山人老師竟向老師正式介紹了他。

「哈哈……」課堂裏塞滿了開笑聲。

今天和我對面吃茶的同學周之勃當時就狠狠地坐了下去。下了課，他回到寢室裏，拿出一枝香煙來燃着，聽着我和我說：

「老王，他們這批蠢東西！完全，完全不知道弄文藝的人應該有坦白和直爽的风格，書這說得對，『無產的中國！』這批人等於廢也，有了這批人中國永遠要『無產』下

去？對？你說：對不對？」

「可怕得很！我順口應着。」

「對！我覺得中國真無辦法！」

他伸手指到褲袋裏去拉出一條污穢的手帕來，捏着鼻頭擠鼻涕，我們的談話好像就此算沒有開展下去。而現在，他坐在我對面搓着手，並不是在擠鼻涕。他的眼光溜到他自己的面袋上衣上，再轉到我那黃樸的廣西公務人員的土布服裝，笑咪咪地得意着自己一事什麼，隔一會，他舉右手去拍一拍皮鞋尖上的灰塵，苦皺着眉毛向我訴苦說：

「老王，你看，內地，內地有些什麼東西，上等的桂林皮鞋要一千八，我這香港貨，四千五，這鞋就穿得！喂，你的呢？你的呢？」

我腳上穿着雙翻面的牛皮鞋，他脫着時，我的腳沒動動一動，一讓他的頸彎到我某學說下去聽吧！——我想，他看清楚了，用尷尬的臉色向我聽了一下：

「媽的，公務員真不是人幹的了。老王，記得哈？我們以前那個時候的中學教員。」我的臉孔上感到有些火熱，在這位舊同事面前感到有些驕酸，趕緊把話題岔開去。

「老周，你怎麼到內地來的？出了××中學怎樣？」

這一問，把他的話題引開了，他側着頭想一句說一句，吃了點心又要了飯來，吃起

飯，點著香爐，燒過三枝蠟燭才算講完。我沒有本領把他的話全部記錄，事後綜合起來，可以簡單地這樣告訴給讀者先生們。

他在我們的母校××中學畢業後考了三個國立大學，都沒有錄取。認定自己有創作天才，便索性不願讀書而在家裏閒落，一個年頭裏據他說曾寫了大半部長篇小說和若干個短篇，投出去給刊物編者的都退回來了，他說這是因為我沒有名，也沒有學歷，在中國做作家「定錄些『賄賂』的」。於是他鑽盡了門路去拜謁一位新黨黨綱派的作家做他的乾爹，後來，那位「作家乾父」的文章也不交運了，他便索性不再鋪紙執筆。發狠一年後，給報考取了一個私立大學，他讀的是中國文學系，那些古色古香的課目又不如他這位小小作家的胃口，怎辦呢？他想起了作家應該豐富自己的生活，這樣，他給他的舅父介紹進了三個化工廠，叔叔又會幫他說法獲得了另一個工廠的位置，一位老師介紹過他到機關裏去當文書，那些事情雖然本來都很簡單，只要一個認真讀過三年高中的人一定能夠勝任，可是他竟攪不來，每次失業的打擊使得他百戰灰心。同時，一次，一次，失業的刺激又不斷地使他煩惱，待敵人佔領了上海租界時，他說精神上太苦悶，他決心跑到內地來。到了內地卻很失望，因為通匯銀款不大方便，所以手頭有時也覺得很「不便」，至於他現在，他不願意爽快告訴我職業，經我一再地詢問後，才知道他剛在一家報

館裏當了三個月校書又失了業。他住在城郊一個小鎮上，據他說決不是爲了房租便宜，最大的原因是避免空襲。他極端誠懇的要我去玩。要我去看看他表現抗戰的一部原稿。

「好的，好的，有空我一定來拜訪，專誠拜讀大作。」我當時這樣答覆了他的邀請。

我是窮的，因爲窮，有時候便不免在錢的破費上留意一下。這一筆錢——我和老同學周之勤的飯菜錢誰誰來付呢，我摸了一摸自己的袋子。

他掏出手帕來抹了一抹嘴，看看座旁等着我們付錢的夥計，對我眨一眨眼，揮着手……

「老王，走罷！」

跑到櫃台前，我只得搶先一步付了賬，他對我搖搖頭說：

「喂，何必呢，客氣！」

「那裏，應該我來付的！」

店門口剛剛停下來了一輛人力車。他跳上去坐着，告訴了車夫姓名後，舉起手對我揚揚，熱情地喊：

「老王，有空到我那裏去玩呀！」

我點點頭，忽然想起了一位朋友批評一些作家們生活方式的話：「窮而不酸」。在我的朋友小小作家所乘的車子後面，我緩步走着，便異常自愧着自己的愚蠢。

x

x

x

x

大約和周之勃在南園酒店分別了有三個月之久，我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竟真的去拜訪了他。

說來很有些巧，我原來的目的是因事去訪問另一位朋友，到了那個小鎮上，因為根本不知道周之勃住的門牌號數，所以只得放棄了一得兩便的主張，只管去找我那位吃教書飯的窮朋友。找到了，我們坐下來談的地方是一間茅頂屋子，由於相互心靈的投契，我們談得很熱鬧，陡地對面屋子裏響起了歌聲：

「啊！姑娘，只有你的心，能理解我的衷情！只有你的眼，能看破我的生平……」歌聲聽得很，不能使我有幽美怡暢的感覺，可是因為唱得很響，所以自己的聽覺不得不付予若干注意，聽了一段以後，覺得那聲音很熟，「是他……」我想起了周之勃，就問我的那位姓吳的朋友。

「吳，對面住的是姓周的人吧！」

「是呀！姓了，你怎麼知道。」炳良靜着臉奇怪地反問我。

「哈哈，那巧極了，我本想順便拜訪他的呢，他是我高中時候的老同學。」

「你的同學？」

一是「

炳良好像不相信我有這麼的一個同學似的儘管搖著頭，而我那位老同學的歌聲此時卻已唱到了末二句的高音頂點了，「用什麼來慰你的寂寞，惟有那夜半歌聲：惟有那夜半歌聲。」嗓子像盤牛上屠場似的在那裏咩咩地亂叫，我嗤聲一笑，卻不料跟著我這一笑，對面屋裏響起了手掌猛撲桌子的聲音：「白——白——」我嚇了一跳。「咳——」嗟——「那一聲拖得二分鐘長的吁嘆總算安定了我的心。接著是人的身體倒向床上的聲音，接著是傳過來了伏被流淚的『烏……烏……烏……』」

「寶貝！活寶！」病良指着對門言語着。

我原想立刻奔過去安慰他一番的，卻給吳炳良一把拖住了，低聲說：

「既是老同學，你還不知道他的脾氣！」

然而，對房淑麗竟又來又利害，我的心沉痛得很，是誰欺侮了我這位老同學呢？難道又是失戀，一顆「坦白」「善良」的作家的心又給那個狠心的女孩子刺了一刀了？我不聽吳炳良的勸告，闖進對面的門去。

他顯然知道有人推進他的房門跑來了，可是卻并不起身，兩隻手把被服緊緊地抓住，頭埋在一個大枕頭下面，兩隻腳掉在地板上，由於過度悲傷的抽噎，崛起在床邊上的屁股微微動着。我同情而難免好笑地叫他：

「周，老周，我來了。」

「烏……時……烏……烏……」

好天真的孩子呀！哭得這樣傷心，這多悲慘！我掀起了他那半拖在地板上的被服。他一個筋斗從床上翻起來，跨一步，鼻頭碰鼻頭撞了一下，亂糟糟地要捏我的手，我推開他，高聲叫：

「老周！我！」

恰像是急轉着的走馬燈陡然地停了下來，他必須呆看了我一下，我也看了他一下，這活的人像才能辨清是我，破損為笑地歡叫道：

「哈囉！老王，想不到！想不到！」

啊！我真沒辦法形容我那位老同學此刻的形景，他一忽兒把雙手舉着自己的眼睛，眼淚便沾濕了他的兩隻袖管，他一忽兒忙著彎下身去找一隻藏到床底下去的香煙皮鞋，右手掌上便染上了灰塵，他忙着為我倒洗臉水，給我倒茶，拖一條缺腿的藤椅請我

整，隨後他又笑咪咪地對我說：

「老王，你來，你該早日通知我呀！來了，卻又一闖就闖到了我的床前！」說着時，他的臉上泛起一層紅色。

「我那裏知道你的通訊處呢？你沒告訴我——」

「是的！那次我忘了說門牌號數。不過，其實，這小地方，你只要寫上我的名字就得了，郵差會送來的。」

「信很多，多是……是勒夫來食 (Love Letter) 吧！」我打趣着笑他，我想起了五分鐘前的他。

他的臉又紅了一些，囁嚅地說：

「有，倒是一些！不過多半是稿件往來和印刷品，老王，你知道，我失業快三個月了，家裏經濟成問題，只得，只得寫些稿子。」

他這未說着時，臉紅得多了，窗外括過一陣風，看到他的身體微微一搖動，這，我才想到自己早已把大衣裹上了身，而他的大衣呢，我向四壁角瞧一轉後，深感到寒信兩個字所包含的意味。我不敢問他冬衣在那兒，卻想知道他為什麼找不到職業，有沒有須要我在這方面幫忙的地方。我立刻把這意思向他表明了，可是他卻故意挺一挺胸膛，掏

出一塊絲綢大手帕來向頸項裏一圍，然後樂觀地說：

「老王，你知道，我們是老同學，在中學裏我就決心吃定了『作家』這碗飯，現在，再窮些，我可不願改行，雜誌上寫文章費力氣大，拿錢卻慢，還是在報紙副刊上寫些的好。你看——」他伸手在抽屜裏拿出一捲碎紙來，送到我面前。「我們，真心在文化事業上努力的，說不改行，便該永遠不改行。再窮些，我姓周的還是寫文章。再說，以前，我似乎還須要充實一番生活，現在，我從上海，香港，曲江，跑到桂林，可寫的多得很呢，爲什麼還要幹那些無聊的行當！做教員，還不是和我一樣窮！公務人員，更可憐！總之，要不得，你看——」他的嘴向對門一個，壓低了聲音和我講。「對門那傢伙一副酸相，聽說是提化學的，就在這裏××中學教書。討厭！呸！無聊！咳！」他吐了一口痰。

我看到他樂觀的態度和堅定的語氣，很爲他高興，並且覺得自己實在太渺小了些。可是當接過那捲紙來讀，却不禁皺起眉來，而他却得意地解釋道：

「老王，你知道，關於中外作家們的生活，我可以說全中國決不會有人比我知這得更多些，我專揀有趣的寫，很受歡迎。你看，我這一段寫歐德七十多歲了還在談戀愛，這又是一段，講拜倫爲什麼發了一隻脚却令獲得少女的歡喜，哦！這是中國的章××先

生，他懂得多妙呀！懶洋洋的春天，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去摸！」

「那末，你說法就在這家報館裏編到怎樣？」我搶着說打斷了他的話。

「有人，是這個晚報的社長，他寫信來接洽過，要我彙做一些校對，喏！誰願幹！不理，我決定不理會，老實說，不爲了生活，我寫這種稿子。」

「哦！」我沒應了一聲，想起了他三個月前的表現抗戰的大作品，就向他要來看。他急忙忙地在三個抽屜裏翻了又翻，結果，却只拿出一個紙團來，好容易攤平了，放到我面前，抱歉說道：

「那個，那個東西，我拿給一個出版商人了，還沒寫完，先出上半本也好。這，這是我最近寫的詩。唉！老王，我最近苦悶得很呢！」

我接過來簡讀：

春愁

春雨注入了山塘

春風吹皺了池水

——微波兒

雲濤

枯渴的泥潭潮潤了

却這引起——

比枯寂更深更擾動的愁悵

我是不懂詩的，當我讀了一遍後，他就硬要我作批評，我說了「很好」還不夠，他進一步要求我寫度他詩中的含意，這，苦了我，想了好一會，看到床沿上的被服還有一整角拖在地上，便只好笑着道：

「老周，這一定和你剛才的唱歌，剛才的笑有關，對不對！」

「白！」他的手掌在桌上打了一下，歡快地叫了起來，「知心，知心！到底是老同學，老同學！」

歡呼過後，他再朗誦了一遍，笑嘻嘻地在自己的褲袋裏摸了一陣，掏出一張照片送到我的手裏：

「老王，瞧，這東西！這天使！集世界上所有的女人的美在她一個人身上，在她那張小小的圓潤臉上，就是似的豐潤上，瞧！我吻了她！吻了她！叫我怎能不發狂！」

「她現在和你怎樣？」

「上星期我約她今天來，她不來！」

他沒有再說下去，那談話裏的一時傷心史我也不願再問下去，這樣，我們就暫時沉默着。心定了下來，後房間裏嗅得到的那股什麼氣味好難過，因此，我想起了還有一個朋友在對門房裏，我向他說：

「就是那位你的鄰居，是我的很好的朋友，老周，我給你介紹介紹。」

他呆了一呆。由於剛才的失言，紅着臉向我謝罪，我堅持着要他過去談談，他一定不肯。他說他爲了生活，必須趕出一些稿子，我不能勉強他，只得獨自跑到對門去。

吳炳良在靜靜地讀書，他不到我回來了，闔上了書，邀我到外邊去走走。在郊外，他和我講述着那位「小小作家」的言行舉動，我好笑，又覺得好氣。他說周之勃每天總是睡得很遲，半夜裏常常似哭似笑地唱起歌來，睡了，爬起床來開出房門就小便，經他嚴重地干涉過一次後，他才改在自己屋內撒尿。周剛搬來時，他覺得這個人天真，熱情而坦白，曾介紹周到他教着的那個中學裏代替一位缺席的同事上國文，可是，只三天，就給學生趕出課堂了，害得他介紹的人丟盡面子。他沒有錢交費給房東開飯了，整天便剝花生當飯吃，隔不到幾天，他便挾了一包衣服上城去賣，回來後吃酒賦詩比誰都快活，至於女人，他說他根本不相信周之勃這樣的人真會交到一個女友，他學校裏的女生活常常接到不具名的情書，據他猜想都是他寫的。我告訴他曾看到的那張照片，經我約略地描

那番那位女孩子的容貌後，他掣了一下腳破口就罵起來：

「混蛋，混蛋，這不要臉的東西，是我當導師的那班上的女生，姓張的，前天她們上女生體育時，她罵了的。給他搶去了，當作自己的情人吹牛，真不要臉，他媽的，他媽的！」

一連串的「他媽的」，聽得我這位不是檢得照片的人都喜極起來。想爲我那位老同學申辯幾句，便告訴他周之勃會說這個人本約定今天來找他的，那末大概他的話是便不會是那張照片上的人。這樣說時，吳炳良更光火了，他對我狠狠地道：

「王，算了吧！我勸你不必再和這種人講什麼同學交情了。哼！那裏來的女人，天上掉得下來？告訴你，是『特察里』的，前天，就有一個妖形怪狀的女人到他家裏來把他的大衣拿去，他這樣隨便污辱人，我輩想幫他，揍他，他媽的，他媽的……」

我樣樣去回答他的話呢，我無言了。那天，我接受了吳的邀請，吃了晚飯，住在他那兒。很早就上床睡，可是老睡不着，七年前的同學依然是那個老樣子，而且更墮落了，我順手抓起本書來翻讀，想驅除一些心頭的鬱悶，可是，對門傳來了小便撒在門角裏的聲音，我苦痛地只得把頭悶在被裏，想讓自己昏昏地入睡。

天剛亮，由於我不願再看是我老同學周之勃的心理，我只和吳炳良講了一聲，推說

有要事，便趕回城去。隔一天，我收到了吳的來信，信裏附來了周之勃的便條。

「老王：

對不起得很，找你吃晚飯，竟找不到，以至不能略盡地主之誼，實在抱歉！

駁今夜一定要起出一篇文章，恐怕要睡得很遲，又想看你明天上午會回法，所以寫這條子希望你借給我五百元錢，等本月底稿費到了一定奉還。

晚安

老周 x月x日」

吳的信上說這張條子是由周從門隙裏塞進來的，勸我不要理睬他，至於照片的事，已由周退還道歉了結，還說：因為顧全我的情分起見，所以沒有揍他，暫時饒了他。我讀着信，心頭煩惱得着實利害。讀者先生們，你們說，我該怎樣回覆他的，和同周之勃信呢？！

請教了。

一九四四，十一月十四日夜滬市。

後記

我相信無論那個人都歡喜讀小說的，假使不喜歡的原因是由於一時的厭惡或者不認識字，那就有待使人們同情和憐憫的因素了。而那種去爲人家叫屈的心理狀態，有很多的時候竟像橡皮膠圈那樣牢牢地裹黏住我的靈魂！就是現在，我也依然擺脫不開，當今天我在寫自己這女集出版的後記的時候，深感到文字的不夠通俗，技巧的拙劣，和內容的貧乏，越發使自己心靈不安起來。

然而，我還是必須不顧一切地把這些原稿拿出去大胆付印的。賈克偏教生長的時代，以及他早期寫作時的苦痛狀態，我好像都領受了些。我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生長在這大時代裏平凡又平凡的人。賈克所身受的社會桎梏和賈克某些超人的氣質我爲什麼不能擺脫呢，自己這樣質問着自己時，不禁呆了一陣子，可是更想得深沉些，倒也心胸豁然了。因爲我所處的空間與時間儘管和賈克所處的不同，而我們目前這個國家的發展趨向來說，還不是那麼一回事！

於是，我決定廣讀着自己陳舊的生活方式，不管友人們善意的批評或者辛辣的諷刺

。我且肯尚未嘗不夢想著明天的歡樂，可是我總是我這個時代和地域裏的人，我的腦子裏可以容納出現在明日世界裏的一百萬萬人口，我的腳却只能踏在今日的土地上。這樣，我不得不自覺力量太渺小了，我的筆因而有時揮動得很爽利，有時便乾黏在某一句或某一個字上；有時候相信巴爾扎克所說筆勝於劍的話，有時候却以為劍是劍，筆是筆，兩者根本不能相比。這種苦痛的矛盾心理現在也還是有的。將來呢，因為自己這年青，我不能想像自己將來倒底要提出些什麼來。

寫出了上面的一些話後，我的心胸特別感到空曠，因為趁我這個案子付印的機會，我已把自己靈魂的祕密告訴了朋友告訴了讀者了。現在還要想說的是我敢以這小冊子悼念一個朋友和懷念一個同學，他們兩個人曾經是我靈魂小舟的槳和舵，那位朋友給了我死別的悲哀，那位同學使我今天有滿心的孤寂，然而無論是生離和死別，我都將永不忘他們曾經給我的善意。我活着，愛和恨，友情和敵意，我會記得牢牢，記得牢牢的。

一九四四，十一月，廿四日渝市。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發行

定價國幣二元八角

(外埠函加郵費)

葛光文叢之三

死的擁抱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著作人 冷 火

發行人 章 桂

發行所 葛 光 書 局

總發行所：

重慶民生路
丹家巷十三號

葛 光 書 局

分發行所：

重慶林森路
成都國貨街
西安南院門

聯 營 書 店

新陳書畫



貴陽正風書店經售
地址中興路三八一號

82875120